

第二卷 最火热的夏天

目录

第二卷 最火热的夏天	1
前言	1
第一章长笛的来袭	3
第二章小号的真心	32
第三章双簧管的觉醒	53
尾声	76

前言

比赛到底是什么呢？

震在嘴里反刍着没有答案的问题。系着安全带的她偷偷脱掉平底鞋，食指伸进布料与皮肤间的空隙，悄悄脱掉袜子。她在狭小的座椅上，上半身保持不动，屈起双腿抱着膝盖坐着，或许是长时间被松紧带绑住的缘故，雪白的小腿上留下明显的红印。震用指尖轻抚着红印，深深吸了一口气，肺部膨胀起来，随即又缩回去。她重复几次深呼吸，不知怎地，眼前突然起雾，眼眶好热，好像快要烧起来了。震逃避似地望向车窗外，周围已经一片漆黑，只剩车灯照亮笼罩在夜色中的柏油路。

「晕车吗？」

坐在隔壁的希美窥探着她的脸色。同一时间，巴士剧烈摇晃。震为了压抑即将倾巢而出的情绪，闭上了眼睛。她再次睁开双眼时，视线范围内已然清晰得过分。

「没有，我没事。」

「是吗？那就好。」

希美的声音在静悄悄的车上异样响亮。带点淡淡咖啡色的双眸沐浴在日光灯下眨了眨，眼皮微微肿起，看起来好让人心疼。

「比赛，结束了呢！」希美说。

震只能默不作声点点头。

「还以为今年一定能打进全国大赛，这世界果然没这么好混。」

「嗯。」

「就在这里止步，真的好不甘心呐！」

「嗯。」

「我说你啊……」

希美说到这里，停顿一下，不解地皱起眉头。震用力抱紧自己的大腿，格子百褶裙已经因为坐没坐相变得皱巴巴了。

「真的这么想吗？」希美问。

「真的这么想啊！」

震嘴里发出的音调比想象中还平淡，几乎不带感情，她瞥了希美一眼，两人视线交错。希美或许是心生动摇，眼神有些闪烁，随即低下头来，别开脸。

「抱歉，问了一个蠢问题。你肯定也很不甘心。」

「没关系，别放在心上。」

「我现在有点不正常。抱歉，我还是闭嘴好了。」

希美丢下这句话后便不再开口。震偷望向她一言不发的侧脸，廉价的光线从窗外探进来，在希美光滑的肌肤上游移。震以视线描摹希美端正的轮廓，喃喃自语：「比赛到底是什么？」

震就读的南中算是京都小有名气的管乐强校，总共参加过六次关西大赛，获得六面奖牌，分别是银、金、金、银、金、银奖。每年都在只差临门一脚的地方败下阵来，终究没能打进全国大赛，也曾在京都府管乐大赛上拿过无奖金奖。可见如果要挺进全国大赛，肯定还缺了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明年一定要进军全国。」

震脑海中冷不防响起顾问去年说的话。国中二年级的夏天，南中在关西大赛获得银奖，满心不甘的同时，又无可奈何。因为一年级参加关西大赛时就获得金奖，大家都有些掉以轻心，太小看比赛了。这也没办法，是自己不够努力。

「明年是我们国中时期的最后一次比赛了，一定要打进全国。」

成为新社长的希美说，震只能默默点头。关西实力坚强的高中都集中在大阪，通往全国大赛的车票等于被大阪的学校垄断了，京都府内几乎没有高中有机会参加，所以他们若想站上名为全国的大舞台，就只能把握现在，趁着还是国中生时挺进全国。对震等人而言，明年真的是最后机会了，所以全部的人都拼命练习，尤其三年级学生练得最勤，几乎可以说是不眠不休，每天都比运动社团的成员还早到学校练习，完全不顾自己同时也是考生的身份。这次的自选曲为〈芭蕾舞曲《达夫尼与克罗埃》第二组曲〉，指定曲也准备得十分完美。今年一定要打进全国。全体社员上下一心、努力练习，潜意识里也认定，都已经这么努力练习了，不可能打不进全国比赛。

「结果居然是这样吗？」

不知道是谁在自言自语，震动了震的耳膜。明明是夏天，脖子却凉飕飕的。太阳躲在云层背后，死活不肯露脸，四周已完全暗了下来。

看见张贴出来的成绩单时，所有人都茫然自失、当场愣住。

「京都府管乐大赛 国中 A 部门」

多么熟悉的一行字。一年级时看过，二年级时也看过，都已经看到不想再看了。可是，过去的成绩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成长的过程，是为了前往关西大赛的必经过程，所以过去从未如此目不转睛地凝视比赛结果。

「骗人的吧！」希美说道，她的语气十分干涩，却又带着无比真实的色彩。

「怎么可能只有银奖？还只是京都大赛耶！」

所有人都屏息以待，一动也不动地留在原地，仿佛在等什么发生。喉咙咕嘟咕嘟上下震动，震下意识吞了一口口水。

他们大概还在期待，期待成绩表肯定是哪里出了差错，一定马上就会有工作人员赶来订正，一定会有人冲到顾问跟前说：「各位南中的同学，真不好意思。」没错，那张纸肯定写错了一

「可以参加关西大赛了！」

一旁传来真诚无邪的欢呼声打断了震的思绪。是从北中传来的，那欢天喜地的尖叫声，宛如不肯停歇的暴风雨，听起来有够刺耳，感觉好像现实往脑门上赏了一记重拳。

「……回车上吧！」顾问说。

「好。」大家只能勉强挤出这个字。

年过五十的顾问沮丧地弯腰驼背，看起来整个人缩小了一号。

「对不起，害你们留下不愉快的回忆。」

顾问脱口而出的道歉，令震喘不过气。

巴士不停晃动，顺着四肢百骸摇撼大脑。大家或许是哭累了，车上异常安静。坐在旁边的希美不知在想什么，从刚才闭上嘴巴后，就一直默默看着窗外。震和希美的夏天，震和希美的比赛，到此全部结束。那么多的练习，一切的一切，全都画下句点，到此为止。

「震，你喜欢比赛吗？」

突如其来的问题让震瞥往希美的方向，后者依旧面向窗外，车窗影影绰绰地反射出她随时都要哭出来的表情。震察觉到希美指尖的颤抖，再次感到自己喉咙深处的灼热，她把下巴搁在膝盖上，用力闭上双眼，嘴唇紧抿成一条线，假装自己已经睡着。

「最讨厌了。」

不假装睡着的话，她可能会讲出这个答案。

第一章长笛的来袭

「那么，动作与小号相同的组别再来一次。」

「是!」

大家精神抖擞地回答。泷顾问以细细的手指抓住指挥棒，轻快地上下挥舞。众人吸气的声音透过乐器音管发出巨大回响。所有人全挤在狭窄的音乐教室里，尽管已经开了冷气，还是感觉热到不行。久美子用手背抹去额头上滑下来的汗水，凝视眼前的乐谱。狭小的空间充满小号华丽的音色。高音、低音，各式各样的声音混在一起，相互夹缠，融化在夏日暑气里。

「抱歉，我接个电话。」

合奏到一半，泷丢下这句话中止演奏，手机拿到耳边讲起电话。隐约可从黑色短发的空隙，看见皮肤下的耳骨轮廓。

泷是今年才到北宇治高中任教的音乐老师，拜爽朗的外表所赐，受到女学生莫大支持，不过泷对社团活动的指导可是非常斯巴达式的教育，管乐社成员都知道他的个性，所以不像其他学生一看到他就发出天真无邪的尖叫声。

久美子抽出上低音号的管子，往放在脚边的水桶倒水。长时间演奏时，呼出的气息成了蒸气凝结为水滴，蓄积在管子里。

「B 部门的成绩公布了吧!」

坐在隔壁的明日香双眼微眯，红框眼镜的镜片沐浴在日光灯的光线下，熠熠生辉。这位学姐身兼副社长及低音组组长，样貌相当标致，但个性不太好。

「叶月她们不知道怎样了。」

「天晓得呢!」明日香说道，轻声呼出一口气，水手服的短袖底下露出两条白皙手臂，纤细手腕载着一只皮制手表，秒针正马不停蹄在表面上绕圈圈。

「不好意思，让大家暂停合奏。」

大概是讲完电话了，泷以没什么大不了的动作将手机收进胸前的口袋。小笠原静静举手，挂在脖子上的上低音萨克斯风顺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晃，她虽然是社长，但性格十分软弱，其实不太适合站出来领导众人。本来应该是明日香比较适合当社长，但她拒绝出任，结果社长重担就落到小笠原头上。

「老师，成绩公布了吗？」

「嗯，刚才就是松本老师打电话来。」泷的嘴角微微绽放笑意。他口中的松本老师是管乐社副顾问松本美知惠，她也是久美子的班导师，因为她平常的言行举止，学生们都管她叫军曹老师。

泷以总是给人柔和印象的双眸看了音乐教室一圈。

「顺利拿下金奖了。」

所有人不约而同大声欢呼，久美子也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

「呵呵，太好了呢!」

明日香发出愉悦笑声，似乎很满意久美子的反应，修长的指尖轻轻敲着她的肩膀。

「回来得好好赞美他们一番才行。」

明日香温柔的眼神令久美子顿时倒抽了一口气，总觉得自己被她当成黄毛丫头看待，脖子后面痒痒的。久美子为了掩饰脸上的红晕，悄悄从明日香身上移开视线。

「要是能得到学姐的赞美，大家肯定会更高兴的。」

「但愿如此。」明日香仿佛看穿一切地笑着说。

上低音号这款乐器的知名度不高，它其实是装有活塞阀的降 B 大调低音号，原本名为粗管上低音号(Euphonium)，源自于希腊文的 euphonos，意指「悦耳的声音」。上低音号的声如其名，特色在于柔和的音色中，带着非常具有深度的回响。久美子很喜欢这款低音乐器，甚至希望上低音号要是能变得更有名就好了，但又暗自认为，不为人知的低调，正是上低音号的迷人之处。

话说回来，久美子第一次接触上低音号是小学四年级时。那时她明明是因为崇拜吹长号的姐姐才加入铜管乐队，却莫名其妙分配到上低音号，起初还觉得这乐器又重又不起眼，很是嫌弃，但连续吹奏几年后，已变得爱不释手。久美子小心翼翼用擦拭布轻抚怀中上了年纪的金色乐器。

「加藤叶月回来了!」

伴随着神清气爽的台词，叶月的脸悄悄探进分组练习教室。同一时间，原本抱着低音大提琴的绿辉兴高采烈地冲向她。

「恭喜你，叶月!」

「咕!」

突然被抱了个满怀，叶月发出活像青蛙被压扁的怪声，两人相拥着一起倒向教室地板。看样子，显然是绿辉太横冲直撞了。

叶月和绿辉是久美子的同班同学，她们都是一年三班的学生。叶月在国中时期是网球社的成员，高中才加入管乐社，目前负责吹奏低音号。

川岛绿辉则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少女，名字虽写作绿辉，但念成萨菲尔(Sapphire)，她很讨厌自己的名字，要其他人叫她小绿。绿辉毕业自圣女中学，在校时负责演奏低音大提琴，圣女是管乐的强校，因此她的技术也算是出类拔萃。

「你们两个没事吧？」

二年级的梨子忧心忡忡地观察她们的状况，夏纪目瞪口呆地站在后面，唇畔流露出一抹笑意。

「你们现在是在演哪出？」

「啊，夏纪学姐也回来啦!」久美子打招呼。

夏纪不以为意地耸耸肩。

二年级的梨子与夏纪的性格刚好南辕北辙，性格温吞的梨子负责低音号，具有攻击性的夏纪和久美子一样，负责演奏上低音号。

原本面向乐谱的明日香站起来，轻拍夏纪肩膀。

「总之，辛苦你们了。」

「啊，谢谢学姐。」

「话说回来，好不容易拿到金奖，比赛完居然还要我们回学校，老师也真是太没人性了。」

「没办法，谁叫泷老师从来就比较不关心 B 部门呢!」

夏纪嘴角浮现一抹自嘲似的笑痕，往空椅子坐下。B 部门的指导主要是由副顾问美知惠负责。

久美子偷偷瞥了挂在墙上的时钟一眼，已经过了七点。窗外夜幕低垂，无云的天空仿佛打翻了蓝色的颜料，迎面吹来的风带着饱含蒸腾热度的空气，米白色窗帘惴惴不安地迎风摇曳。

「京都大赛到此总算告一段落了。」

梨子感慨万千地喃喃自语，伸手拉起绿辉和叶月。

「是啊!」久美子小声附和。

全日本管乐大赛这场全国各地管乐社员齐聚一堂的比赛，是国内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音乐盛事。参赛团体必须在十二分钟的规定时间内，演奏一首指定曲及一首自选曲，由评审选出金奖、银奖、铜奖的名次。只要在地区预赛中，获选为都道府县大赛的代表，就能参加分部预赛。要是在各分部预赛中得到高分，获选为代表，就能参加全国决赛。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可以打进关西大赛。」夏纪撑着下巴，感慨万千地说。

「想到去年的事，真是难以置信。一切都是托泷老师的福。」

「……真的，我也有同感。」梨子说道。

坐在教室角落，始终一言不发的卓也点头附和。二年级的卓也是低音组唯一的男生，高头大马的身材与他负责吹奏的低音号十分相称。身为副组长的卓也惜字如金，与饶舌的明日香正好相反。顺带一提，梨子与卓也去年开始交往了。

明日香抱着胳膊，点头表示赞同。

「老实说，我也没想到北宇治能打进关西大赛。」

「真是令人跌破眼镜。」

久美子边点头附和，边感觉自己的脸颊正浮现出笑意。关西大赛，光听到这四个字，内心就不由自主一阵悸动，心脏仿佛紧紧揪住，喉咙深处一阵阵刺痛，期待与不安彼此纠缠，交织成坐立不安的情绪，占据了久美子的胸膛。

京都府立北宇治高中过去曾经也是管乐强校，是关西大赛的常胜军，甚至还参加过全国大赛。可是，自从当时的顾问转调他校，管乐社的实力就开始节节败退，近十年来，不曾留下任何辉煌战绩，直到今年音乐老师泷来校任教，才有起色。担任管乐社顾问的他采取斯巴达式指导，虽然受到社员强烈反弹，但也逐渐凝聚起大家的向心力。

就在两天前，北宇治高中于八月六日的京都府管乐大赛上，成功抢下通往关西大赛的门票。

「关西大赛，真令人期待呀！」

绿辉露出一口白牙，咧嘴而笑，欢天喜地摆动着从藏青色裙子底下探出来的双脚。叶月边以指尖搓弄绿辉乱翘的头发，闷闷不乐地噘起小嘴抗议。

「可是关西大赛又没有人家的份。」

「有什么办法，谁叫 B 部门只能比到府大赛。」夏纪对叶月的抗议有些傻眼，耸耸肩说。

「话是这么说没错……」叶月一脸扫兴地喃喃低语。

管乐比赛只有编制比较大的部门，也就是所谓的 A 部门才会举行全国大赛。然而，举行比赛的部门可不只有 A 部门，还有以分部或都道府县为单位、小学部门、小编制部门、联合部门等也都会举行比赛。后者的比赛规模虽然比不上全国大赛，但是包含人数或预算不足的团体在内，几乎所有管乐团体只要有意愿都能参加比赛。人数众多的学校管乐社通常会拆成好几个单位参加比赛，北宇治高中也不例外，每年都会分成 A 部门和编制比较小的 B 部门参加比赛。

今年北宇治高中以选拔方式决定可以加入 A 部门的成员，导致上了高中才开始学管乐的低音组一年级新生叶月和二年级夏纪被编到 B 部门参加比赛。

「既然比赛已经结束了，B 部门的人明天要做什么？」梨子问道。

的表演，还有紧锣密鼓的基础练习。」

「文化祭啊……感觉好像还是很久以后的事。」

梨子边回答边把低音号搁在架子上。关西大赛将于八月二十五日举行，这么说来，九月的文化祭的确还是很久以后的事。

「照这样下去，全国大赛也不是梦呢！哇，好期待呀！」

或许是真的很期待，绿辉像只小狗似地抖动着身体，令人联想到小动物的大眼睛晶晶亮亮地闪烁着耀眼光芒。然而，明日香毫不留情地驳回她的期待。

「别傻了，全国大赛可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参加的。」明日香说道，慢条斯理地转身面向黑板，细致修长的指尖拿起雪白的粉笔。隔着镜片不难看出她的双眼正因兴奋睁得有如牛铃大。久美子心想这下糟了，下意识朝副组长卓也投以求助的目光，但后者只是默默摇头，要她死了这条心。

「都给我听清楚了。」

明日香化身为补习班老师，以中指推了推自己的眼镜，行云流水地用白色粉笔在深绿色黑板上画出关西地图。

「唯有获选为滋贺、京都、兵庫、大阪、奈良、和歌山代表的高中才能参加关西分部，也就是所谓关西大赛。这六个府或县有的会举办地区预赛，有的没有。像我们这种位于京都的高中，因为没有地区预赛，一开始就直奔府大赛。可是，大阪或兵庫的高中得先在地区预赛上优胜，才能参加府或县大赛，唯有在这阶段得到良好评价，才有机会参加关西大赛。而且每个县能参加关西大赛的学校名额也大相径庭。举例来说，大阪有六个名额，再加上去年成绩优异的高中还能成为种子选手，所以今年的大阪代表共有九所学校。相较之下，兵庫有五个名额，京都有三个名额，其他县市甚至只有两个名额。而且近几年来，能从关西预赛进入全国决赛的几乎都是固定几所高中。好比棒球，能打进甲子园的高中不都是那几张熟面孔吗？同样的道理，每年参加全国大赛的几乎都是那几所固定的强校。」

一口气滔滔不绝讲到这里，明日香用粉笔「砰砰砰」地敲打自己画的大阪地图。

「总而言之，大阪近几年表现出压倒性的优势。老实说，其他府县与大阪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就算大阪的高中横扫关西大赛的金奖也不足为奇。尤其是素有『三强』之称的那三所学校，别说是关西预赛了，以他们的水准来说，就连要在全 国决赛拿下金奖或许也不费吹灰之力。由于他们经常接受电视或杂志的采访，我想大家至少都听过名字。明静工业高中、大阪东照高中、秀塔大学附属高中就是俗称『三强』的学校，而且都是大阪的学校。接下来才是重点，参加关西预赛的二十三所高中，只有三所能进入全国决赛。我再强调一遍，只有三所！也就是说，北宇治高中若想进军全国大赛，必须打败三强的其中之一才行。不瞒各位，真的非常困难！要是像以前还有三出制度就算了，但在三出制度已经废除的现在，北宇治高中要进军全国，只能说的不切实际的梦想。」

或许是对报告完毕一事感到心满意足，明日香呼出一口气。的确如她所言，直到去年都还不堪一击的北宇治高中若想进军全国，必须克服一层又一层难关。为了鞭策有些飘飘然的自己，久美子用力握紧拳头。话说回来，明日香能口沫横飞、没吃半颗螺丝讲完刚才那番话，她的舌头究竟是何种构造啊！

「三出制度是什么意思？」还是新手的叶月不解地问道。

真是个好问题！明日香眉飞色舞地莞尔一笑。

「一般称连续三年参加全国大赛的团体不能再参加隔年比赛的制度为三出制度。这是为了避免全国大赛的参赛成员总是同样那几个团体，想尽量让更多学校有机会参加全国大赛所设立的制度，只可惜最后还是废除了。」

「明工、大阪东照、秀大附中，这三所学校每年都会参加关西大赛，除非有什么意外，否则其他学校根本别想进军全国。更何况除了这三所学校以外，奈良和京都也还有很多强敌。」

梨子用手贴着脸颊，愁眉苦脸地说，她所发出的叹息飘散在夏天的空气中。教室里充满重若千斤的沉默。为了打破沉默，绿辉神采奕奕站起来，小巧的嘴巴吐出气势万钧的台词。

「可是啊，今年很有机会喔！」

「什么机会？」

夏纪对绿辉投以狐疑的目光，绿辉握紧拳头说：「明工的顾问去年退休了！所以说，明工今年换了新顾问！北宇治也是如此，原本实力坚强的学校之所以会变弱，顾问换人通常是最大的理由。因此，我认为明工今年实力变差的可能性很高！」

「有道理，进军全国不需要同时赢过三所学校，只要能打败其中一所，就能争取到三分之一的名额。倘若明工真如小绿所说的实力变差了，北宇治或许也有希望。」

明日香抱着胳膊，点头表示同意。久美子从她脸上移开视线，悄然叹息。打入全国大赛是所有高中共同的目标，如果说明工换顾问是北宇治获胜的机会，对于其他学校而言，何尝不也是机会。能参加关西大赛的学校，没有谁是弱者，哪一所高中抢下最后的席位都不奇怪。

「今年的京都代表是立华、洛秋和我们对吧？」久美子问道。

卓也点头回答：「嗯……没错。」

「立华和洛秋都是老面孔了，只有我们会让人觉得是突然冒出来的学校吧！」夏纪皮笑肉不笑地说。

「嘿嘿嘿，不正是传说中的黑马吗？太帅了！」

绿辉露出喜上眉梢的灿烂笑容。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演奏得比其他学校好就行了！小绿从不觉得有哪个学校的低音大提琴拉得比我好，所以请放心！北宇治至少在低音大提琴的演奏上，不会输给其他学校。」

从可爱的樱桃小口说出的话，可以充分感受她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国中三年都在实力坚强的学校度过的绿辉，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而已，而是真的拥有令人不容小觑的技术。正因为如此，低音组没人敢瞧不起她说的话。

「真不愧是小绿，实在是太可靠了！」

明日香笑得合不拢嘴。或许是被赞美得不好意思，绿辉羞怯地用指尖揉乱自己的发梢。明日香瞥了手表一眼，轻声叹息，拍掉沾在手上的粉笔灰说：「好了，休息时间到此结束，开始练习吧！再练习一次泷老师刚才指出错误的地方。」

「好。」

大家全都乖乖听从明日香作为组长发出的指示。久美子把原本立在地板的上低音号放到膝上，指尖在乐谱上滑动。光可鉴人的金色上低音号倒映出自己的脸，刘海在夏天稍微长比较长了。久美子摇摇头，甩开遮住视线的刘海。

「辛苦了。」

久美子在洗手台清洗吹嘴时，突然有人对她说话，回头一看，左手提着小号的丽奈对她挥了挥右手，微微眯起纤长睫毛底下的眼睛。久美子关紧水龙头，转身面向丽奈。

「辛苦了，丽奈也结束练习了？」

「嗯，刚结束。」

久美子望了一眼漆黑的小号。丽奈与久美子毕业自同一所国中，也是同一个管乐社的成员。两人国中时期还不太熟，感觉是上高中才一口气拉近距离。丽奈长得很漂亮，一双杏仁形状的大眼、直挺挺的鼻梁，活像是作工精巧的洋娃娃。正因为丽奈是这样一个美少女，久美子总觉得自己站在她身边有些黯然失色。

「今天要一起回家吗？」丽奈掀着桃红色唇瓣问道。

久美子下意识侧着头反问：「咦？你不是没搭电车上 下学吗？」

「因为……我的脚踏车从昨天就被我妈骑走了，害我得搭电车上 下学。」

「令堂为什么要骑走你的脚踏车？」

「说是要骑去太阳公园打妈妈排球，那里明明是一大段上坡路。」

「是噢，令堂真有活力啊！」

久美子将吹嘴插回乐器，忍不住笑了。

「我可笑不出来好吗？」丽奈夸张地叹了口气。「所以呢？要一起回去吗？」

「我还要收拾乐器，可能得再花一点时间，你可以等吗？」

「可以啊！我去低音组的分组练习教室等你。是哪个教室来着？」

「三年三班的教室。」

「了解。」丽奈说道，朝久美子挥挥手。

久美子不好意思让她等太久，赶紧走向乐器室。上低音号的乐器盒虽不若低音号的大，但体积也不小。久美子熟练地将低音号塞入盒中乐器形状的空隙，盖上盒盖，抓住把手，掌心传来一股沉甸甸的重量。

「抱歉，让你久等了。」

久美子回到教室时，丽奈肩上挂着书包，正在背英文单字。聪明的人都不会浪费时间呢，久美子佩服不已。丽奈慵懒地扬起纤长的睫毛，低垂的瞳孔捕捉到她的身影，稍微松开抿成一条线的薄唇。

「没关系，并没有很久。」

「是吗？那就好。」

久美子拿起书包，对还留在教室的学长姐打招呼：「大家辛苦了。」「辛苦了。」「你也辛苦了。」寒暄过一轮后，她和丽奈并肩下楼，这还是第一次与丽奈单独回家，心里正小鹿乱撞。

「久美子，你打算和谁去看十二日的烟火？」

走出校门口，周围已经四下无人，太阳也下山了，昏暗的街道亮起一盏盏的路灯，整齐地排成一行。

「嗯，还没决定。总觉得很麻烦，大概不去吧！」

「不跟冢本同学去吗？」

「咦？呃，不跟秀一去喔！因为他又没有约我。」后面这句话听起来有几分埋怨的味道。

「是吗？」丽奈意味深长看了她一眼。「你主动约他不就好了？」

「才不要咧！我们又不是男女朋友，我约他不是很奇怪吗？」

「是吗？」

「是啊！话说回来，我又不是很想跟秀一去看烟火。」

久美子明明提醒自己保持平常心，还是不由自主加快了说话的速度。她为了掩饰火烫的双颊，用掌心捧住自己的脸。

冢本秀一是久美子的青梅竹马，两人的母亲是朋友，所以两家人从小就有所往来。久美子是在念小学时从东京搬来京都，托秀一的福，顺利交到朋友。他不仅和久美子住同一栋大楼，从国中开始更加入同样的社团。他负责吹长号，虽然才一年级，却和久美子一样获选为 A 部门的成员。他们每天练习时都会碰面，现在一天中遇到他的次数比见到家人还多也说不定。

丽奈将长发塞到耳后，面无表情仰望天空，平底鞋沐浴在夜色下，强而有力地踩着柏油路面。

「既然如此，要不要跟我去？」

久美子大感意外地凝视丽奈，对方看也不看自己一眼，滔滔不绝急着往下说，活像在解释什么似的。

「不是，我是说如果你有空的话要不要一起去。前提是你有空的话。」

从黑发的缝隙依稀可以看到丽奈形状姣好的耳朵，平常白皙似雪的耳垂浮现淡淡的红晕，久美子不由得眨了眨双眼。

「丽奈，你该不会是在害羞吧？」

「才没有，怎么可能。」

丽奈丢下这句话，避重就轻地别开脸。这真是再明显不过的反应了。久美子不禁莞尔，胸口有些悸动，哈哈地朗声大笑。丽奈面红耳赤，一眼瞪过来。

「本小姐还不习惯主动约别人！」

「是这样吗？」

「是这样。」

「但你还是约我了？」

久美子反问。换来丽奈一拳捶在她背上。

「别笑得那么恶心。」

「我才没有。」

久美子回嘴，发现自己完全管不住上扬的嘴角，脚步一下子变得好轻，顺着画在马路上的白线，一步一步往前

走。电车在视线前方不远处疾驰而去，温暖的光线从车身上排列得井然有序的矩形车窗透出来。

「能获得你的邀约是我的荣幸，一起去吧！」

久美子的回答让丽奈得意地低吟了一声，洁白的缎带在藏青色水手服胸前轻柔晃动。久美子重新背好书包，忍不住噗哧一笑。

「你明天也搭电车上学吗？」

或许是对转移话题松了一口气，丽奈终于转过脸来，冲上通往车站的楼梯，微微竖起柳眉。

「大概整个暑假都要搭电车吧！其实也可以买辆新的脚踏车，只是一旦搭过电车，就提不起劲再骑脚踏车了。」

「毕竟骑脚踏车到学校有一段距离呢，干脆从此以后都搭电车算了。」

「嗯，我再想想。」

通过剪票口，两人并肩站在月台上。受到光线的吸引，虫子们都聚集在灯光四周，光看就令人起鸡皮疙瘩。久美子盯着长有小小翅膀、在面前飞舞的昆虫说：「难得搭电车上学，明天一起参加社团活动吧！」

「真的吗？」

丽奈的眼睛顿时一亮，随即皱起眉头，陷入沉思。只见她抱着胳膊，对久美子投以试探的一瞥。

「可是啊，我每天都很早就到社团喔！」

「这样啊，你大概都几点到学校？」

「六点左右。」

「好早！」

管乐社暑假期间的练习是从早上九点开始。一开始先试音，再各自进行基础练习。很多社员会在合奏前先到学校从事个人练习，久美子基本上也都是七点半左右抵达，但六点再怎么都说得太早了吧！久美子有些错愕地看了丽奈一眼。如果要在这个时间到学校，到底要几点起床才来得及啊？

丽奈将黑发塞到耳后，不知为何有些不甘心地说：「我还不是最早的，每次都有人比我先到。」

「欸，真的吗？」

「真的。拜她所赐，我只能排第二名。」

「问题是，社团里有这么努力练习的人吗？有点不可置信。……一年级？」

「不是，是二年级。吹双簧管的学姐。」

久美子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吹双簧管的学姐长什么样子，可是完全想不起来。管乐社的社员人数比其他社团还多，对于不擅长记忆的久美子而言，要记住所有人的长相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呃，有这么一个人吗？」

丽奈对抱头苦思的久美子回以苦笑。

「嗯，毕竟是沉默寡言的学姐，久美子想不起来也在所难免，更何况低音组还有一位个人风格那么强烈的学姐。」

「你是指明曰香学姐吗？」

「除了她还有谁。」

绿色电车驶进月台，车门开启，久美子和丽奈上车，往车厢看了一圈，没半个空位。没办法，两人握紧吊环，站在坐满乘客的座位前。挂在车厢里的广告吊牌上，写满了引人入胜的文案，强调夏日的来临。超级夏季特卖会！华丽丽、闪亮亮的黄色粗体字，几乎要闪瞎久美子的双眼。

「霏学姐。」

丽奈盯着广告说。谁？久美子不解地望了她一眼。

「刚才提到吹双簧管的学姐，名叫铠冢霏。」

「好酷的姓喔！」

「的确是很罕见的姓氏。不过以名字的冲击性而言，再也没人比得上川岛同学了。」

「说的也是。」

久美子忍不住莞尔一笑。川岛绿辉。不管听再多次，都是个气势非凡的名字。

「霏学姐平常都几点到学校？」

「天晓得，只知道每次都比我早到。」

「嗯……那我也跟丽奈同一个时间到校好了，我也想见见那位学姐。」

「真的吗？」

丽奈睁大双眼，只见她抓着白色吊环的修长手指微微颤抖，修剪得十分整齐、透着粉红色的指甲正散着无邪的

闪亮光泽。

丽奈笑着说：「那就早上五点半在宇治站集合。」

「唔，我爬得起来吗？」

「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打电话叫你起床喔！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丽奈拍着胸脯保证。

看在久美子眼中，喜出望外的模样一点都不像她。因为很高兴能跟我一起上学吗？久美子也露出笑意。丽奈平常不苟言笑，唯有在久美子面前，表情异常丰富，肯定是因为她已经对久美子敞开了心房。

肯定只有自己才能看到丽奈这么丰富的表情。

这个事实让久美子的自尊心得到至高无上的满足。为了在摇晃的电车上保持平衡，久美子抓紧吊环，瞥向自己粗粗短短，与丽奈截然不同的手指，轻声叹息，感觉从肺部吐出的那声叹息满是潮湿的热气。

在京阪宇治站下车后，久美子与丽奈各自踏上归途。

「那就明天见了。」

「明天见。」

丽奈向久美子挥手道别，踩着轻快的脚步，转身离去，雪白手臂从藏青色水手服袖口探出来。久美子怔怔地望着丽奈的手臂，吞回已滚到嘴边的哈欠，用手背拭去不自觉涌上眼眶的泪水，顿时陷入全世界只剩自己一人的感觉。每次与朋友分开之际，总让人觉得好孤单，尤其是黄昏时刻，更是加倍寂寞。

「怎么，高坂是搭电车上上学吗？」

头顶上冷不防传来的声音令久美子抬起头，望向声音来处，只见秀一正窥探着她的表情，挂在肩膀上的绿色体育用品袋上，印着看都没看过的商标。

「你也搭同一班电车吗？」

「看来是的。一走出剪票口就看到你们。」

「是噢……」

久美子边回答，边在裙子上擦擦手，仿佛沿着掌心纹路，冒出一层薄薄的汗水。不知怎地，自从京都府大赛结束后，每次看到秀一，总会有种呼吸困难的感觉。久美子强作冷静，假装没发现逐渐往脸颊集中的热气。

「好像是她妈妈骑走她的脚踏车，所以暂时得搭电车上下学。」

「是嘛！你们明天要一起去社团喽？」

「嗯。」

「可是高坂好像都非常早到社团，你爬得起来吗？」

「爬得起来啦，又不是小孩子。」

久美子不服气地鼓着脸，秀一朗声大笑，迈开脚步往前走。久美子连忙追上去，以免被他抛下。从后面看上去，秀一的背影又高又大，好像陌生人。久美子死都不想承认这件事，刻意加快脚步与他并肩同行。

「话说回来，你听说了吗？洛秋和立华的指定曲与自选曲完全重叠。」

「真的吗？两所学校都选择〈给军乐队的组曲〉和〈宇宙的音乐〉啊！」

「对呀，运气太差了！」秀一事不关己地笑着说。

久美子以严肃的表情提醒他：「别笑，北宇治的指定曲也跟秀大附中撞曲了。」

「指定曲强碰也没办法。秀大附中的自选曲是哪一首？」

「是哪一首来着？我记得好像是〈达夫尼与克罗埃〉。」

「〈达夫尼与克罗埃〉啊……每所学校选的都是兵家必争的曲子呢！」

秀一双手举向天空，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久美子边过宇治桥，边望向木头栏干的对面。四下十分昏暗，几乎看不见流动的河水，只能听见桥下深不见底的漆黑空间传来潺潺流水声。

「秀一是怎么想的？你认为北宇治真能进军全国吗？」久美子问道。

秀一微微眯起眼睛思索。

「去不去得成我是不知道，但我无疑是想去的。」

「这还用说吗？」

久美子不由得叹气。无论是谁，肯定都想一路过关斩将，问题是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实现梦想。二十三所学校中，只有三所能通过关西预赛，进入全国大赛。

「不过泷老师的优秀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万一在关西预赛败下阵来，肯定是我们社员自己的问题。」

久美子下意识仰望他的脸。漆黑的瞳孔有些迟疑地闪烁了一下。热气溶解在夏夜的黑暗中，一寸一寸侵蚀着裸露在外的肌肤。

「管乐这种竞技啊，顾问的影响力就是一切喔！光是有泷老师在我们社团，就已经受到上天眷顾了。」

「说的也是。」

指导者在管乐社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指导者调职而变得一蹶不振的学校多得是，相反地，原本一蹶不振的学校因为来了新指导者，一口气变得实力坚强的例子也所在多有。

管乐比赛是由五十五名成员一起进行的团体作战，每个人的实力固然重要，但能不能整合这么多社员，完美处理分配到的曲子，说是全看指导者的本事也不为过。

「久美子又是怎么想的？你认为北宇治能进军全国吗？」

久美子无法回答。秀一盯着她看。久美子张口欲言，终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垂下眼帘。她当然想参加全国大赛，可是问她去不去得成，她又觉得现实没这么容易，毕竟敌人太强了。

「……想是这么想。」

结果脱口而出的台词跟秀一刚才的回答大同小异。

或许是看穿了她的心思，秀一耸耸肩说：「事到如今，再想些有的没的也没用，是男人就要勇往直前，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呃，撞得头破血流可不行喔！」

久美子冷静的反应令秀一朗声大笑。

第二天，太阳尚未完全升起，久美子就醒了。

「我已经起床了。」用手机传讯息给丽奈后，久美子蹑手蹑脚走向洗脸台。她将窗帘拉开一条缝，天空已露出微微的鱼肚白。久美子悄悄换好衣服，以免吵醒还在睡觉的家人。早餐直接在车站前的便利商店买吧！久美子边想边往水壶倒茶。咕嘟咕嘟咕嘟，冰冷的麦茶注入水壶，发出傻呼呼的声音。

「早安。」

久美子一抵达车站，就看到丽奈正对她招手。丽奈的穿着打扮就跟平常一模一样，完美得无懈可击，与头发还乱糟糟的久美子正好相反。

「早安，好早啊！」

久美子用手遮住嘴巴，吞下哈欠。她的意识尚未完全清醒，眼皮从刚才就一直拼命往下掉。

或许是察觉到久美子的反应，丽奈笑着调侃：「很困吗？」

「真的很困。」

「头发还乱七八糟的。」

「嗯。」

丽奈慢条斯理地伸手拈起久美子的发尾，那里平常就算用梳子也梳不直。

「久美子该不会有起床气吧？」

「才没这回事，只是单纯还很困而已。」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通过剪票口。明明才一大清早，西装革履的大人们已经三三两两站在月台上。每次这种时候，久美子都会在心里默默地想，工作真不容易。

电车从京阪宇治站发车，因此一定会有位子坐。丽奈的大腿上放着装有小号的乐器盒。她呼出一口气。

「你听说了吗？今天好像有外面的老师要来。」

「哦，什么样的老师？」

「好像是泷老师认识的人，负责打击乐器。」

「泷老师认识很多人呢！」

「为了准备关西大赛，好像也预定请木管的老师来指导。」

「欸，没有铜管的老师吗？」

久美子的疑问让丽奈露出为之气结的表情。

「铜管有泷老师就够了，不必再找其他老师。」

「说的也是，抱歉、抱歉。」

久美子赶紧赔不是。对了，丽奈很喜欢泷，而且是恋爱的喜欢。长相清秀、头脑聪明的丽奈只为了想向泷学习的理由，就选择来北宇治念高中。明明以她的成绩可以去其他更有名的学校。

「泷老师在音大据说是吹长号，所以铜管有他在就够了。」

丽奈不自觉地用引以为傲的口吻告诉久美子。一提到泷，丽奈就会变得盲目也不是这一、两天才开始的，久美子用习以为常的语气「对呀对呀」地随口应和。

匡当、匡当。电车每摇晃一下，久美子就咽下一个哈欠。隔着透明的车窗，可以感受到夏天纯净的空气。久美子眺望着已经彻底染成水蓝色的天空，以指尖把玩依旧乱七八糟的头发。「你看起来一脸没睡饱的样子耶!」感觉身旁的丽奈正在笑她。

「久美子，醒醒。」

「嗯?」

「再不起来就丢下你喽!」

感觉有人轻拍自己的脸颊，久美子的意识终于清醒过来，她睁开双眼，只见丽奈正一脸傻眼的模样。

「哇，我睡着啦?」

「睡得可熟了。快点下车吧!」

「啊，嗯。」

在丽奈的声声催促下，久美子连忙抓起自己的书包。两人才刚下车，车门就迫不及待地关上，绿色车厢滑行似的渐行渐远。

「快走吧!」

丽奈继续催促，久美子连忙跟上脚步。明明时间还这么早，她却相当有精神。

「学校这么早就开了吗?」

「好像是为了运动社团的人提早开门，因为有些社团很早就开始练习了。」

「……原来如此。」

走进校门，完全察觉不到其他人的气息，校舍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久美子觉得好奇妙。她在没有半个人的门口换上室内鞋，衣服摩擦的声音、打开鞋柜的声音……每个动作的声音听起来都莫名响亮，感觉很诡异。

丽奈将黑发塞到耳后，若无其事地说：「可以先去一趟教职员办公室吗?」

「可以是可以，但是去做什么?」

「当然是因为……如果我们是最早到的人，得先借到音乐教室的钥匙才行。」

「嗯，我明白了。」

丽奈的脚步十分轻盈。久美子看着她神采飞扬的侧脸，也跟着走向办公室。每次踩在绿色的走廊上，室内鞋都会发出「叽、叽」的高分贝噪音。

「报告!」

办公室里几乎没有半个人影，只有泷对两人的声音有所反应，手里捧着马克杯，静静走向门口。咖啡香浓的气味掠过久美子鼻尖。

「哦，今天黄前同学也一起呀!」泷温柔地微笑说道。

丽奈的脸颊浮现出一抹红晕，咽了一口口水，用比平常还嘶哑一点的音调说：「那个，我来借音乐教室的钥匙。」

「啊，钥匙的话，铠冢同学先拿走喽!我猜门已经开了。」

「好的，谢谢老师。」

丽奈行礼如仪地低下头去。久美子默不作声盯着她变得红通通的耳朵。

泷眯起双眼说：「话说回来，每天早上都这么早，真是辛苦你们了。」

「不会，是我自己想要这么早来的。」

「呵呵，这样吗?那就以这股气势好好加油吧!」

「是!」

丽奈神采奕奕的回答令久美子忍不住捂住耳朵。该怎么说呢，她的反应实在太明显了。丽奈松了一口气，转身要离开办公室，久美子也连忙跟上。「打扰了。」久美子向泷道别，泷也对她送上一抹爽朗的笑容。

「难不成你是为了和泷老师说上话，才这么早就来练习?」

确定门关上以后，久美子小心翼翼地问丽奈，后者依旧面无表情，但她的脸横看竖看都比平常还要红润。

「才不是，那并不是我唯一的目的。」

「嗯哼。」

久美子什么也没说，这下子反而是丽奈轻轻顶了她的背部一下：「怎样啦!」她大概是在害臊吧!久美子忍不住笑了。

「丽奈在这方面还满可爱的耶!」

只见丽奈杏眼圆瞪，别过脸去不理人。

「说什么傻话。」

她的回答让久美子笑得更开怀了。

「真是的。」丽奈开口想继续反驳时，头上传来轻快的歌声。久美子回过神来，仰起脸，丽奈也面朝同一个方向。侧耳倾听，发现宛如福音歌手的歌声，其实是双簧管演奏的旋律，悠扬而通透的音色隐身在夏日空气里，十分细微，但还是听得见。

「她就是你说的霁学姐吗?」久美子问道。

丽奈微微颌首。两人冲上楼，声音越来越清晰，大概正在练习长音，双簧管特有的圆润音色回荡在走廊上。音色实在美极了。没错，美是美极了……

「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久美子喃喃自语。

丽奈看了她一眼，肩膀上下微微拱了拱，以示同意。

好不容易抵达音乐教室，久美子深呼吸，调匀紊乱的气息。其实根本没必要用跑的上楼，只是对声音的来处充满好奇，结果情不自禁越走越快。一旁的丽奈也有些吃力地按着胸口，久美子瞄到她波涛汹涌的胸部，忍不住轻声叹息。

她们从门口鬼鬼祟祟往室内窥探，只见有个女生手里拿着双簧管，坐在座位还保持合奏形态的音乐教室一隅。沿着轮廓垂落的黑发遮住她的表情，肩上长度的短发给人清爽的印象，从发丝间隙隐约可见的耳朵白得不可思议，久美子只能怔怔地盯着她在音键上灵活滑动的手指。

「早安。」

丽奈向对方打招呼，一脸若无其事走进音乐教室。双簧管的音色戛然而止。久美子也连忙有样学样向对方问好：「早安。」

霁的嘴唇离开簧片，正眼瞧向久美子她们，乌溜溜的眼眸捕捉到两人身影。比起可爱，更适合用漂亮来形容眼前这个人。霁只是面无表情打了个无声的招呼，刘海随之轻柔摇晃。真像个洋娃娃，完全掌握不到她的情绪。

「……真难得。」

几不可闻的轻声低喃，丽奈吃惊地看了霁一眼。后者微侧臻首，用指尖啪啦啪啦翻动乐谱，窗外洒落进来的阳光照亮她的侧脸。曾几何时，天光已经大亮了，悄悄探出脸来的太阳公公令久美子感觉好刺眼。

「今天是两个人?」

这句话让丽奈惊慌地点点头。

「是的。今天是两个人一起来。」

或许根本没什么兴趣吧!「这样啊!」霁依旧面无表情，冷淡地应了一声。

「霁学姐每天都这么早来吗?」久美子问道。

霁默不作声地想着，奇妙的沉默笼罩着音乐教室，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点点头。

「嗯，都这么早来。」

「好早啊!你喜欢练习吗?」

「天晓得，我也不知道。」霁一副事不关己地说完，就开口衔住簧片。

既然学姐一脸什么事都没发生地重新开始演奏，久美子和丽奈也只能大眼瞪小眼。真是个怪人。自从加入管乐社，久美子第二次产生这样的感想。

七点过后，陆陆续续开始有人出现在音乐教室。八点过后，几乎所有社员都到齐了，各种乐器的音色互相撞击，称为噪音也不为过的声音在音乐教室此起彼落。久美子放下高举的乐器，轻轻放在膝上。由于长时间含住吹嘴的关系，嘴唇隐隐作痛。她为了缓解疼痛，重复着张嘴闭嘴的动作，这时坐在旁边的明日香突然噗哧一笑。

「你今天好早就来了，几点到的?」

「六点。」

「欸，第一个到吗?」

「不是，霁学姐比我还早到。」久美子回答。

明日香往木管乐器的方向瞥了一眼。当事人依旧面无表情高举着双簧管，她身后小号组的优子，正百无聊赖地

巴着她的椅背。

「霁，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写了一半。」

「真的吗？我完全看不到尽头。盂兰盆节的时候一起写吧！」

「好啊！」

「太好了！我一个人实在没把握写得完。」

瞧她们有说有笑的模样，两人感情想必不错。久美子感觉自己的眉毛正略微向中间靠拢，她不太喜欢优子，因为京都府大赛前夕决定由谁独奏时，优子太过偏袒三年级的香织了，对丽奈的态度非常过分。如今已决定由丽奈独奏，问题算是解决了，但久美子直到现在还是不太知道该怎么面对优子。

「小霁负责指定曲的双簧管独奏对吧？她很有经验，大部分的曲子都能吹得有模有样，真是帮了大忙。毕竟社团里没有其他人会吹双簧管，要是少了她，就无法参加比赛了。」明日香耸耸肩说。

「大家都说双簧管是最难吹奏的木管乐器，这是为什么呢？」久美子问道。

明日香双眼发亮。久美子见她意气风发准备开始发表高见，脑海中顿时闪过后悔的念头。

「双簧管是由黑色管身及银色簧片构成，看起来很像是单簧管的放大版对吧？双簧管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双簧片，亦即有两片簧片。簧片是指用于乐器的薄片，振动时就会发出声音。铜管是从吹嘴发出声音，所以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簧片。单簧管或萨克斯风只需要一片簧片，低音管及双簧管则需要两片簧片。而且簧片是消耗品，所以其实还挺花钱的。双簧管的管身很细，上管上方的内径大约只有四毫米，越靠近喇叭口越宽阔，形成圆锥状。双簧管的进气孔很小，只能吹入一点点空气。其他乐器会因为气不足，吹起来很吃力，双簧管则正好相反，气都用不完。如果只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双簧管真是一种轻松的乐器，但是一次只能吹进一点空气的话，等于必须一直处于近似停止呼吸的状态。在演奏过程中，二氧化碳会一直累积在肺部，其实很痛苦。当然，习惯以后就能掌握住用少量气息吹奏的诀窍。还有，如果要为双簧管调音，只能在演奏当天以插入、拔出簧片的方法调音。除此以外，大概只能靠改变嘴形来想办法因应。因为无法当场改变音程，所以管弦乐团都会配合双簧管来合音。还有……」

「学姐，可以到此为止吗？你讲得很清楚了。」

忍耐到达极限，久美子终于打断她的长篇大论。

「欸一」

明日香露出不满的表情，但是看到久美子苦苦哀求的表情，于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转移话题，视线一瞬间落在手表上。

「对了，久美子要和谁去看烟火？」

「打算和丽奈一起去。」久美子回答。

明日香一脸意外，隔着红框眼镜的镜片眨着浓密纤长的睫毛。

「咦，不是和冢本同学一起去吗？」

「当然不是啊！」

久美子忙不迭否认。明日香更加无法理解似地侧着头。

「怎么？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

「才不是，谁告诉你我们是男女朋友了？」

「没有人告诉我，是我自己这么以为。」

明日香说完，唇畔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被吃豆腐了！久美子察觉到这一点时，明日香已经转身面向乐谱，她裙子底下的膝头几乎要撞上黑色谱架，久美子视线落在明日香擦得亮晶晶的银色上低音号，轻声叹息。自己再过几年都不是她的对手，这是久美子的真心话。

几分钟后，泷出现在音乐教室，身上穿着浆得笔挺的白衬衫，飒爽的程度比平常多了好几分。久美子偷偷望了丽奈一眼，她正以神魂颠倒的表情盯着泷看。

「起立。」

确定泷站上讲台后，小笠原社长发号施令，全体社员一起站起来，抬头挺胸对顾问行注目礼。

「老师好。」小笠原带头问好。

大家也跟着复诵。「老师好。」

「大家好。」泷坐就座，微微一笑。得到坐下的指示，众人再次坐回椅子上。

「呃，首先是夏季集宿。我发下讲义，请各位检查一下内容。」

久美子接过明日香从隔壁传来、触感硬邦邦的讲义，看着上面的内容。三天两夜啊！久美子微微眯起眼，不由得想起国中时期。

「集训地点附近有一座音乐厅，基本上都会在那边练习。凭良心说，目前的北宇治高中还无法跨越关西的高墙，所以请利用本次合训的机会，搞定在府大赛时还搞不定的部分。」

「好的。」

「还有，我觉得木管、打击乐器的指导似乎有所不足，所以决定在暑假期间请专业老师来帮忙。我想应该快到了……」

泷说道，他视线落在手表上的那一刻，音乐教室的门伴随着嘈杂声响打开。众人惊讶地回头看，只见一位非常矮小的男人站在门口。此人的身高大概跟久美子差不多，从他身上的萤光粉马球衫看来，这名男子似乎拥有非常与众不同的品味。

「抱歉、抱歉，不小心在电车上睡着，一觉醒来居然坐过站了，原本是预定八点半报到的。」

男人「啊哈哈」地发出豪爽的笑声，踩着轻快小跳步走到泷身边。与身高超过一百八十公分的泷站在一起，看起来根本是成人与小孩。

泷清了清喉咙，向目瞪口呆的社员解释。

「呃，他是本校毕业生，也算是各位的学长。别看他这样，他可是专业的打击乐演奏家，过去也边在乐团演奏，边指导过许多学校的管乐社。他的实力我可以打包票，所以特别请他来指导打击乐器的部分。」

泷介绍的男人露出讨喜笑容，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给人非常好亲近的印象。

「大家好，我叫桥本真博，大家叫我『桥本哥』就好了。别看我这样，其实我和泷一样大喔，但我看起来比他年轻多了吧？话说回来，能接受这种帅哥老师的指导，各位真幸运啊！大家看到泷都会拼命尖叫吧！」

突然被桥本问到，吹单簧管的三年级面红耳赤地回答：「管乐社以外的女生都非常喜欢他。」

「也就是说，管乐社的女生不喜欢他喽？」

「呃，倒也不是这样，该怎么说呢，第一次合奏的冲击太强烈了……」

过于老实的回答，引来台下一阵窃笑。桥本愉快地哈哈大笑，拼命捶打泷的肩膀。

「唉呀呀，看来你还是老样子。真对不住啊，这家伙的嘴巴从以前就很毒。」

「没这回事，别在学生面前讲这种没营养的话。」

相较于笑容可掬的泷，桥本突然发出「痛痛痛痛痛！」的哀号。往两人脚边看去，只见泷的皮鞋正踩在桥本的球鞋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泷嬉笑打闹的模样，桥本肯定是他的好朋友吧！久美子又看了桥本一眼。

桥本说的倒也没错，他的外表看起来的确比泷年轻，或许是因为他比较矮，也或许是因为他的头发剃得短短的，后脑勺明显凸出一块。看了看即使大热天也总是一板一眼穿着衬衫的泷，再看看桥本短裤加马球衫的休闲打扮，后者感觉凉快多了。

不期然，桥本板起脸，面向社员。刻划在他嘴角的皱纹暗示他其实也已经是有一定年纪的大人了。

「玩笑就开到这里，既然要教，我就会很认真地教。为了让北宇治高中打败所有的对手，请容我采取斯巴达教育。我打算每周来两、三次，负责打击乐器的人请做好心理准备。」

「是！」

大家回应他的警告。久美子视线一隅捕捉到拿着双簧管的霁，后者依旧面无表情，直勾勾地凝视着站在前方的两位老师，薄薄的唇瓣文风不动。

泷以宏亮的音量说道：「那么，现在就开始练习，请各自移动。从指定曲的 D 开始动作与法国号相同的人留下来。」

「是！」

大家中气十足地回答。尽管如此，霁始终一声不吭。

管乐社预定在八月的十六、十七、十八日举行三天两夜的集训。盂兰盆节才休息两天，一结束就集训，行程真是紧锣密鼓。泷之所以这么安排，显然是为了迎接关西大赛。

「话说回来，就算没有打进关西大赛，恐怕也会举行集训吧！毕竟提升各自的实力是本校刻不容缓的课题。」

这句话是副顾问美知惠说的。她率领的 B 部门成员已开始练习下学期文化祭的表演了。离音乐教室有一小段距离的第二视听室不时传来〈没摇摆就没意义〉的旋律。这首由爵士乐代表性名曲改编成管乐的歌曲演奏起来非常开心，曲子间充满爵士与拉丁的即兴独奏，可以充分传达出各种乐器的魅力。

「这部分总是不够整齐，听起来很不舒服，希望每个人都能对在拍子上。」

明日香丝毫不掩饰她的不满，久美子恍然回神地抬起头来。现在还在练习，怎么可以想着演奏以外的事，她用力咬紧下唇，逼自己专心。

明日香有如白鱼的手指在乐谱上滑动，分散在五线谱上的小蝌蚪们你推我挤地塞满在名为小节的狭窄栏位里。

「唉，这里好难处理啊！」

梨子微微撇下八字眉。一旁的卓也盯着乐谱说：「……这里的确很复杂。」

「我知道低音号不擅长处理太快的动作，但是再怎么想都太跟不上节奏了。」

「大提琴如何？小绿有跟上拍子吗？」绿辉手里还拿着弓弦，不甘受到冷落地举手发问。

明日香满意地说：「小绿表现得很好。不过，可以请大家再重复一次这个小节吗？」

「没问题！」

明日香一声令下，小组成员全都将乐器就定位。教室只有明日香、久美子、卓也、梨子、绿辉五个人，感觉有点太空荡了。

站在前面的明日香启动桌上的节拍器。喀嚓、喀嚓、喀嚓、喀嚓。顺着指针左右摇摆，耳边响起规律的声音。

「一、二、三、四。」

配合明日香的指令，五把乐器一起发出声音。低音号低沉的声音让桌子微微震动。低音乐器不像高音乐器那么引人注目，因此不同于一吹错就能马上发现的小号，难以发现错误或走音。然而，若以为这样就能随便吹吹，可就大错特错了。低音是音乐的基础，也就是骨架，其所扮演的角色是从最底下支撑着层层叠叠的音符，基础一旦松散，音准就会跟着散掉。

「这里……」明日香指出问题所在，众人七零八落地停止演奏。久美子放开吹嘴，上低音号在这里负责副旋律，与低音号的指法不同。

「就是这个延长音之后的八分音符。总觉得没有准确地抓到节奏，听起来还拖着前面的音符，就直接进入下一个小节。」

「这里几乎没有地方可以换气，非常吃力，所以大家才会急着想吹完整段吧！」

梨子伤透脑筋地摸摸脸颊。卓也点头以表示同意。

「要不要试试偷换气呢？后藤，你都在哪里吸气？」

「这里。」卓也指着乐谱回答。

「哦，这个休止符啊！梨子也是吗？」

「是的。」

明日香盯着乐谱，抱住胳膊，陷入沉思。从窗外洒落进来的阳光顺着她的腿，勾勒出细致的线条。久美子出神地望着藏青色裙子底下两条大腿间的空隙，心不在焉听他们讨论。

「既然如此，后藤改在这两小节后换气如何？梨子就不用勉强吹完整段了。」

「了解。」

「那么再练习一次刚才的地方。久美子，你在听吗？」

「啊，我在听！」

话锋突然转到自己头上，久美子回答的声音蓦地拔尖。明日香用指尖推了推眼镜，露出被打败的表情。

「距离比赛已经没有时间了，请务必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谢谢老师。」

合奏完毕，众人异口同声地向老师道谢。今天的练习到此告一段落。久美子如释重负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或许是一直坐着的关系，脊椎骨附近酸痛不已。

结束一天的练习后，还有很多学生留在自己所属声部分配到的教室里各自练习。久美子看了时钟，才七点。她拿起放在谱架上的乐谱，打算再练习一会儿才回家。

「唉呀，大家辛苦了。」

「感谢您的指导。」

的地方，变得正确许多，感觉得出来吗？原本的演奏乍听之下好像很整齐，其实还是杂乱无章。」

「泷老师纠正过我们好几次了，但感觉今天才终于掌握到诀窍。」

「对吧？唉呀，只要指导者够优秀，成长速度就很快呢！大家不妨更尊敬我一点。」

桥本和社员在音乐教室的角落和乐融融地不知在讨论什么。他是个不拘小节的男人，只花了一天就和打击乐器组的人打成一片。

「那个老师矮归矮，还挺有一套的。」秀一对久美子说悄悄话。

「已经彻底成为风云人物了呢！」

「真是了不起的社交能力啊，他从以前就是这副德性吗？」

「嗯，天晓得呢！不过秀一没办法变成那样吧！」

「我又不想变成那样。」

「知道了啦！」

久美子随口附和，举起上低音号，她习惯双手绕在吹管上捧着上低音号。

「秀一要留下来吗？」

「不了，今天还要去补习，得先走了。」

「欸，你有在补习啊！」久美子说完又补了一句：「我都不晓得。」只见秀一有些心虚地耸耸肩。

「我爸妈很啰嗦，而且我上学期的成绩退步了。」

「我也不太妙。」

「数学吗？」

「嗯，数学。」

「你还是老样子耶！」秀一看起来有些窃喜的模样。「那我先走了。久美子也要努力练习喔！」

「你也是。」

久美子挥挥手，秀一也向她挥手道别，白衬衫挤出了皱褶。

久美子一手捧着上低音号，一手抱着乐谱，走向三年三班的教室。久美子的上低音号已经有了年纪，表面凹凸不平，伤痕累累。平常为了简单起见，称其为镀金，但上低音号其实并未真的镀金。管乐器表面有好几种涂装方式，久美子的上低音号是以清漆涂装。清漆比底下的金属柔软，比较容易传导底下金属的震动，据说能让音色变得更通透、动听、有力量，而且价格也比真正镀金的乐器便宜许多。

「……咦？」

久美子在走廊上前进，发现有个女生直挺挺地站在教室门口。长发扎成一束马尾的少女有着颇为强势的五官，视线锁定三班的教室，足见她是有事才会出现在这里。不过话又说回来，以前没见过她，所以应该不是管乐社的成员，可能是三班的学生。久美子如此推测，戒慎恐惧地出声喊住对方：「有什么事吗？」

少女吓了一跳，瞥了久美子一眼，有些慌张地发出「啊！」的一声。一瞬间，她的视线落在久美子手里的上低音号。

「你该不会是管乐社的一年级吧？」

「对，我是。」

「这里是低音组的分组练习教室吧？你知道明日香学姐大概什么时候会过来吗？」

「这个嘛……」

突然冒出学姐的名字，久美子一时答不上来。明日香的性格相当难以捉摸，会不会留下来自主练习，全看她的心情而定，今天又是什么情况呢？久美子还没理出个头绪来，背后传来慌不择路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夏纪正往这边直冲过来，活像有鬼在后面追她。平常总是一脸云淡风轻，难得见她出现这么仓皇的态度。

「等一下，希美！你不要自作主张。」

名叫希美的少女短促地喊了一声：「糟糕！」大概是拼了命跑来，夏纪气喘吁吁，肩膀剧烈地上下抖动。

「我不是说过，在我叫你之前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吗？万一被其他社员看到怎么办？」

「可是……」

「没有可是！你也要体谅一下我夹在中间的心情。」

被夏纪凶神恶煞般地瞪了一眼，希美举白旗投降，万般无奈地点头。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啦！我会在七班打发时间，等你来叫我。」

「知道就好。」

大概很满意对方的反应，夏纪得意洋洋地哼了一声。希美凑近久美子的脸庞，以恶作剧的表情对她说：「这个学姐很可怕吧！」该同意她的说法，还是不同意好呢？希美发出哈哈的愉悦笑声，仿佛是要调侃久美子模棱两可的表情。夏纪没好气地瞥了希美一眼。

「你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没有。」

希美轻拍久美子的肩膀，背起放在走廊上的书包。书包角落绣著名牌商标，口袋露出色彩鲜艳的月票夹。

「别轻举妄动，否则伤脑筋的是你自己。」夏纪警告。

「知道啦！」希美耸肩回答，马尾顺着她的动作左摇右晃。

「夏纪，」希美转过身来，浓密睫毛底下的乌黑眼眸捕捉到夏纪的身影。久美子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那种充满坚强意志的眼神。她用力握紧书包的提手，唇畔勾起似笑非笑的弧形，参差不齐的刘海在脸颊上筛落阴影。「谢谢你。」

夏纪的声带发出不自然的「咕」一声，毫无防备的咽喉上下微微震动，瞬间露出仿佛在忍耐什么的表情，眉头深锁。沉默似乎让时间浓缩成好几倍，久美子感到呼吸困难。为了掩饰不知所措的反应，久美子张开双手又握紧。

「不用跟我客气啦！」

硬挤出来的声音几近呻吟。夏纪的视线望向希美，但久美子却觉得夏纪似乎正看着什么不存在于此处的东西。

希美愣了一下，眼神变得柔和。

「我等你的好消息。」希美说道，终于转身离去了。

久美子提着上低音号，观察呆站在眼前不动的学姐下一步要怎么做。夏纪始终一声不吭，意识到久美子的视线，回过神来似地扬起脸。

「不好意思，久美子，刚才的事可以请你暂时帮我保密吗？我有我的打算。」

近似威胁的语气令久美子点头如捣蒜。或许自己的反应令夏纪放下心中大石，后者脸上总算又浮现出平常略带戏谑的笑容。

「久美子，快点来练习了！」

绿辉双手环抱着低音大提琴，正往这边走来。夏纪丢下礼貌挥手的久美子，走进分组练习的教室。绿辉侧着头，不可思议地目送她的背影离去。

「你和夏纪学姐在聊些什么？」

久美子摇头回答绿辉的疑问。

「没什么。」

夏纪这天的样子果然很不对劲，虽然假装看着乐谱，但明显是在窥探明日香的脸色。或许是受够坐立不安的学妹一直用游移不定的视线盯着自己看，明日香受不了地问她：「夏纪，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

她的声音让夏纪不自然地挺直了背脊。

「啊，呃，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隔着镜片可以清楚看见明日香眯起眼，她的眼神好可怕，仿佛看穿了一切。久美子咽了咽口水，静观两个人要如何交手。梨子和卓也忧心忡忡地观察同学想做什么。夏纪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才深深叹息。

「其实我有件事想跟学姐商量。」

明日香双手交叉，环抱于胸前，讶异地看着夏纪。

「商量？是要征询我个人的意见？还是要征询我身为副社长的意见？」

「两边都是。……你愿意听我说吗？」

「嗯，如果只是听听倒也无妨。」

确定明日香答应后，夏纪推开教室的门，众人全都莫名其妙看着自顾自走出教室的夏纪。

过了几分钟，只见她带着有所觉悟的表情回到教室，手里牵着另一个少女。

「……希美？」

梨子大吃一惊地推开椅子站起来。或许是动作太大，椅子砰一声倒在地上。一旁的卓也大惊失色。希美迅速瞥了久美子一眼，耸耸肩。绿辉与叶月面面相觑，显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另一方面，明日香没有一丝惊讶的表情，推了推眼镜，静静开口。

「希美，你来做什么？」

她的嗓音充满牵制对方的无言压力。希美默默走到明日香面前，突然深深一鞠躬。卓也和梨子都看呆了。

「我想回社团！」

她的请求让明日香露出不愉快的表情。

「什么？」

明日香的眼神异常冷漠，让久美子一心只想立刻逃离现场。明日香看也不看眼前的希美一眼，对夏纪投以责备的眼神。

「这该不会就是你要跟我商量的事？」

明日香的语气十分冷静，没有一丝多余情绪，只是淡如清风地确认作业。仿佛被她的气势压制住，夏纪往后退一步，但依旧不屈不挠地承认。

「请学姐让希美回社团。」

这时，原本低头请求的希美慢慢抬起头来，笔直望进明日香的双眸，一股作气地说：「我不敢奢求马上回到 A 部门参加比赛，我只是想象 B 部门的成员一样参加社团活动。我想成为 A 部门的后盾，帮助社团在今年实现进军全国的梦想。所以，请让我回社团，求求你！」

「学姐，拜托你了！」

夏纪也陪希美低头恳求。至少听在久美子耳中，希美的请求合情合理。如果她要求以 A 部门身份参加比赛则另当别论，但希美很清楚自己的立场。以高中的社团活动来说，辞退过一次的社员重回社团并不稀奇。

明日香面无表情地放话，打断了久美子的思绪。

「不可能。」

希美和夏纪的表情全都困惑地凝结在脸上，但明日香依旧不为所动地说：「至少在 A 部门的比赛结束以前，我不会答应你重回社团。假使就算这样，你还想回社团的话，可以去找泷老师，求他答应让你回来……」

「我想得到明日香学姐的同意！」希美大声嚷嚷，打断明日香的建议。

「既然如此，全国大赛结束以前，希望你死了这条心。」明日香冷静地说，「等全国大赛结束以后，你想回来就回来。」后面那句话让希美在眉间打了个死结。教室一片死寂。窗外的天空仿佛打翻了蓝色颜料，所剩无几的夕阳余晖惨不忍睹地紧抓住天空不放，隐约浮现的月色十分苍白，轮廓不太好看。

「……一年级先回去。让我们讨论一下。」

意外的是，居然是卓也率先打破沉默。他的音量还是很小，却含有没得商量的强制力。叶月不服气地挑眉。

「这是在排挤一年级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们不需要知道这件事。」

「可是……」

叶月还想继续讨价还价，绿辉拍拍她的肩膀阻止她。绿辉脸上挂着天真无邪的微笑，开导叶月：「叶月，今天要不要三个人一起回家？小绿最近都没跟大家一起回家，觉得好孤单。久美子也想回家吧？」

绿辉对久美子使了个眼色，久美子忙不迭点头附议。叶月依旧不开心地气鼓了脸，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绿辉的提议。

叶月走在回家路上，明显变得无精打采。久美子啜饮从自动贩卖机买的纸杯装红茶牛奶，偷偷瞅着她的侧脸。

「我记得刚进社团时也发生过同样的事。」

绿辉眯着眼，打开记忆的抽屉。经她这么一说，久美子也搜寻过去的记忆。印象中，那是刚加入社团的春天，当她们问起二年级人数怎么那么少时，卓也突然变得很不高兴。充斥在夏纪和卓也间一触即发的气氛，就算想忘也无法轻易忘记。

「希美学姐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退出社团？」

「她和夏纪学姐的交情好像还不错，想必是跟去年二年级一口气大量退出社团有关系吧？」

不知是否听见久美子的推测，叶月不满地嘀咕。

「我最讨厌被排挤的感觉了。人家也是社团一员，也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想应该还没到被排挤的地步吧！」

久美子的劝解依旧无法化解叶月的怒气。进入闹别扭模式的叶月非常麻烦。绿辉偷偷瞥过来一眼，脸上挂着伤脑筋的苦笑，成熟的表情害久美子有些脸红心跳。绿辉平常的行为举止非常天真烂漫，但绝不是自我中心的女孩，反而极度善于揣测别人的心情，总是以自己喜欢才去做的态度，不着痕迹地为别人着想。

「啊！小绿想到一个好主意！」

冷不防，绿辉拍了一下手，掌声在没有其他人的马路上听来格外响亮。整齐排列在路边的电线杆正百无聊赖地俯视着她们。

「盂兰盆节的第一天要不要去太阳公园游泳？」

「怎么突然想要去游泳池？」

叶月看起来不是很起劲，没好气地回答。绿辉依旧笑咪咪用力揣着久美子的袖子。

「久美子也想去游泳吧？」

「啊，嗯。」

倒也没有特别想去或不想去的，总之先配合她的说词点头再说。确定久美子答应后，绿辉兴高采烈地展颜而笑。

「对吧！而且去游泳池还能看到许多穿泳装的可爱女生不是吗？」

绿辉双手握拳，激动地说。热切的模样令叶月看得目瞪口呆。

「你的想法真的很像大叔耶！」

「才没有这回事！就算是女生，也喜欢可爱的女生啊！叶月也该换上泳装，好好歌颂夏天！Let'sPool！」

或许是被大声疾呼的绿辉说服，叶月投降似地举起双手。

「好啦好啦，我去就是了。」

「太好了！就这么说定喽！」

绿辉一把抱紧叶月的后背。叶月虽然嘴里念着「说定了、说定了」随便敷衍，但也没有推开她。

「对了，机会难得，多约一点人去吧！」

「还要约谁？」

绿辉依旧抱紧叶月思索着。

「嗯，这个嘛……有了！约高坂同学如何？她的胸部很大！」

这么不害臊的台词，久美子不由得露出苦笑。要是由绿辉以外的人说出口，肯定会成为问题发言。

「丽奈好像不太喜欢团体活动，不过还是约约看好了。」

「真的吗？久美子约的话，她一定会来的。」

绿辉用力握紧久美子的手。她的体温透过皮肤渗透到久美子手中。绿辉的手真的好小，有如精雕细琢的洋娃娃。

久美子空下另一只手，叠在绿辉手上，包住她的手。在掌心扩散开来的热度，比夏天还要炽热。

「怎么啦？」

绿辉侧着头，貌似觉得久美子的反应很不可思议。久美子静静地摇头，轻轻放开她的手。夜风钻进肌肤与肌肤之间的空隙，感觉好舒服。

「只是觉得小绿好温暖。」

「意思是说我的体温跟小孩子一样吗？经常有人这么说，到底是为什么呢？」

绿辉一脸费解地在月光下摊开手掌说。

叶月取笑她：「因为小绿还是小朋友嘛！」

「欸，好过分。小绿明明已经长很大了。」

「但身高看起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内在已经是大人了！而且个子接下来也会再长高！」

「……呃，有点困难吧！」

「久美子好过分！」

吵吵闹闹地扯着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时，叶月的心情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久美子不动声色瞥了绿辉一眼，只见她从叶月看不见的角度比出胜利手势，洋洋得意的笑容，简直像是等待主人赞美的忠狗，久美子忍不住哈哈大笑。

「为什么突然笑成那样？」

叶月吓了一跳，看着久美子。久美子一面对绿辉使了个眼色，一面摇头。

「没事，什么也没有。只是觉得小绿好厉害啊！」

「什么意思？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绿辉在大惑不解的叶月背后，发出乐不可支的笑声。

第二天早上，霏还是第一个来练习。双簧管的音色回荡在清晨的音乐教室。久美子边忍住哈欠，指尖边在乐谱上滑动，透明的文件夹滑溜溜地紧贴着指腹。

霏先从长音开始练习，一直进行基础练习到八点。尤其她对连音的执着完全异于常人，一再反复吹奏分配给她的基础练习曲中，速度比较快的过渡性音节。指法之正确，让看的人无不瞠目结舌。亲眼看到她的指尖没有一丝错误的动作，感觉仿佛在欣赏什么机械化作业。在完成基础练习前，霏绝不会碰指定曲或自选曲。久美子擅自想象，她大概很喜欢基础练习吧！

「早！」

抱着小号的优子紧接在霏、丽奈、久美子之后到达教室。她粗鲁地推开门，一看到丽奈和久美子的脸，就发出「唔！」的一声，摆出防备架势。久美子自己或许也是同样表情。

「优子学姐，早安。」丽奈若无其事地向优子问好。

久美子连忙学她打招呼。「早安。」不知道为什么，就连霏也打了声同样的招呼。

「哦，一年级二人组已经来啦！」

优子不知所措地搔搔头，坐到丽奈隔壁的指定位子上。两人紧挨着坐在还没几个人到的空空荡荡教室里，画面着实有些可笑。

「优子，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耳边不期然传来这句话，久美子惊讶地望向声音来处。只见霏放开簧片，一脸状况外地侧着头问道。

「什么意思？」

优子也不明白她何出此言，一脸诧异地皱着眉头。

「我是指你和这两个人的关系。」

太直接的问话，就连丽奈也愣住了。丽奈眯起杏仁形状的大眼睛，微微勾起嘴角，以意在言外的眼神望向身旁的优子。

「是这样的吗？学姐。」

「天晓得呢？学妹。」

丽奈咯咯咯地笑了。优子也哈哈地笑了。久美子感觉背后掠过一股冷冰冰的寒气，担心自己卷入腥风血雨的心理战。她望向导致事情变成这样的罪魁祸首，居然已经对自己造成的局面失去兴趣，面无表情翻着乐谱。再我行我素也该有个限度。

「霏对社团内的人际关系真是一点概念也没有耶！」优子目瞪口呆地说。

霏面无表情地耸耸肩。「……因为，跟我又没关系。」

「不过这也是你的优点……对了，我想起一件事。」

优子回过神似地站了起来，她突如其来的行动令丽奈与久美子面面相觑。

「你们给我好好练习。」

优子钉了她们一句，走到霏身边，手轻轻搭在她肩上，脸凑近霏耳边。距离实在太靠近了，令久美子有些脸红心跳。优子轻启朱唇，吐出以下的话。

「昨天，希美好像说她想回社团。」

那一瞬间，霏原本快要闭起来的眼皮整个向上拉提，倒抽一口气的声音轻轻撼动着久美子的耳膜。霏大惊失色地张口欲言，终究一句话也没说出口。拿着双簧管的纤细手指微微颤抖，仿佛要拒绝一切地缓缓垂下眼帘。

「……是嘛！」

久美子第一次看到她面无表情以外的表情。

第二天，社团活动结束后，希美又来到低音组教室。不知道要讨论什么严肃的话题，一年级再次被赶出低音组的分组练习教室。久美子等人无可奈何，只好留在音乐教室练习。

「真是够了！现在到底是怎样啦！偷偷摸摸的也太狡猾了吧！」

本来就没什么耐性的叶月相当不满，从刚才就边用布擦拭低音号，边大声抱怨。

「被赶出来啦？低音组也真不容易呢！」

除了久美子等人，还有几个人留在音乐教室。B部门吹萨克斯风的学姐安慰性地摸了摸叶月的头。社长小笠原站在离她们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撑着下巴，仰天长叹。

「唉，大家果然都只依赖明日香，反正我是个派不上用场的社长，总被当成空气。」

她的叹息既深又长，仿佛全世界的空气都被她吐出来了。该理她吗？久美子脑海中闪过各种想法，缩着身体。话说回来，光是坐在小笠原旁边，运气就已经够差了。上低音萨克斯风有很多指法与低音号或低音大提琴相同，因此经常要和低音组一起练习。刚才还在合奏自选曲的一部分，为了做出指示，小笠原才坐到久美子附近。

「关于希美学姐，社长知道些什么吗？」

久美子提心吊胆地问她，于是她又叹了一口气。

「什么也不知道，明日香打算自己处理吧！而且希美总是等到社团活动结束后才来，所以也不好叫她不要来。但是，就算叫她不要来，她也听不进去。」

「仔细想想，希美学姐并不是低音组的人，怎么会跑来低音组征求同意呢？通常是跟与自己同组的人沟通吧？」

「当然是因为明日香在低音组啊！」

「两件事有什么关系？」

「还不是因为去年发生了很多事。」

小笠原言尽于此，噤口不言，看样子不打算告诉她们很多事是什么事，久美子也没有继续追究的勇气，所以也闭上嘴巴。

「再这样下去，比赛不要紧吗？」

小笠原的视线瞬间瞥向双簧管的空位，久美子也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换作平常，那是霁的座位，因为乐谱带回家了，谱架上空无一物。久美子脑中闪过霁一大早就开始练习的模样，她肯定很喜欢管乐社，否则不会那么早就来练习。

久美子深深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重新面向小笠原。社长似乎有些惊慌，不假思索地与久美子拉开一段距离。

「霁学姐和希美学姐是什么关系？」

「嗯……这个嘛……我也不太会形容。」

小笠原说，微微皱眉。她并不是在打马虎眼，而是真的没办法说明。「原谅我这个没用的社长，反正我这种人……」

她又开始陷入负面思考的泥淖。小笠原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只有明日香才拉得回来。她那没完没了的叨念，久美子全都左耳进右耳出，她也想安慰小笠原：「别这么说，不要放在心上。」但小笠原大概听不进去。

「这么说来……」

小笠原本来正诵经般地描述自己的没用，突然抬起头来。

「怎么啦？」久美子问道。

小笠原摩挲着下巴回答：「没什么，我只是想起希美和霁两人好像是同一所国中毕业的。」

「同一所国中？」

「嗯。不过，同一所国中毕业的倒也不是只有那两个人。」

小笠原的手指轻抚着挂在脖子上的上低音萨克斯风说。打磨得亮晶晶的金色萨克斯风是小笠原自己买的乐器。

「我记得优子和夏纪好像也是南中毕业的？不过，目前还留在管乐社的南中毕业生也没几个就是了。」

「为什么只剩没几个呢？」

久美子老实地向眼前的学姐抛出再自然不过的疑问。小笠原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啊，嗯，这个嘛……」

是有多不想说啊，只见小笠原眉头深锁地沉思了好一会儿，终于慢条斯理地开口。表情之严肃，令久美子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咕嘟一声，发现自己的喉咙静静上下震动了一下。小笠原说：「在去年发生的集体退社事件中，大多数退社的现在二年级成员都是南中毕业的人。」

南中是宇治市赫赫有名的管乐社强校。久美子就读的北中与南中是竞争对手，互相争夺通往关西大赛的门票。话虽如此，但双方都不曾打进全国大赛。

南中的顾问以善于编排演奏会呈现方式出名，他的编曲十分有魅力，兼具欢乐与自由。在校外的演奏会上，南中的演出总是大获好评。即使是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只要一听到南中的演奏，马上就会成为其俘虏。

「提到南中，我们二年级那次比赛果然很有冲击性呢！」

秀一掂着在车站前拿到的广告扇子，皱着眉头说。大概是觉得汗如雨下很烦人吧，只见他用披在肩膀上的毛巾擦拭额头。热气笼罩着大白天的校舍，光是来到走廊上，汗水就用喷的冒出毛孔，与冷气开得很强的音乐教室简直是天壤之别。久美子将水壶里的茶倒进杯子，浅浅含入一口水分，滑过喉咙的沁凉对此刻的她来说，无异是一道甘泉。

「印象里，南中那年在府大赛上是拿到银奖对吧？」

「没错、没错。南中只拿到银奖真是太令人跌破眼镜，至少也该拿个无用金奖，否则就算要安慰也无从安慰起。」

秀一微眯起双眼回忆。他口中的无用金奖是管乐社员经常挂在嘴边的暗语。参加比赛的团体会得到金、银、铜三种评价，只不过，就算拿到金奖也不见得能进入下一轮比赛，所有得到金奖的学校中，只有少数雀屏中选的学校才能继续晋级。因此，若只拿到金奖，却未能得到参加下一轮比赛的资格，就称为无用金奖。

久美子想起前几天小笠原告诉她的事。

「希美学姐据说是南中毕业的。」

「希美学姐，是这阵子成为话题人物的人吗？我听说她想回社团，直接找上田中学姐谈判。」

「嗯，就是她。」

「是噢！」

秀一意味深长地哼了一声，又开始摇起扇子来。温热的风搅动了空气，抚上久美子的脸颊。

「好奇怪啊！」秀一匪夷所思地歪着脖子。「你不觉得她对田中学姐有一股异于常人的执着吗？如果想回社团，通常是去找顾问或社长商量才对吧？」

「对呀！可是其他的学长姐好像也都对目前的状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那两个人肯定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足以让其他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大事。」

「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才糟。」

脑浆发出空转声，想再多也没用，若没有帮助判断的线索，只是浪费时间。久美子无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脖子，掌心感受到的热度令她吓了一跳，杯水车薪地在体温比其他部位高的地方贴上附着水滴的水壶，瞬间有股透心凉的触感掠过皮肤，随即又变得热呼呼。久美子长叹一声。

「可是啊……二年级退社的事在社团好像是禁忌话题，很少听学长姐提起去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就是说啊！」

久美子附和的同时，小笠原从音乐教室探出头来。

「休息时间结束喽！大家快点回教室，要开始合奏了。」

「好—」走廊上传来此起彼落的应声。久美子也同样应声，慢慢伸了个懒腰。肌肉绷紧，某个地方的关节发出啪叽一声。

秀一默不作声地低头看她，鼓起勇气问：「你明天打算和谁去看烟火？」

「嗯？和丽奈一起。」

久美子的回答让秀一时像颗泄了气的皮球，拨乱自己的头发，傻眼地说：「又要和高坂一起去啊！」

「要不然你也一起来啊！」

冷不防从背后传来的声音让秀一大吃一惊回头看，只见丽奈正以云淡风轻的表情洗吹嘴，嘴角微微扬起，充满挑衅的意味。

「如果你想一起去的话，大可以跟来啊！」

饱含揶揄的语气让秀一的脸逐渐胀红。

「我才不想去呢！」

秀一丢下这句话，加快脚步走向音乐教室。久美子凝视着他的背影，又看了丽奈一眼。只见丽奈正以赢家的表情目送他的背影离去，察觉到久美子的视线，楚楚动人地嫣然一笑。她藏在笑容背后的刻薄，令久美子不自觉打了个哆嗦。

「我最看不惯没骨气的男人了。」

「什么？嗯，说的也是。」

不是很懂她这句话的意思，久美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附和再说。「真敷衍啊！」丽奈一脸拿她没辄地耸耸肩。

「人家还是很想知道。」

合奏练习结束后，叶月抱着巨大的低音号嘟囔。低音组的学长姐还是老样子，聚集在分组练习教室。时钟的短针已经指过八点，夜色盈满阴暗的走廊。久美子看了一下大家都还没走的音乐教室，放开吹嘴。绿辉把弓收进乐器盒，转过脸来说：「再怎么说明，不让我们进三班的教室也不太对吧？」

「就是说呀，问题就出在这里。」

叶月抱着胳膊开始叨念，绿辉则是满脸笑意地说：「啊，要不这样，我们去偷听不就好了吗？因为学姐只要求我们不准进去。」

「哦！真是个好主意！」

叶月听得眼睛都亮了。绿辉小心翼翼地把弓放在椅子上，蹦蹦跳跳跑过来。实际摸摸她小巧可人的手指，不难发现皮肤意外厚实，大概是因为反复拨弦、导致一再长茧吧！「多磨破个几次，就不会再长茧了。」绿辉总是没心没肺地笑着说。但是每次看到她的手指，久美子的心脏都会揪一下，认为她的努力一定要有回报才公平。

「久美子要一起去吗？」

受到绿辉的引诱，久美子轻手轻脚地把乐器立在地上。今天自主练习的目标已经达成，就当是散散心，陪她们一起去也无妨。叶月已经迫不及待了，神情活像是等待主人带自己去散步的小狗。

「嗯，我也要去。」

久美子一行人屏住呼吸，耳朵贴在三班教室墙上，几乎是用爬的在走廊上前进，所以从教室那头的窗户应该看不到久美子三人。她们竖起耳朵，听见学长姐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声。

「学姐，为什么不让我回社团？」

「希美，你有完没完啊！我说得很清楚了，就算你这样每天过来死缠烂打，我也不会答应的，我还想练习呢！」

「可是，我若不苦苦哀求，就得不到学姐的同意。更何况，就算我在这里，学姐还不是当我不存在，继续练习。」

「我的意思是说，你来这里也只是浪费时间。话说回来，夏纪，你到底存的什么心？为什么要带这家伙回来？」

「那个，明日香学姐，夏纪只是想帮助朋友……」

「梨子……这件事不用你说，明日香学姐也很清楚。」

「后藤还是老样子，总是站在田中学姐那边呢！难得女朋友说了一句这么好的话。你迟早有一天会被逼问『我和学姐谁比较重要？』」

「中川你闭嘴，梨子才不会说这种话。」

「唉，好的、好的，你就继续沉醉在美梦里吧！」

「学姐！我是真的想助大家一臂之力，想再一次参加社团活动，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你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都没错。之所以不希望你回来纯粹是我个人的私心。若你想回社团，根本不用来问我，直接去找顾问……」

「如果得不到学姐的首肯就没有意义了。」

高八度的嗓音让窗户为之震动。固执己见的各种声音猝不及防地戛然而止，现场只剩下沉默。久美子等人不禁面面相觑，耳朵贴在墙上，隐约传来希美吸气的声音。

「明日香学姐是特别的。」

从声带挤出来的声音，充满了货真价实的热切。明日香学姐是特别的。想起夏纪再三强调的话，久美子悄悄垂下眼睑，手放在走廊上，发现地板意外冰冷。走廊的角落满是灰尘，却没有人注意到灰尘的存在，叶月也好，绿辉也罢，谁也没发现，只有久美子注意到。那一瞬间，久美子好想拿张面纸拭去灰尘，但终究没有采取行动，因为觉得没必要特地弄脏自己的手。黏在走廊上的灰尘肯定会继续留在那里，大家肯定会继续视而不见。

明日香叹了一口气。

「你要不要自己想一想，为什么我不同意你回来。」

「咦？」

耳边传来希美困惑的声音。喀啦，拉动椅子的声音。大概是明日香站起来了。

「我不赞成希美回社团，是因为对社团没有好处。」

「什么意思？」

发问的人是夏纪，然而，明日香并未回答她的问题。隔着窗户可以听见她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亮。喀嚓，头上传来解锁的声音，久美子等人一起抬起头，窗户一寸一寸打开，紧张令久美子下意识咽了一口口水。隔开两边的玻璃消失了，抬头一看，明日香脸上挂着与平常无异的笑容，正由上往下看着她们，完全判读不出她的情绪。「欸！」叶月惊声尖叫。

「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可以吗？」

与眼镜后的双眸对上眼，久美子一行人乖乖点头。绿辉扫兴地嘟嘴，嘟嘟囔囔地说：「作战失败。」久美子噤若寒蝉地点点头。

「咦，这不是久美子吗？」

回家路上，经过平等院通时，突然有人喊她的名字。久美子转过身去，只见身穿立华高中制服的梓正朝她跑来。

佐佐木梓和久美子曾经是同一所高中的管乐社战友，梓负责吹奏长号，后来考上实力坚强的立华高中，至今仍神采奕奕地享受着管乐社团活动。

「刚练习完回家？」

「对呀！行进乐队的比赛开始练习了，累死人了。」

「这么说来，立华还要参加行进比赛呢，真辛苦啊！」

行进乐队简单地，就是边走边演奏乐器，有时还要和舞者或旗手一起前进的乐队。特征在于不只听觉，同时也是视觉的飨宴。立华高中每年都在行进乐队比赛取得优秀成绩。

「北宇治打进关西大赛了，老实说，我有点吓到。」

梓背着书包，不当一回事地说。裙子底下的白袜大概是学校规定的袜子。

「我们自己也吓了一跳，做梦也没想过真的能晋级。」

「说是这么说，但你其实很有自信吧？」

「……是有那么一点。」

「果然！」

梓「咯咯咯」地发出愉悦笑声，轻拍久美子的背。梓的力气很大，明知她已经手下留情，还是很痛。

「可是，全国大赛真的很难打进去，我们学校上一次打进全国大赛也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因为三强实在太强了。」

「明工、大阪东照、还有秀大附中对吧？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以这三所学校的实力，就算要在全大赛拿到金奖也只是探囊取物。有这三所学校在，其他学校根本毫无胜算。」

老实说，明静工业高中、大阪东照高中、秀塔大学附属高中这三所学校的演奏根本是另一个次元的水准。若大家都跟平常一样参加比赛，想也知道一定是这三所学校会晋级全国大赛。

「不过，明工今年换了顾问，要说有机会的话，这可是唯一的机会了。」梓边伸懒腰边说。绿辉也说过同样的话。

「可是，明工真的会因此而变弱吗？」

久美子脚下踢着石板路，难以掩饰内心的不安。梓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这我就知道了。可是，如果不这么想，谁撑得下去啊！」

「说的也是。」

「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祈祷明工变弱了！就只有这样而已！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能不能在关西大赛拿下金奖还很难说。」

她的话让久美子不禁停下脚步，下意识凝视着朋友近在眼前的脸。

「怎么了？这种没自信的话，一点都不像梓会说的话。你不是说过，要一起进军全国吗？」

「呃，我是说过这种话没错。可是走到这一步，实在无法不面对现实。」

「现实？」

「没错。」

嘴里异样苦涩。让人感到不愉快的字眼在舌尖上滚动，久美子偷偷看了身旁的梓一眼。她充满坚强意志的双眸，如今正盈满不安，无助地飘来飘去。

「想获胜的心情还是跟以前一样，问题是所有人都这么想，比赛可不是光靠意志力就能获胜这么简单。」

随着令人呼吸困难的氣息脱口而出的这句话，久美子听了也只有点头的份。

「今天因为有宇治川烟火晚会，会提早结束练习。」

第二天合奏时，泷的话让大家全都一脸不可置信，久美子也感到非常意外。能早点结束练习固然开心，但她实在不觉得泷是会考虑到这种事的人，该不会是有什么企图吧。泷对众人的反应露出真心换绝情的苦笑，原就给人柔和和印象的眼神变得更温和了。

「烟火晚会当天的电车会客满，还会进行交通管制，要是照平常的时间结束练习，我就没办法开车回家了。」

每年八月，宇治桥周边都会举行宇治川烟火晚会，可说是宇治的夏日风情画，也是众人翘首以盼的活动。当天会摆出鳞次栉比的摊贩，前往会场的民众多到令人咋舌。久美子从小学时期就经常跟朋友一起去。其实从她住的大楼就能看到烟火了，但是为了享受庙会般的气氛，每年还是会特地去会场走一趟。

「但我可不会因为缩短练习时间就手下留情，各位请务必跟上我的脚步。」

泷撂下狠话，脸上挂着爽朗到不像话的笑容。只看外表的话，他真的非常温柔。久美子中气十足地应声。

泷如先前所言在六点结束练习。唯有今天，就连留下来练习也不行。久美子把乐谱塞进书包，与平常一样拿起乐器，正要將潤滑油收回包包，才发现它不在谱架上。

「咦，是练习时不小心放在哪里吗？」

「久美子今天去过别的地方练习吗？今天没有分组练习，所以应该不是掉在三班的教室。」

明日香边回想边擦拭自己的上低音号，美丽的铜管乐器躺在她怀中。久美子回想今天早上做过什么事，暗自诅咒自己的粗心大意。

「啊！我想起来了，大概是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在楼上练习时掉的。」

「你怎么又在那种地方练习？」

「因为 C 小节之后吹得不是很好，想躲起来练习一下。」

「嗯哼。」明日香不感兴趣地用指尖拨开自己的头发。「算了，久美子今天也要去看烟火吧？不快点去拿回来，高坂同学会等得不耐烦喔！」

「啊，有道理。我去去就回。」

久美子丢下这句话，匆忙离开音乐教室。或许是各自都约好去玩吧，社员的动作很快，绝大部分的学生正鱼贯下楼，只有久美子与大家反方向地往楼上冲。裙子随风翻飞，反正没有其他人，所以久美子也不甚在意。

正要踏上通往四楼的台阶时，有个人影映入眼帘，久美子不由得停下脚步，她的手指还搭在木制的楼梯扶手上，下意识屏住气息。突然停下脚步的室内鞋因为惯性作用与地板摩擦出尖锐的声响，耳边传来学生们在放学后喧闹的笑声，唯独这里安静得不像话，就连自己的呼吸都是噪音。

「……霏学姐？」

久美子提心吊胆地开口。眼前的人抱着膝盖坐在楼梯上，样子显然不太对劲，自刘海缝隙间筛落的阴影，在她眼角烙下忧郁的痕迹。或许是听见久美子的呼唤，只见她细瘦的手臂颤抖了一下，缓缓扬起柔软的睫毛，依旧面无表情望向久美子。她眼里的神色与夜晚的海洋无异，讳莫如深，什么也看不见，平静的水面倒映出久美子的脸庞。

「学姐，你没事吧？」

下意识压低声音，深怕破坏眼前的寂静。霏微微眯起双眼，用手帕掩住自己的嘴角。水蓝色手帕有如色彩斑斓的天空，边缘还绣着猫咪的图案。

「……不舒服。」

霏低眉敛眼地说，水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久美子吓坏了，霏的脸色实在太糟糕，她怎么也不觉得霏苍白的肌肤底下流着红色血液。久美子甚至有点害怕，霏不会就这样死掉吧！

「学姐，你怎么了？要不要去保健室？不晓得暑假有没有开就是了……」

久美子心急如焚地小声询问，霏伸手阻止她再说下去。

「不用，没关系。」

简短的回答透露出拒绝的音色。「可是……」久美子下意识反驳。

「学姐脸色好差，是不是生病了？」

「不是，你别放在心上。」

霏不住摇头。既然学姐死都不肯接受她的提议，久美子也拿她没办法。霏用手帕掩住嘴角，紧紧地闭上双眼，豆大的汗珠源源不绝从额头滴下。她一定生病了。久美子正打算不顾一切地拖学姐去保健室时，走廊尽头传来柔美的音色，她反射性地抬起头来。那旋律是自选曲最开始的长笛独奏。久美子听过这种璀璨生辉又不失暖意的音色。

「……是南中的长笛。」

久美子无心的一句话让霏停止呼吸。久美子无暇顾及她的反应，过去的记忆流入意识里。

没错，长笛是南中顾问最擅长指导的乐器。不管是在比赛，还是在演奏会上，久美子听过无数次南中的长笛，清澈的音色既欢快又优美。如今这里正响起完美重现的长笛音色。

音色与北宇治的长笛独奏者演奏的音乐截然不同。以技术性来说，其实是北宇治更胜一筹。应该不是三年级的学姐，会是谁呢？久美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演奏的人拉走。

「好想吐。」

耳边传来突如其来的呢喃，久美子回过神来，望向说出这句话的人，霏抓住楼梯扶手，正打算站起来。感觉她的脸色比刚才更糟。

「学姐，你没事吧？请不要勉强……」

「我讨厌这个声音，我不想听。」

霏咬牙切齿地说，踩着慢吞吞的脚步下楼，细瘦的双腿摇摇晃晃，几乎快要失去平衡，她简直像是在逃命。从脚底延伸出来的阴影，紧紧跟在她身后，须臾不离。蹒跚的脚步声回荡在狭窄的楼梯间。

「不要紧吧？」

久美子目送她的背影离去，直到再也看不见为止。霏今天真的很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想到这里，久美子突然想起自己原本的目的。对了，自己是来找润滑油的。

久美子鼓起勇气冲上楼。整段路，长笛的演奏不绝于耳，已经吹到〈东海岸风情画〉的第三乐章。为了不要打扰到对方练习，久美子蹑手蹑脚走近发出笛声的源头。

「啊，是吹上低音号的学妹。」

长笛的旋律戛然而止。久美子定睛一看，希美正惊讶地指着自已，放在折叠式谱架上的大概是自选曲的乐谱影

本。或许是察觉到久美子的视线，希美欲盖弥彰地说：「啊……我只是吹吹而已。」

「学姐是从哪里得到乐谱的呢？」

久美子的问题令她露出心虚的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希美才回答：「夏纪给我的。啊，这件事要帮我保密喔！我并不是为了上场比赛才练习，只是想吹吹看而已。」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啊！对了，今天怎么这么早，不用合奏吗？」

「因为有烟火晚会，今天的合奏提早结束。」

「欸！明日香学姐已经回去了吗？那我岂不是白等了！」

希美大失所望垮下肩膀。明日香大概还在音乐教室，但总觉得事情会变得很复杂，所以久美子决定保持沉默。

「话说回来，学姐吹得好棒，令我大开眼界。」

「是吗，谢谢。」

或许已经习惯受到称赞了，希美笑着回答。久美子四下张望，在走廊上发现自己遗落的润滑油，看样子是收东西时掉的。她捡起油瓶，松了一口气。

「你是来找东西的呀！」

希美自说自话地猛点头，一副她终于明白久美子何以出现在这里的表情。她手中的银色长笛显然不是学校的公物。从光可鉴人的表面来看，应该是很昂贵的高档货。

「学姐的长笛是自己买的吗？」

「嗯，对呀。南中要自己准备长笛才能参加社团，所以就拜托爸妈买给我了。」

看到她引以为傲的侧脸，久美子忍不住脱口而出：「学姐，你很喜欢长笛呢！」

原本口若悬河的希美，至此突然噤口不言，用力握紧乐谱。水手服领口间的喉头轻微震动一下。久美子狐疑地侧着头问道：「怎么了么？」

希美回过神来看着想久美子，唇畔挤出一抹刻意的笑容说：「喜欢啊，最喜欢了。」

听在久美子耳中，这句话仿佛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离开学校回到家时，已经过了七点。烟火晚会八点开始。为了占位置，她和丽奈约好七点半碰面。

久美子脱下裙子，用衣架挂好，再脱掉制服，直接穿着内衣在客厅走来走去。

「久美子，你给我站住，不要穿成那样在家里走来走去。」

母亲气急败坏地教训她，久美子只是虚应故事地应了一声。母亲被她打败似地叹了一口气。

「你不是要穿浴衣去吗？过来，我帮你穿。」

「好。」

母亲对久美子招手，她顺从地走过去。母亲手中的浴衣是在久美子国三时买的，这几年几乎没长高，应该还穿得下。浅黄色的布料上盛开着水蓝色及白色的小花。久美子套上浴衣，拉紧布料，配合自己的身材调整。母亲的手从后面绕过来，为她系紧腰带，提起下摆将多余的长度折起塞进腰带，再以隐形腰带固定打结。

「穿成这样，饭都不能多吃两口了。」

「小心不要弄脏喔！」

「知道了啦！」

久美子边回答，边别上设计成大朵黄花的发饰，再拨顺刘海就大功告成了。

「如何？」

「很可爱啊！」

母亲回答得太过敷衍，久美子气呼呼地鼓起脸颊。母亲对女儿的不满完全没放在心上，突然想起什么似地一拳击在掌心，客厅里响起「啪！」的一声脆响。

「对了，你姐说她盂兰盆节会回来。」

听到这句话的当下，久美子的好心情顿时荡然无存。原本溢满胸口的兴奋，如今宛如破洞的气球，逐渐萎缩。

「哼，是喔！」

「她在大学似乎也很忙，久久才回来一趟。明年就得找工作了，真令人担心。」

久美子左耳进、右耳出地随口附和母亲的话，母亲大概也没指望女儿会认真听她说话，自顾自地说个不停。久美子在提篮布包放入需要的东西，望向时钟。七点二十分。再不出发就要迟到了。

「我出门喽！」

久美子单方面打断还在自说自话的母亲，母亲有些惊讶，回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路上小心」……久美子四下张望，丽奈还没来。难得的烟火晚会，她决定先在附近打发时间，于是沿着参道前进。

上头刻着兔子图案，与其说可爱，用威风凛凛来形容可能更加贴切。久美子小时候还以为那是龙的变种，但这只兔子可不是普通兔子，而是神的使者，称为「见返兔」，相传可以引领人走上正道。

「抱歉！我迟到了。」

正当久美子心不在焉地在神社四下张望时，背后传来丽奈的声音。回头一看，眼前是一位清丽无双的美少女。深蓝色的浴衣是渐层的布料，雪白的大燕在上头翩翩飞舞，明亮的黄色腰带与蓝白相间的色彩相互辉映。长发盘起，以镶着天然宝石的发簪固定。简直像是从广告走出来的可人儿，久美子不由得羞红了脸。

「好漂亮啊，真是惊为天人。」

久美子笑着说，丽奈下意识避开她的视线。

「才没有这回事。」

丽奈不当一回事地反驳，耳根却染上淡淡的红晕。久美子望向鸟居另一边，马路上已经人满为患。远处传来宣布烟火晚会正式开始的广播，照本宣科地念出赞助商的名称。丽奈抓住久美子的手腕说：「差不多该走了。」

「要去哪里看？」

「塔之岛。」

木屐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喀哒喀哒的脆响。前脚刚踏上朝雾桥，放烟火的声音随即响起。一团闪光升向高空，开出五彩缤纷的花朵，鲜艳的红色与蓝色往四面八方散开，倒映在幽暗的水面上，转瞬烟消雾散，浮光掠影的鳞片轻飘飘坠落。

「好像开始放烟火了。」丽奈说。

「嗯。」久美子点头附和。

禁止停留在朝雾桥上看烟火，久美子和丽奈只好继续前进。塔之岛上林立着几个摊贩。小岛的名字是由盖在岛上的十三重塔而来，塔的高度约十五公尺，是日本最大的古石塔。

「久美子，你想吃什么？」

「嗯……苹果糖。」

「我想吃刨冰，蓝色夏威夷口味。」

「刨冰也不错。」

讨论半天的结果，久美子决定两种都买。雪白的刨冰上淋着草莓糖浆，久美子用蓝色吸管戳下刨冰表层，含在嘴里，入口的甘甜味黏在舌头上，通心凉的触感流经喉咙。

久美子的目光由左而右追逐着印在摊位上的文字，签抽、米玉烤，她东张西望地跟在丽奈身后，后者心无旁骛往前走，即使人山人海，也始终没停下脚步。

「这里可以吗？」

走到人潮终于没那么拥挤的地方，丽奈转过身问。久美子舔了一口刚才买的苹果糖，好甜。

「不要打翻刨冰喔！」

「嗯，我会小心的。」

丽奈用自己的汤匙舀起刨冰，送入口中，咀嚼，然后按住太阳穴。「头好痛。」脱口而出的低吟令久美子不觉莞尔。

「谁叫你要一口气吞下去。」

「太久没吃，都忘记要怎么吃了。」丽奈皱眉抱怨。

好几发烟火在久美子的视线一隅直上云霄，有如野火燎原的金色光芒劈里啪啦勾勒出蜿蜒的曲线，缓缓坠落。

「今天啊，我撞见希美学姐正在吹长笛。」

丽奈的表情波澜不兴。「嗯哼。」不冷不热地应了一声，舀起刨冰送入口中。

「练习结束以后看见的？」

「嗯，没错。明日香学姐为何不让她回社团呢？她吹得那么好，明明一回来就可以马上代表社团参加比赛。」

「正因为如此不是吗？」

丽奈勾起嘴角说道。刨冰濡湿了粉红色唇瓣，闪烁着蛊惑的光泽。

「毕竟才刚发生过我和香织学姐的事，所以不想让吹得太好的学妹加入社团吧？说老实话，现在的确不是替换参赛选手的好时机。」

「可是，希美学姐说她并不打算回到 A 部门。」

「本人是这么说没错，谁晓得其他人会怎么想。我支持明日香学姐的判断，绝不能在比赛前掀起无谓的风波。」

「是这样的吗……」

总觉得不太能接受，久美子怀抱着千丝万缕的情绪，咬下苹果糖。口中响起咬碎果肉的卡滋卡滋声，她用舌尖舔去滴落的果汁，轻声叹息。

「明明喜欢管乐，却不能参加社团，总觉得好矛盾。」

「谁叫她要退出社团。」

丽奈不以为然地冷哼一声。朱唇轻启的瞬间，依稀可见染成蓝色的舌头。

「我认为退社就跟逃避没两样。虽然不知道她是为了逃离讨厌的学姐，还是同学，还是自己，但如果是我，绝对不会逃避，会一直坚持到对方认输为止。不甘心的话，用实力扳倒对方就行了。学姐明明很有实力，却选择退社，大概只是想逃离社团。」

「嗯，真像是丽奈会有的想法。」

「是吗？很普通吧！」

……逃避。

这个字眼在久美子的脑海中来来去去。希美学姐究竟是为了逃离什么呢？她吹奏的优美旋律依旧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

久美子没有丽奈那么坚强，也曾经有好几次想退出社团。逃避有什么不对？不就是社团活动吗？但要是说出这种话，丽奈肯定会气得跳脚吧！丽奈无时无刻都全力以赴，和随波逐流的自己简直是天壤之别。久美子悄悄看了旁边的人一眼。

就连在这么近的距离内，也看不见她皮肤上有任何毛孔。烟火的光线淡淡地照亮她呈现精致轮廓的脸庞。长长的睫毛缓缓上下颤动，滴落的汗水在露出浴衣的锁骨上，勾勒出优雅的曲线。

丽奈察觉到久美子的视线，露出一抹浅笑。总是冷若冰霜的双眸，在久美子面前也带了一丝暖意。对丽奈而言，久美子是特别的；在久美子心中，丽奈也是特别的。这点让久美子觉得非常恐惧，如履薄冰的恐惧。

倒映在水面上的烟火，刹那间消失无踪。过于虚幻的花朵，绽放在夜空中。丽奈发出感慨的叹息。

「好美啊！」

这样说的她才美呢！久美子用力屏住呼吸，硬是压下涌上心头的热切情绪。

现在这个瞬间终将成为过去的事实，令她感到惊慌失措，为了掩饰突如其来的心慌，久美子用吸管吸取几乎已经完全融化的刨冰，人工的草莓香味反而让她更不舒服。

迟早有一天要和这么喜欢的朋友分隔两地，从此不再相见吧！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只是理所当然从好朋友降级成为普通朋友。这就是长大成人必经的过程吗？

久美子心里有数，天底下没有永远的友谊。国中时每天见面的朋友，如今已变得疏远。要是名为「现在」的瞬间能塞进容器里冷冻保存就好了，这样或许就不会这么害怕。

「丽奈，」脱口而出的呼唤微微颤抖，丽奈不解地侧着头。发簪上的天然宝石配合她的动作，发出沙啦沙啦的轻响。

「嗯？什么事？」

丽奈回答的语气太过温柔，久美子终于失去了方寸。融化在耳膜深处的甜美嗓音，让全身的热气都往脸上集中。没什么。就只有三个字，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久美子不知所措地又咬了一口苹果糖，酸酸甜甜的香气弥漫在口腔，感觉什么都没办法思考。粉红色的烟火在头顶上炸开，爆破声轰然作响。与此同时，一句傻到不能再傻的台词掠过久美子的脑海。

Let's Pool。

眼皮内侧闪过绿辉笑得天真烂漫的脸庞。对了，差点忘记要去游泳了。终于想到话题，久美子不自觉松了一口气。或许是表现在脸上，丽奈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我和叶月还有绿辉约好要一起去游泳，丽奈也……」

「我也要。」

不假思索的回答，几乎是立即上钩的反应，反倒让久美子有些跌破眼镜。

「真意外，我还以为你不喜欢这种事。」

「这种事是指？」

「一群人一起出去玩的事。」

「哦，确实是不怎么喜欢。」丽奈耸耸肩说道。

「可是，去年买的泳衣变得好紧，今年再不穿就穿不下了，正愁没机会去游泳池。」

「变得好紧，难不成……」

「够了，别再说下去了。」

丽奈说道，满脸羞涩地捶了久美子的肩膀一记。即使隔着衣服，也能看出她丰满的曲线。久美子忍不住低头看看自己的身材。……嗯，视线非常良好，就连可爱的木屐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上帝也太残酷了，居然让她们生得如此不同。久美子不由得自言自语地嘟囔。

「我很期待久美子的泳装喔！」

完全不知道久美子的心情，丽奈嫣然一笑。这就是美少女的从容吗？久美子心想。

音乐教室播放着他们前几天的演奏录音，大家都专心侧耳倾听音响放出的乐音。泷凝视着总谱，忽而按下停止键，忽而按下播放键，如此周而复始。

「这里，小号开始的地方要再注意一下。可能是担心跑调吧，所以一开始会先小心翼翼地发出声音，再逐渐放大音量，听得出来吗？不要这样，请一开始就大胆地放出声音来。不是音量渐大，而是一开始就吹出气势万钧的声音。」

「是！」

他又让全体社员听了一次同样的地方。久美子觉得要客观地审视自己的音乐有点不好意思。演奏时因为全神贯注，有很多地方没注意到，但是录下来听，就能听出好多缺点。仿佛自己的缺点放大摊开在眼前，总觉得心虚得很。

「这个极强的部分，音量大一点是没问题，但是音色会变得不干净。并不是吹出声音就好了，而是要发出漂亮的声音。」

顾问指的是后半的渐强音节。久美子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用铅笔在乐谱上做记号。

「还有，这里的木管旋律虽然整齐，但是太平淡了，吹奏时请多放一点感情。」

泷从指定曲的第一个音符纠正到自选曲的最后一个音符。他的指导非常精确，边比较作为范本的演奏，边指出他们的演奏必须改进的地方。感觉得出来，泷的要求比夏天第一次合奏时高出许多，社员也都老实地接受他的批评，尽全力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准。从大家全神贯注的眼神不难看出，所有人都贪心地想从他的指导吸收更多东西，态度与刚进社团时截然不同。能进步一点是一点的干劲，乘着带有热度的空气，真真切切传了过来。

进步的大概不只有演奏。一思及此，久美子感觉自己自然而然地挺起胸膛。所有人都卯足了劲，认真地想进军全国。想到这里，情绪几乎难以自己，久美子为了掩饰不断涌上心头的情绪，深深吸入一口夏日空气。

合奏在七点多结束。终于摆脱令人难以呼吸的紧张感，久美子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或许是一直保持同样的姿势，小腿肚的肌肉好痛。转动脖子，骨头发出啪叽啪叽的尖叫声，旁边的明日香看得目瞪口呆。

「明天起是盂兰盆节的两天连假，可以放心大胆地玩，也可以让身体好好休息一下，总之请利用这两天假期转换一下心情，听见了吗？」

「听见了。」

众人精神抖擞地回答，嗓门充满喜悦。虽然只有两天，大家还是很期待放假。

「久美子，今天要一起回家吗？」

久美子婉拒叶月的邀请。

「我想再留下来练习一下。」

「久美子真了不起！」一旁的绿辉笑咪咪地说。绿辉的反应总是这么直接，让人心里感到暖暖的。

「别太勉强喔！」明日香交代，轻拍久美子的肩膀。

「学姐今天不留下来练习吗？」

「今天得早点回家。」

明日香耸肩，绿辉在她背后对久美子挥手。

「久美子再见！」

充满活力的语气，久美子不由得露出苦笑，朝她挥手。明日香也向她道别，听到久美子回答：「辛苦了。」明日香微微一笑。

或许是连假前的缘故，留下来练习的社员只有小猫两、三只。九点过后，几乎所有社员都离开了，音乐教室只剩下久美子和霏。后者还是老样子，面无表情，不厌其烦地练习自选曲。

「学姐在关西以外的地方住过吗？」

久美子对霏提出不期然浮现在脑海中的疑问。后者放开乐器，不解地反问：「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因为我一直很好奇，学姐讲话都没有关西腔。」

霏眨了眨眼睛回答：「我有个表姐住在埼玉，大概是受到她的影响。」

「哦，被传染吗？这倒是，要是一直以标准语交谈，的确会受到影响。」

「嗯。」

霏点头以示同意，又开始练习，雪白的手指在音键上移动。久美子看了她的手指一眼，也转身面向乐谱。两人吹奏的旋律在音乐教室里融合。

走廊上一片漆黑，只剩下音乐教室的灯光照亮了校舍。

「你们两个，还没回家啊！」

久美子被冷不防撞进耳膜的声音吓了一跳，她放开吹嘴，定睛一看，泷正抱着宝特瓶对她们微笑。

「已经到了一定要离开的时间吗？」

久美子慌张地要站起来，泷以手势制止她，静静摇头说：「还没。」

「我只是来看看情况，你们可以继续练习没关系。」

这句话令久美子放下心来。泷微微笑眯了眼，将宝特瓶递给久美子，绿色液体在透明宝特瓶里轻轻摇晃，想必是在楼下的自动贩卖机买的。以给高中女生的饮料来说，绿茶实在是过于成熟的选择。

「这是给你们的慰劳品，不要告诉其他人喔！」

泷伸出食指，抵在嘴唇上说道。就连这么装模作样的动作，由他做起来就很自然，真不可思议。久美子连忙用双手接过宝特瓶，向顾问道谢。

「铠冢同学也有。」

霏受宠若惊地接过宝特瓶，白皙细致的手指在包住宝特瓶的塑胶膜上游移。

「老师一向都留到这么晚吗？」久美子问道。

泷有些尴尬地微微一笑。

「嗯，这是我的工作嘛！」

看到他的微笑，胸口不知怎地为之紧，久美子下意识用力握紧了手中的宝特瓶。

「可是，早上您也总是要陪我们练习不是吗？当社团顾问是不是很辛苦啊？」

听说顾问的工作几乎没有津贴，社团的练习表排得密密麻麻，几乎没有喘息空间，也就表示身为顾问的泷几乎没休假，比谁都早到学校，又比谁都晚离开。明明没有半点好处，泷为何愿意为他们鞠躬尽瘁至此呢？突然涌上心头的疑问，勒住久美子的气管。霏依旧面无表情，一声不吭等泷回答。

泷静静垂下眼帘。

「这份工作确实很辛苦，但也很有成就感，与各位追逐同一个梦想所度过的每一天都很快乐。而且——」他说到这里，眼神微微一暗，语气里透着苦涩。久美子愣了一下，仰望泷的脸。或许是感受到她的视线，泷欲盖弥彰以半开玩笑的语气说：「反正我又没有老婆小孩，除了工作也没别的事可做。」

骗人。直觉告诉久美子。虽然不知道哪一句话才是骗人的。泷是大人，隐藏真心是大人的拿手好戏。然而，从他与平常无异，轻轻带过的台词背后，隐约可以听出笔墨难以形容的强烈矛盾。泷的侧脸倒映在霏盈满漆黑夜色的眼眸。久美子企图开口，终究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旋即闭上嘴巴。找不到出口的情绪在内心深处掀起涟漪，但又不晓得该如何形容，让人感觉十分焦躁。

泷拿出放在讲台附近的节拍器，看了久美子和霏一眼，浮现青筋的修长手指悄悄在总谱上滑动。

「机会难得，来练习一回吧！」泷微笑建议。

久美子只得点头表示同意。见霏衔住簧片，久美子也拿好上低音号。

结束留在学校的练习，回到家时已经过了十点。玄关除了父亲无精打采的皮鞋外，还有一双没见过的女用凉鞋，水蓝色布料镶嵌着闪闪发亮的水钻。久美子俐落地用钥匙开门，挂上门链，然后脱鞋，赤脚踩在地板上。

「我回来了……」

久美子边出声边推开客厅门，顿时停下脚步。有个看着眼生的人躺在电视机前的雪白两人座沙发上，正以冷冰冰的双眸望过来。棕色的鬃发、刷上睫毛膏的睫毛、短裤底下的大腿、变得纤细许多的小腿、涂满张扬色彩的脚趾甲。久美子迅速打量此人的全身，感觉自己的眉头正不由自主向中间靠拢。

母亲打开冰箱，心无城府地对她说：「你回来啦！」

「……姐，你回来啦!」

久美子好不容易才挤出这一句。对方没回答，只是从鼻腔冷哼了一声。眼前的姐姐与久美子记忆中的相去不止十万八千里，原本一板一眼的阴郁印象荡然无存。该怎么说呢？她变成普通人了，变成电车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大量生产、花枝招展的女大学生。

「麻美子变得好漂亮喔，妈妈差点认不出来。」

母亲说道，在久美子面前放了盘西瓜：「要不要吃？」久美子连忙回答：「要。」父亲大概在洗澡，从刚才就依稀听到淋浴的水声。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麻美子躺在沙发上，瞥了她一眼，视线之凌厉，令久美子悚然一惊。

「……参加社团活动。」

「是嘛！居然不是留下来念书，你还真悠哉啊!」

麻美子高高在上地冷哼一声，慢条斯理从沙发上坐起来。

「别怪我没有事先警告你，光靠社团活动是考不上大学的。」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知道就好。」

麻美子语带讥嘲地冷笑。「我回房了。」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走出客厅。久美子吐了吐舌头，瞧了一眼披在她背后的分岔发尾。总觉得很火大，为了掩饰胸口燃起的熊熊怒火，久美子一口咬下切口平整的西瓜。

久美子很怕大自己五岁的姐姐。以前明明很崇拜姐姐，一天到晚当她的跟屁虫，如今就连这样的回忆都令她觉得不堪回首。

「对了，今天有你喜欢的学校出场喔!」

母亲状况外地说，她将电视转台，液晶萤幕突然出现高中女生的大特写。高中女生腼腆微笑，手中拿着金色的法国号，轻快的背景音乐充满夏日风情。

「能有机会向各位介绍我们的音乐，我觉得非常荣幸。希望大家听完我们的演奏以后，都能变得更幸福。」

福冈清良女子高中于摄影棚现场演奏!

画面右边的字幕令久美子眼睛为之一亮。

「这么说来，清良女中前阵子出了唱片，还挤进排行榜。厉害到这种地步，简直跟专业人士没两样了。」

「久美子从以前就很喜欢这所学校的演奏呢！话说回来，她应该是社长吧，看起来好聪明的样子。」

母亲边喝茶边发表高见。久美子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萤幕，嘴里还咬着西瓜。

「一旦打进全国大赛，北宇治也会在同一会场与她们一较长短。……不过，前提是要先打进全国大赛。」

母亲人不坏，就是有时候会漫不经心地说出相当不中听的话。久美子被母亲的话激怒，但还是按捺住脾气，专心看电视。廉价的音箱吃力地发出唧唧的噪音。

穿着制服的少女们配合指挥棒一起吹出声音。不染尘埃的精美乐器，是她们自己买的，还是学校公物呢？穿插着激烈动作，少女们开始演奏起气势磅礴的音乐。清良女中的音乐与其他高中完全不一样，很难用言语形容，每个音色都闪烁着晶亮耀眼的光芒。

隔着电视看到的演奏都这么厉害，如果亲耳听到，肯定更震撼吧!

久美子悄悄吐出一口气。

「好好听啊，北宇治高中也能吹得这么好吗？」母亲问道。

久美子心虚地垂下眼帘。少女们正在萤光幕的另一边接受观众的喝采。

「目前还不到这样的水准……」

眼见久美子一句话说得吞吞吐吐，母亲忍不住轻笑出声，不以为意地说：「这也没办法。」弯弯的眉眼十分温柔，眼角刻划着深深的岁月痕迹。

「这种学校是万中挑一的。」

这句话让久美子气得火冒三丈。话不是这么说的。明明想反驳母亲的风凉话，久美子的嘴唇却像是冻住了，张不开。我们才不想被你打分数呢！不想被拿来跟强校相提并论、不想和她们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源源不绝涌至喉咙口的抗议，终究无法变成完整的话语。久美子从电视上移开视线，叹了一口气。即便如此，依旧无法冲淡塞满肺部的不祥预感。

- 1 文化祭：日本学校类似校庆的活动。
- 2 轮鼓：打击乐的演奏技巧之一，借由连续敲打鼓面以拉长声音。
- 3 狛犬：日本传说中长得既像狮子又像狗的神兽。
- 4 手水舍：盖在日本神社或寺庙前的凉亭，设置有石造洗手槽，供参拜者洗手、漱口之用。

第二章小号的真心

「哇！好冰啊!」

绿辉抓住巨大的救生圈，乐不可支地尖叫，连身式泳装的下摆随风翻飞。她背后的叶月戴着蛙镜，一副就是来游泳的模样，露了一手自由式的游技。水面上四散飞溅的水花被太阳照亮得闪闪发光。

「好久没来太阳公园游泳了。」丽奈坐在救生圈上说。

久美子也靠着救生圈随波逐流，仿造海水流动的游泳池，波浪来了又去。哗啦！哗啦！久美子心不在焉地眺望起起落落的水面说：「我也很久没游泳了。」

「话说回来，加藤同学也游得太好了点。」

丽奈指着叶月说，脸上浮现有些傻眼的表情。叶月稍微晒黑的手臂在水面上载浮载沉，肌肉还算结实的手臂舍我其谁地用力拨水。「就是说啊!」绿辉笑着靠过来。

「叶月原本是网球社的，运动神经好得很。」

「哦，确实很有网球选手的架势。」

「高坂同学从国中就开始吹管乐吗？」

「嗯，和久美子是同一个社团。」

丽奈不动声色地瞥过来一眼。沿着轮廓伸展的头发吸收了水分，紧贴在她的皮肤上。久美子偷偷观察她扎成马尾的长发底下的颈项，雪白肌肤沐浴在阳光下，带了点淡淡红晕。

「欸嘿，好好噢。小绿也想跟同一所国中毕业的人一起玩音乐。」

「川岛同学是圣女毕业的吧!」

「对呀，你知道啊!」

「因为川岛同学很有名嘛!」丽奈微微一笑。

「是吗？」绿辉不可置信地睁大双眼，惊慌失措地看着久美子。

「小绿很有名吗？讨厌，肯定是妈妈给人家取了这种奇怪的名字害的！什么萨菲尔嘛，想也知道一定很突兀。」

不，比起名字，性格才是你出名的原因—久美子暗想，但决定还是不要说出口，才能安慰到她。绿辉总是不受拘束自由乱翘的头发，今天也因为被水弄湿，整个贴在脑袋上。

「别在意，我觉得你的名字很可爱喔!」

「少来，绝对是骗人的!」

绿辉鼓着脸，不满地表示抗议。身旁的水面咕嘟咕嘟冒着气泡，浮现黑影。黑影越来越大，逐渐勾勒出人体轮廓，红色与蓝色线条在泳装上奔驰，十分吸睛。

「噗哈！游得好过瘾!」

叶月活力十足地探出水面。丽奈连忙用手遮住脸，以免被水花喷到。叶月剪得短短的头发湿透了，滑落的水滴在她脸上拉出好几条水痕。

「叶月游得好快啊!」

「因为我一直去游泳教室，直到上小学才停。」

「原来如此，真羡慕你，小绿没有游泳圈就不会游了。」

「多练习几次就会了。对了，大家肚子饿不饿？我想去买点东西吃。」叶月建议。

丽奈点头。绿辉附议：「好主意。」久美子也表示赞成。

「今天的组合可真稀奇。」

四个人上岸，走在游泳池畔，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时，背后不经意传来娇俏可人的声音。回头看，香织拿着霜淇淋，正朝她们挥手。简单大方的纯白比基尼泳装绣着荷叶边，还滴着水的滑嫩肌肤大方裸露在阳光下。

「哇，是香织学姐!」

绿辉堆起满脸笑意冲向她，其他三个人也赶紧跟上去。眼前的美丽学姐发出「呵呵」的优雅笑声，望向丽奈。

「你也利用放假来玩吗？」

「是的，学姐和谁一起来？」

「嗯？叫我吗？」

冷不防，甜美嗓音自背后响起。一道高大人影阻断了视线，仿佛夜色般黝黑的长发掠过久美子耳边。久美子猛一抬头，有张美艳不可方物的脸出现在离她超级无敌近的距离内，犀利目光投射在她身上，纤长睫毛底下有如宝石的双眸微微眯起，只见来人愉快地勾起嘴角。

「怎么啦，久美子，瞧你吓成这样。」

听到声音，久美子总算知道对方是谁，放松了紧张到动弹不得的身体。

「……明日香学姐，不要吓我啦！」

久美子的反应换来绿辉的嚷嚷：「哇！这不是明日香学姐吗？没戴眼镜，都快认不出来了。」

「喂，你说的话很失礼耶！」叶月不忘挑绿辉的语病。

明日香眉飞色舞地哈哈大笑，站到手里拿着霜淇淋的香织身边。黑色比基尼大概是刻意与香织穿不同颜色。成双成对的两个美女，单是站姿都活像是一幅艺术作品。

「腿好长！」身旁的丽奈喃喃自语。

明日香的身高超过一百七十公分，与同样高挑的香织站在一起，使得旁边的久美子等人全都变成小矮人。

「今天一直遇到认识的人呢！刚才还看到夏纪。」

明日香舔着巧克力霜淇淋说道。身旁的香织也咬下草莓霜淇淋，淡淡的粉红色很适合她。绿辉看得眼睛都发直了。

「夏纪学姐也来啦？大家想的果然都是同一件事。」

「听说是和班上同学一起来的。」或许是没什么兴趣吧，明日香以不怎么关心的表情回答。

「小绿也想吃霜淇淋。」

受明日香和香织吃霜淇淋的模样影响，绿辉挽着叶月的手臂声声催促。绿辉可笑反应令香织嫣然一笑，唇瓣间隐约露出洁白的贝齿。

「店员推荐凤梨口味。」

「真的吗？那小绿就决定吃凤梨口味了。香织学姐，谢谢你告诉我。」

「不客气，小事一桩。」香织笑着说。纤细的手指极其自然地抓住明日香的手。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说的也是。那么，一年级的各位，请好好享受快乐的假期！」

「收假后再见。」

学姐们丢下这两句话，就英姿飒爽地与久美子一行人告别。确定再也看不到两位学姐的背影后，绿辉兴奋地说：「哇啊……那两个人站在一起果然令人大饱眼福！好像模特儿！」

「香织学姐穿泳装的模样……要是优子学姐看到了，可能会昏倒吧！」丽奈的表情完全不像是开玩笑。

叶月笑着附和：「有道理，很有可能。」

「不可能吧，优子学姐应该不会来这种地方……」

「美呆了！香织学姐真是美呆了！根本是落入人间的天使！」

熟悉的尖叫声打断久美子说的话。望向发出声音的来处，刚刚才离开的香织被优子抓住了。明日香在一旁拍手大笑，震站在优子背后，正面无表情地啜饮着果汁。看样子优子是和震一起来的，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优子学姐真是走到哪里都不改其风格呢！」绿辉笑嘻嘻地说。

丽奈完全掩饰不了目瞪口呆的表情，注视着与自己同一组的学姐们。

「我们走吧，不想和她们扯上关系。」叶月拉拉久美子的手臂。

丽奈看在眼里，拍拍绿辉的肩膀。「川岛同学，快点去买霜淇淋吧！」

「对喔！差点因为优子学姐的华丽出场给忘了。」

「我想吃哈密瓜霜淇淋。」

「叶月真的很喜欢哈密瓜耶！」

久美子对三个人的对话充耳不闻，用手背拭去额头上冒出的汗水，感觉口渴得要命。美食区的饮料小小一杯，价格倒是贵得不得了。不如去买自动贩卖机的饮料还比较划算。或许是察觉到久美子陷入沉思，丽奈不着痕迹走到

她身边。

「怎么啦？」

「嗯，我在想要不要去买果汁。」

久美子望着她蓝白点点的泳装回答。视线沿着她胸前可爱的蝴蝶结往上爬，丰满隆起的胸部映入眼帘。锁骨在白皙的皮肤上筛落阴影，水滴凝聚成一方浅浅的水洼。汗水顺着她光滑的肌肤滑落。

「要在美食区买吗？」

「呃，嗯……啊！还是去买自动贩卖机好了。大家会在美食区前的露天座位吃霜淇淋吧？」

「对呀，你要什么？我帮你买。」丽奈说。

久美子想了一下。

「我要抹茶霜淇淋。」

「了解。」

「我去去就回。」

久美子从其余三人身边走开，走向自动贩卖机。自动贩卖机摆在入口附近，离美食区有段距离。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掠过久美子耳际。一对年幼的姐妹自眼前跑过，不知怎地，竟深深烙印在瞳孔上。

久美子站在自动贩卖机前，拿出钱包。盯着闪着蓝光，写着「冷饮」的按钮，思考要喝什么。心想还是麦茶比较好，久美子按下按钮，就在那一瞬间，脖子上冷不防掠过透心凉的触感。

「哇啊！」

久美子大惊失色地回头看，穿着泳装的希美正把冷冰冰的宝特瓶抵在她的脖子上，发出天真烂漫的笑声，活像恶作剧成功的小孩。希美手里拿着透明的宝特瓶，附着在瓶身的水滴不断滴落，在干燥的磁砖上印出水痕。

「希美学姐，你怎么会在这里？」

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久美子眨了好几下眼睛。希美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视线投向远方。

「和班上同学来的，夏纪也在。」

「哦，这么说来，刚才明日香学姐也说看到她了。」

希美走到自动贩卖机旁，从取物口拿出宝特瓶麦茶，递给杵着不动的久美子。「谢谢。」久美子连忙接过。希美笑眯了眼。

「你从几岁开始吹上低音号？」

「啊，从小学开始，当时还加入过铜管乐队。」

久美子回答，额头微微冒汗。「原来如此。」希美随口应一声，不自然的空白出现在对话中。久美子有些尴尬，下意识想转开宝特瓶瓶盖，但手里湿答答的，怎么也打不开。是该继续追问下去，还是点到为止呢？久美子犹豫不决了好半晌才开口：「学姐为何要退出社团？」

「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

希美接过久美子手中的宝特瓶，轻而易举地转开瓶盖。「给你。」希美将宝特瓶还给久美子，后者赶紧道谢。希美双眼微眯，浮现出夹杂着自嘲的笑意。

「此事说来话长，这样你还想听吗？」

久美子顺从自己的好奇心点头。

「站着说话也不是办法，坐下来聊吧！」希美说道，带久美子走到放在自动贩卖机附近的长椅。这里离游泳池有一段距离，没什么人经过。树木挡住阳光，唯有稀稀落落的几束微光，穿过树叶空隙，在久美子的皮肤上筛落光影。

「你现在是 A 部门的成员吗？」

「啊，对，是的。」

没头没尾的问题令久美子感到诧异，忙不迭地点头称是。希美看着她，把玩手中的宝特瓶。

「对于夏纪分配到 B 部门，你有什么感想？」

久美子双眼圆睁，呼吸一下子哽在喉头。希美脸上虽挂着笑容，眼神却无比严肃。

「二年级的夏纪分到 B 部门，一年级的你却在 A 部门，你觉得合理吗？」

仿佛在逼问久美子的答案。久美子小心翼翼地挖出深埋在脑海深处的记忆。没错，久美子起初确实也为此事烦恼许久。国中时，久美子跳过学姐，获选为 A 部门成员，曾经受到三年级排挤报复。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心灵创伤，当自己在京都府管乐大赛选拔中，获选为 A 部门成员，而非学姐夏纪时，久美子真的觉得眼前一阵黑。可是夏纪却

反过来温柔安慰情绪低落的久美子，要她别放在心上。

我啊，老实说，并没有把比赛放在心上喔！A 也好，B 也好。

直到现在，久美子依旧能一字不漏地想起夏纪说过的话。

北宇治只有拿到铜奖，但是谁也不在乎，因为大家早就放弃了。

选拔结果公布当天，夏纪对久美子讲了很多秘密。她有股超然物外的特质，就算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也能说得事不关己的模样，就连提到退社的学长姐也是一派云淡风轻。不，说不定她根本不是冷漠，只是故作冷漠。

「……我认为那也没办法。」久美子的回答令希美露出意外的表情。

久美子接着说：「既然北宇治高中的目标是要打进全国大赛，那么以选拔的方式来选出成员再天经地义不过。参加比赛，个人的能力当然最重要。就算是学弟妹，也要选择技巧比较好的人，我觉得无可厚非。」

久美子说得无所畏惧，希美微微一笑，似乎很满意她的回答。

「嗯，我也有同感。」

「咦？」

希美意料之外的反应，让久美子愣住了。久美子还以为她会生气，但希美开怀地放声大笑。

「因为啊，比起用莫名其妙的标准选拔，我其实也比较赞成用技术来分出高下。要是比自己吹得烂的家伙只因年纪比较大，就能成为 A 部门的成员，岂不气死人吗？」

「学姐还在的时候没有选拔吗？」

「没有、没有。当时顾问的方针是『大家一起和乐融融地参加社团活动吧！』所以是从三年级往下选择出场成员。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一肚子气。」

噗咻！她手中的宝特瓶发出诡异的声响。

「认真练习的人得不到回报，还有天理吗？聚集一群吹得很烂又没有干劲的乌合之众能成什么事。不如让平常努力练习、吹得又好的一年级进入 A 部门。如果都是充满干劲的人去参加比赛，就算只拿到银奖或铜奖，也比较能心服口服。」

可是……她的表情苦涩地扭曲了。

「我们不能原谅的是，顾问还没比赛就先放弃输赢。她是真心以为只要大家能一起演奏就好了。在那种顾问手下，眼界短浅的三年级也就自以为是的了起来。」

泷来北宇治高中任教以前，管乐社的顾问是一位名叫梨香子的年轻女老师。素有军曹老师之称的美知惠长年来担任北宇治高中的老师，但永远只是副顾问，从未当过顾问。久美子没见过梨香子老师，听说她是非常温柔、稳重的人，去年冬天开始休产假。泷就是来补音乐老师的缺。

「学姐明明这么有企图心，为何要退出社团呢？事到如今，为何又想回来呢？」久美子问道。希美缩了缩肩膀，扎成马尾的黑发随之左右摇摆。

「我只是单纯感到羡慕。」

她开始说起自己的过去。

「南中最后一年的比赛只拿到银奖，我一开始非常沮丧，但是上了高中也就重新振作起来。就算不太可能进军全国，也打定主意要和同一所国中毕业的人一起奋斗，以在府大赛拿下金奖为目标。北宇治的实力虽然不怎么样，但我们坚信『可以靠我们的力量改变社团！』」

希美双眼微眯，回忆起过去的浮光掠影。带着湿气的暖风拂过两人之间。

「不过，真正进入社团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一年级时，三年级的人还很多，你也知道，管乐社很像运动型社团，学长学姐制很严重。不管我们一年级再怎么喊破喉咙要大家认真练习，学长姐也听不进去，反而嫌我们烦。二年级也惧于三年级的淫威，只能忍气吞声……不过，私底下的抱怨倒是没少过就是了。」

「关系很紧张呢！」

「何止紧张。坦白说，我们根本无法跟没有丝毫上进心的人一起演奏。一般人都会觉得既然要演奏，多少都希望能尽量吹得好一点吧！以前的顾问总是强调『快快乐乐地演奏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在于大家要互相配合』，但是如果永远都吹得那么蹩脚，怎么可能快乐得起来。明明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学长姐怎么都不练习呢？我完全不能理解。不练习就算了，还一厢情愿地说他们要参加比赛。」

希美咬牙切齿地说，突然闭上嘴，吸了一口气，唇畔浮现苦涩的笑容。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记得是在宣布参加比赛的成员时。」

「一年级全部下放到 B 部门吗？」久美子问道。

希美摇摇头。

「如果只是那样，我们大概还能忍耐。」

久美子的视线悄悄在她深紫色的泳装上游移。海滩裙底下的双脚上下交叠，几滴水珠在紧实的小腿表面勾勒出优柔的线条。久美子眯起眼，咽了咽口水。

「我们不能接受的是香织学姐和小笠原学姐这些私底下认真练习的二年级分到 B 部门，向三年级提出抗议，反而吃了一顿排头。『这个社团的宗旨原本就不是力争上游，可是你们每次来都只会吵着要大家练习，还不明白吗？破坏社团秩序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多少也察言观色一下嘛，大家都觉得你们很烦。』眼见都没有人要提出反对意见，我们终于对这个社团死心了，认为继续待在这种腐败的社团只是浪费时间。」

「所以大家就退出社团了？」

「对。看在你们眼中，理由很微不足道也说不定。」

「才没有这回事。」久美子下意识摇头。

希美缩起肩膀说：「总之，以上就是去年社员大量退出社团的来龙去脉。有个南中毕业的人提出『我想退出管乐社，加入轻音社』的想法，结果就像绑粽子，大家都跑去轻音社。当时退社的人后来组了一个无人声乐团，对我说：『你一直待在管乐社又能怎样？技巧会进步吗？』我才恍然大悟，自己忍气吞声留在社团到底是为了什么，也因此决定退出社团。乐团邀请我过去，但我迟迟无法下定决心，最后还是选择加入当地社会人士组成的管乐团体。」

或许是一口气说了太多话，口渴了，希美灌下宝特瓶内的饮料。透明的液体沐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霁学姐和优子学姐都是南中毕业的吧，她们怎么没退出社团？」

「优子受到邀请的时候，说想再坚持一下。至于霁嘛……我猜是没有人找她一起退出社团。」她回答，静静垂下眼睑。

「因为她是北宇治管乐社唯一的双簧管，一年级也只有她是 A 部门成员。她那组又没有讨厌的学长姐，大概也不了解我们的心情，所以大家都没想到要找她吧！」

真的是这样吗？久美子一面听希美娓娓道来，内心冒出问号。只有一年级的霁编到 A 部门。久美子思考大家之所以不找霁一起退出社团的原因，第一个浮现脑海的可能性，是比希美告诉她的理由更丑陋的东西。

学姐，你其实是在嫉妒她吧？

话哽在喉咙，这句话是对希美的侮辱。久美子瞥了她的侧脸一眼，终究没能说出口，自己实在没有勇气当面戳破。

「话说回来，优子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希美没发现久美子心中的百转千折，自顾自继续说下去。

「优子学姐吗？」

「对。她问我『为什么大家都不找霁？』霁从国中就加入管乐社，而且是我找她加入的。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感情一直很好。大概也因为如此，优子才会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呢，你怎么回答？」

「什么？呃，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是『没必要找她吧』之类的，记不得了。」

「……这样啊！」

她的态度十分自然。恐怕希美是老实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久美子的视线落在手中的宝特瓶上，指腹下意识按住希美帮她打开的盖子上，那凹凸不平的锯齿状表面。

「我要退出社团时，明日香学姐找我谈过。周围的人一直视明日香学姐为特别的存在，就连三年级也对她敬畏有加。她总是能以大道理推翻对自己不利的事，大家都对她言听计从，甚至还有人调侃低音组是田中王国，但也拜明日香学姐所赐，低音组比其他声部正常多了。」

「明日香学姐对你说了什么？」

希美仿佛想起当时的谈话，噗哧一笑。

「没什么，我当时真的吓了一跳喔！才刚递出退社申请，走出教职员办公室，就遇到正好来交作业的明日香学姐。一对上眼，她就看着我，极为不屑地冷笑着说：『你真的要退出社团啊？真是个傻瓜。』语气非常轻蔑。」

「欸，不会太过分吗？」

「很过分吧？所以我也忍不住动气说：『我才不是傻瓜。』结果又被她取笑了，还说『为不知所谓的人牺牲自己，不是傻瓜是什么。就算不理三年级，时间到了他们也会自动毕业。』我才发现，啊，原来她也不喜欢三年级的人。」

的确是明日香会说的台词。见久美子讳莫如深地点头，希美不觉莞尔。

「现在回想起来，明日香学姐或许是想慰留我吧！当她问我『不能等到目前三年级的学长姐毕业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等不了。』要是能等到他们毕业，一开始就不会想要退出社团。于是学姐傻眼地说：『其他人我不清楚，但你日后一定会想再回管乐社。你没去轻音社就是最好的证据。你对管乐还有留恋吧？』又说『你现在退出社团，万一日后想再回来，到时候社团不见得还有你的立足之地。丑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若你的存在对社团没有好处，我会阻止你回来。我不希望事情变成那样，希望你能继续留下来参加社团活动。』她是这么说的。」

大概是被踩到痛脚，希美接着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失去理智地撂下『不用你说，我也不会回来。万一我真的想回来，除非得到学姐的首肯，否则我绝对不会参加社团活动！』的狠话。」

「……这就是你缠着明日香学姐不放的原因？」久美子问道。

希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嗯，就是这么回事。也许明日香学姐自己觉得没什么，但我一直记得学姐那天说过的话。结果证明学姐是对的。因为还不到一年，我就想回社团了。」

不仅如此，希美继续往下说。

「当时我虽然很生气，内心深处其实也很高兴得到明日香学姐的慰留。因为我在长笛组被当成问题儿童，既没有容身之处，也几乎没有留下快乐的回忆。……因此，我对低音组反而更有感情。就是这样，除非学姐原谅我，否则我不打算回社团。因为明日香学姐在我心里是特别的。」

希美自我解嘲地耸耸肩。久美子不晓得该怎么回答，无意识摇晃自己手中的宝特瓶。远方传来喧嚣的蝉鸣。抬头一看，从白云的缝隙间看见了炫目的蓝天。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想回社团。」

希美凝视着前方说道。有个看板百无聊赖地竖立在她的视线前方，简单扼要地写着「请勿进入」的警示标语。已经有了年纪的看板，上头的油漆纷纷剥落。

「怎么可能不想回去呢？」

她慢条斯理转过视线，乌溜溜的大眼睛，宛如掀起滔天巨浪的海面。噗咻！宝特瓶又发出一声怪响。

「我们去年拼命呼吁，但谁也听不进去，大家都因为害怕学长姐，对我们的努力视而不见，完全放弃比赛的念头。认真练习的人被当傻瓜、受尽委屈。直到去年还面不改色说不用练习也没关系的人，如今却若无其事地去参加关西大赛，这样合理吗？」

希美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说，久美子不由得往后缩了一下。只见她挤出笑容的表情至此终于唐突地充满了苦涩，眉头紧紧打了个死结，遮住自己的双眼，咬得死紧的唇畔吐出细如蚊蚋的声音。

「会觉得不甘心也很自然吧！会后悔退出社团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要是跟你们一样，再晚一年出生，就不会遇到这种鸟事了。要是一开始就由泷老师担任顾问，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我这么想有错吗？」

久美子发不出声音，有种灼热的东西卡住了喉咙。残留着水滴的掌心已经变得热呼呼。久美子下意识转动希美刚才帮她打开的宝特瓶盖，已经开封过的瓶盖，轻易就打开了。

「当然没错。」

久美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出这句话。希美粗鲁地揉揉眼睛，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她眼睛四周的皮肤都被揉得红通通。

「对我来说，当时这是最好的选择。既无法下定决心和其他人一起去轻音社，又想与更厉害的人一起认真练习，只好离开管乐社。但做梦也没想到事情后来会变这样。」

希美的额头渗出了汗水，沿着脸的轮廓滑下，滴落在磁砖上。久美子觉得好热，好想逃离热气蒸腾的空间。

希美从声带挤出沙哑的嗓音。

「进军全国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从加入管乐社开始，一心只想进军全国，就连现在也不例外。即使不是 A 部门成员也没关系，我自己知道，一度退出社团的人要再重回 A 部门实在太厚脸皮了，我只想帮大家实现进军全国的梦想。这么想很奇怪吗？」

「一点也不奇怪。希美学姐说的没错。」

不经大脑思考的话从久美子嘴里脱口而出。希美杏眼圆睁地愣住，随即微微一笑，热切的双眸逐渐混入一丝冷静的神色。美丽的夜色朝自己袭卷而来。

「明日香学姐是很优秀的人，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学姐之所以不准我回社团，是认为我回社团对管乐社没好处。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没好处，也想象不出学姐在担心什么。」

「不能直接问她吗？」

久美子问道，希美平静摇头。

「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不肯告诉我。如果是我有哪里不对，只要她告诉我，我一定会改的。」

希美从唇瓣间露出一口白牙。久美子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丽奈说希美逃走了，说她退出社团是一种逃避的行为，但久美子并不完全同意。希美有她的道理，她只是做出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并没有逃避。当时的她认为退出社团是最好的选择。事到如今再来挑剔她的选择，未免太残酷了。

久美子深深吸进一口气，笔直凝视希美的双眼，心脏跳得飞快，自己现在大概正处于亢奋状态。久美子置身事外地观察自己。

「我来调查。」

「什么？」

希美出乎意料地呆了一下。久美子握紧宝特瓶，复述一次同样的话。

「我来调查明日香学姐为何不让你回社团，我要帮学姐重回社团。因为学姐不能回社团实在太没道理了。」

希美惊讶得瞪大双眼，随即换上柔和的表情。「呵呵。」撩拨着耳膜的银铃般笑声从唇畔轻泄。希美站了起来，低头望向还坐着的久美子，眼神里的温度令久美子一下子看傻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你，久美子。」

她说到这里，眼神落在自己手腕上的表。「朋友还在等你吧？」久美子这才想起丽奈的存在，不由得「啊！」地惊呼一声。

「这么说来，我还请朋友帮我买了霜淇淋！」

「再不快回去就要融化了。抱歉，耽误你这么久。」

「不会，是我要谢谢学姐告诉我这些。」

久美子连忙站起来，匆匆地向希美点头致意。希美笑咪咪地朝她挥手道别。「我先走了。」久美子在磁砖上拔足狂奔。

曾几何时，手中的宝特瓶被体温握热，已经变得温温的。

集训的集合时间是早上七点，这对最近都六点就抵达音乐教室的久美子来说，准备时间绰绰有余。因为禁止拖行李箱，她只好将所有行李都塞入大型体育用品袋。三天两夜的集训能得到多少收获呢？久美子压抑着雀跃的心情，跳上巴士。

集训地点距离学校走高速公路车程约三十分钟的地方。久美子国中时期经常来这里集训，对这场地很熟悉。大家先将行李搬进房间，再卸下卡车上的乐器。定音鼓重得令人眉头打结，但久美子依旧默默埋首作业。

一直忙到九点过后，才完成所有合奏的准备。已经两天没碰乐器了，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为了追回浪费掉的时间，泷也比平常更仔细地进行基础练习。大大吸进一口气，再吐出来，细心拉长每个音。感觉得到原本残留在指尖的不习惯逐渐消失了。

泷握着指挥棒说：「这里的音乐厅未来三天都由我们包下。我不想向大家透露太多经费的事，但多亏各位的父母亲提供了活动费，才能举行集训，所以请有所自觉，各位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是理所当然。既然已经支付了不算便宜的费用，希望各位都能借由本次集训得到足以回本的收获。」

「好的。」

北宇治高中包下的音乐厅就在集训所隔壁。B 部门的成员坐在观众席上观摩练习。希美不是社员，自然不能追到这里来。想起游泳池畔的对话，久美子觉得自己身负重任。利用集训的机会向明日香刺探一下吧！久美子打定主意后，偷偷看了明日香一眼，她正注视着泷，似没有注意到久美子的视线。

「那么，如同放假前练习时告诉大家的，先从头到尾练个十次吧！」

顾问的话令众人脸色微微发白。顾名思义，从头到尾练个十次是指连续练习十次指定曲加自选曲的作法。比赛时要进行十二分钟的演奏，所以就算加上指定曲与自选曲间各休息两分钟的时间，也得花上一百六十分钟才能练完。实际开始练习后，到了下半场，光靠两分钟的空档根本无法恢复体力，只好延长休息时间，结果转眼间就超过三个小时。演奏到第十次时，社员和顾问的体力皆已不胜负荷，但是反而更有向心力，真是不可思议。可以透过肌肤感受到指挥的时机及第一个音等平常不容易统一的细节。这种练习虽然有效，但实在太累人了。久美子为了打起精神，紧抿住嘴唇。泷慢慢举起指挥棒，众人同时吸气，下一瞬间，小号华丽的音色响彻整座音乐厅。

结果一直练习到两点过后，好不容易结束时，大家几乎都已经灵魂出窍了。泷拭去额头上的汗水，以一如往常

的清爽笑容说：「接下来是休息用餐时间。」

还能以欢呼回应的，只剩下看起来精力还很充沛的绿辉一个人。

「哇，好好吃的样子！」

一走进餐厅，绿辉就发表了天真烂漫的感想。一盘一盘的餐点陈列在桌上。累到已经说不出话的社员默默依照声部分组就座。

「我要开动了。」

在小笠原带头喊的口号下，大家一起复诵。今天的午餐是汉堡排。久美子用筷子戳着白饭。

「我快死了！」

远处的优子筋疲力尽地趴在桌上。大概是完全没电了，午餐连一口都没吃。

「下午要练习什么？」

梨子问卓也，嘴里还咬着红萝卜。

「……好像是自选曲的第二乐章。」

「比起第二乐章，小绿更想练习第三乐章。因为第二乐章很无趣。」

绿辉不满地鼓起脸。正如她所说，自选曲〈东海岸风情画〉第二乐章〈卡茨基尔山脉〉的节奏十分缓慢，散发出一股壮阔的氛围。相较之下，快节奏的第三乐章〈纽约〉则是活泼的曲调，吹起来比较开心。久美子也喜欢第三乐章胜过第二乐章。

「啊，好想赶快练习第三乐章！」

「小绿，你真的好有精神呀，这就是年轻的优势吗……」

「梨子学姐，你胡说什么，我们明明只差一岁。」

久美子左耳进、右耳出地听她们聊天，她夹起凯撒沙拉，看了时钟一眼，时针已经快要走到数字三。从三点开始下一场练习。吃饱饭后，先练习一下老师刚才提醒的自选曲副旋律吧！久美子在心里盘算，餐厅的门突然被用力推开，众人的视线都往门口集中。

单簧管的三年级学姐站在门口。大概是刚从洗手间回来，手里还握着手帕，以惊慌失措的语气说：「听、听我说，有个好像是泷老师女朋友的人来了！」

匡啷。是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久美子下意识瞥往发出声音的方向，只见丽奈一脸茫然，任由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

「这位是今、明两天前来指导木管乐器的新山聪美老师。集训后，也会经常请她来指导。」

下午开始的练习由此揭开序幕。站在泷身旁的妙龄女子简单打了声招呼：「请多多指教。」是个给人温柔印象、长得很可爱的人。她就是泷老师的女朋友吗？久美子怔怔地想。或许是因为午餐时学姐说的话，丽奈总显得心浮气躁。要是能有人帮忙问清楚就好了。但合奏时严禁聊天，众人只好安静地练习。吊足胃口的好奇心让大家全都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

「负责指导打击乐器的桥本老师明天也会来。」

打击乐器组的成员听到这句话，齐声欢呼。桥本老师还真受欢迎啊！久美子事不关己地想。

「打击乐器和铜管留下来，木管移动到第二音乐厅练习。新山老师虽然年轻，但十分优秀，请各位遵照她的指示。」

泷的介绍令新山含羞带怯地笑了。

「多谢赞美，但你说得再好听也没有奖品喔！」

「你谦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不过，能得到泷老师的赞美，我还是很高兴。」

大家不以为然地注视眼前跳楼大拍卖清爽气质的俊男美女。久美子很在意丽奈的反应，悄悄回头瞥往小号组的方向。

丽奈盯着两位老师的眼神跟死鱼没两样。

下午开始的练习在泷的指导下，平淡无波地结束了。只是挑出一个又一个不完美的部分，加以修正。些许跑掉的音程、不整齐的节拍、乐器与乐器的音量比例、提高音量的时机、吹出旋律的方法、调节音色的方法……不厌其烦地练习上几次、几十次，直到滚瓜烂熟为止。反复练习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曲子的稳定度整个提升了。重复同一个小节的合奏很枯燥、很无聊，可是一旦感受到那些部分经由练习变得更加顺畅，就能深刻体认到单调的练习还是有其必要的。

「高坂同学，你怎么了？独奏的音色跟平常不太一样。」

泷的视线停留在乐谱上说。丽奈放下手中的短号，面无表情摇摇头。

「对不起，下次一定没问题。」

「那就好。因为时间有限，每次练习都要集中精神。」

「是。」

丽奈回答，脸色依旧不太好看。一旁的香织忧心忡忡地观察她的表情。

泷瞥了谱面一眼，轻声叹息。

「从短号的独奏开始，再来一遍。」

「好！」

大家中气十足地回答。

铜管、打击乐器组结束老样子的斯巴达练习，正式开始吃晚餐，又过了一会儿，木管组也走进餐厅。因为刚洗完澡，她们的头发还湿湿的。久美子换上运动裤及T恤等方便活动的服装，卷起短袖，大口喝光玻璃杯里的冰水。分到木管组的绿辉一脸孤单落寞的阴郁表情，一看到桌上的咖喱，立刻露出满脸笑容。

「万岁！小绿最喜欢咖喱了。」

夏纪被她的反应逗笑了，安慰她说：「木管练习辛苦了。」

「学姐也辛苦了。话说回来，只有大提琴分配到木管组，未免也太过分了。」

绿辉在叶月身旁坐下，气鼓鼓地说。叶月和夏纪等B部门成员观摩过A部门的练习后，也开始接受美知惠的指导。北宇治高中现在有泷、美知惠、新山、桥本四位指导老师，其中两位还是从外面请来的老师，多亏了泷的人脉，才能请到优秀的指导老师。

「新山老师的指导如何？她看起来很温柔的样子。」

梨子吃着咖喱，侧着头问。一旁的卓也露出有些好奇的表情看过来。绿辉的笑容从脸上消失，叹了一口气。

「这个嘛……是跟泷老师不相上下的狠角色喔！」

「欸，这么严厉吗？」

意料之外的答案，让久美子差点被咖喱噎住。「没事吧？」绿辉担心地看着呛到的久美子，接着说：「不，她一点也不严厉，是个非常温柔的人。」

「……温柔？」

「温柔不是很好吗？」

卓也和夏纪不约而同地发表感想。「不是这样的。」绿辉猛摇头。

「就算犯错，新山老师也绝不会发火，而是对犯错的人说：『哪里不会呢？一起找出解决方案吧！』然后告诉犯错的人吹法或指法的诀窍。木管不是泷老师的专业科目，所以不会太吹毛求疵，但新山老师能听出泷老师听不出来的细微错误，加以纠正。所以虽然只有半天，大家都进步神速。」

「简直是完美的老师嘛！」

叶月边吃咖喱边说。或许因为咖喱太辣，她的额头冒出一层薄薄的汗水。久美子也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她的合格标准非常非常严格。完全不会发火，只是问大家：『嗯……要不要再吹一次？』然后是没完没了的练习，跟泷老师有得拼。一想到明天还要接受她的指导，就觉得头好痛。」

「跟泷老师有得拼？真是太了不起了。」

「真不愧是泷老师找来的指导老师。」

「优秀的人果然要求都很严格。」

众人纷纷发表感言。久美子在脑海中勾勒出新山的长相，大波浪棕色髻发、整洁大方的妆容，论爽朗程度绝不比泷逊色。的确，泷和新山就算交往也不奇怪。久美子边吃咖喱，边往小号组的桌子看过去。由于社长、副社长、组长在另一张桌子吃饭，因此香织不在那里。丽奈依旧一脸云淡风轻，一口接一口舀起咖喱送入口中。优子坐在她对面，大概快吃完了，盘子几乎已经见底。毛茸茸的连帽上衣搭短裤，即便是家居服也不忘走可爱风，久美子心不在焉地想着。

「你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品味啊你。」

已经吃完晚餐的夏纪正在找优子抬杠。夏纪穿着黑色T恤和运动裤，感觉很清爽。

「你说什么？」优子一下子就被激怒，转过身去反唇相讥：「你不还是一身土到掉渣的T恤，有什么资格说我。」

「什么？哪里土了。」

「你那件 T 恤的英文是『水泥中毒』的意思喔!」

「真要比的话，你那公主风口袋上绣的标语还不是『我的主食是爱』。」

「……谁管英文是什么意思啊，这里可是日本。」

「还不是你先找我麻烦。」

「吵死人了。现在是怎样，你该不会是想借机跟我说话吧？」

「哇，好恶心！别说恶心的话，害我鸡皮疙瘩都跑出来了。」

夏纪装模作样地搓了搓从 T 恤探出来的手臂。优子拿着装咖喱的盘子站起来，指着夏纪呛声：「既然如此，就来分出个高下。」

「有什么问题，反正每次输的都是你，还学不乖。」

「我今年一定会赢，给我在房间里等着。」

「要是你今年又输的话就太可怜了，呵呵。」

「你真的很啰嗦耶！像个老太婆似的。」

「论啰嗦，没人能比得过你好吗？」

唇枪舌剑的二年级双人组边吵架边至回收处放下餐盘，头也不回走出餐厅。久美子看得目瞪口呆。

梨子静静地看她们拌嘴，成熟地噗哧一笑。

「那两个人，每次都会演上这一出呢!」

「她们的感情不好吗？」

「嗯，这个嘛，经常有人形容她们是水火不容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她们其实感情好得不得了。」

如此火爆的场面居然能视为感情好的证明，梨子肯定是个人格非常完整的人。久美子喝口水，感到敬佩不已。

绿辉不解地问：「分出个高下？是要较量什么？」

「哦？要比仰卧起坐一百下。每次出来过夜时，只要分配到同一个房间，她们一定会搞这出，谁先做完一百个仰卧起坐就赢了。」

集训的房间依年级分配，所以很遗憾，久美子看不到两位学姐的较量，感觉超级扼腕，叶月在一旁自信满满地说：「和我比的话，两个人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瞧我的肌肉。」叶月掀起 T 恤说道。只见腰线玲珑有致的腹部表面确实分成好几块，而且肌肉微微隆起。一旁的卓也面红耳赤，表情不知所措。

叶月也太没戒心了，久美子心想。

久美子等人结束晚间的合奏、回到房间时已经过了十一点。毕竟也累了一天，原本吵着要打枕头战的绿辉反而第一个睡着，只见她趴在铺好的被子上沉沉睡去。其他的一年级起初还在聊天，但也一个接一个跑去和周公约会了。大家都是考虑到明天还要早起吧！久美子再也抵挡不住睡意，睡在隔壁的丽奈也发出均匀的鼻息。

「关灯喽!」

吹萨克斯风的同学说完熄灯，黑暗顿时笼罩了室内，久美子侧耳倾听众人的鼻息声，连自己也跟着困了起来。正当久美子抵死不从，试图提起拼命往下掉的眼皮时，眼前的被窝微微蠕动。

「……久美子，你睡了吗？」

丽奈从被窝里探出头来。久美子已经习惯黑暗的双眼，轻易辨识出她的脸庞。

「怎么了？」

久美子为了不吵醒其他同学，压低音量回答。丽奈有些难以启齿地噤口不言，深深叹了一口气，雪白的被单挤出褶皱。

「泷老师和新山老师真的是男女朋友吗？」

「丽奈不知道吗？你爸爸和老师不是认识吗？」

「泷老师只是偶尔会来家里拜访，除此之外，我对他的私事一无所知。」

丽奈说完，眨了眨大到快要眼眶掉出来的双眸。「原来如此。」久美子静静附和。她抓住被子，拉到肩膀的高度，冷气好像太强了，觉得有点冷。

「果然还是年纪相近的人比较好吗？对老师而言，我根本还只是小丫头吧!」丽奈自虐地说。

久美子有些担心，平常不服输的丽奈消失到哪里去了？

久美子伸出手，轻轻握住丽奈探出被窝的手。丽奈的手很软、很细，完全是女孩子的手，久美子不禁脸红心跳。透过皮肤传递的热量，丽奈静静闭上眼睛。

「想再多也没用，只能直接问个清楚。」

「话是没错。」

「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

久美子用力握紧她的手，反复说着模棱两可的安慰。丽奈缓缓地睁开双眼，唇畔勾起微笑的弧度。夹杂着气息的声音，在被夜色染成一片漆黑的世界，听来格外清晰。

「谢谢你，久美子。」

久美子默默闭上眼睛，十指紧扣的指尖热得仿佛要烧起来。

久美子再度睁开眼睛，黑暗依旧笼罩四周，她从各个角落响起的鼻息声中安静起身，望向时钟，才一点，难怪还这么暗。久美子悄然叹息，再望向旁边，丽奈的睡脸映入眼帘，黑发的缝隙间，隐约可见紧闭的单薄眼皮。久美子总觉得一时半刻无法再度入睡，便悄悄钻出被窝。去自动贩卖机买瓶饮料吧！她拿起随身听和钱包，走出房间。

基于国中时期的经验，久美子知道集训所离建筑物一小段距离的地方有台自动贩卖机。走廊上很昏暗，唯独紧急逃生出口的绿灯特别亮，她觉得有点阴森，早知道就继续睡了。久美子边走边想着有的没的，身边充斥着鸦雀无声的寂静，只有她不合时宜的脚步声，啪哒啪哒地回荡在屋子里。夜晚还长，大家肯定都已经睡着了吧！瞥向窗外，白天练习的音乐厅悄然无声矗立在窗外。久美子戴上耳机，随机选了一首曲子〈达夫尼与克罗埃〉，是大阪东照高中多年前的演奏。她在走廊上前进，眼前有个异常明亮的空间，是自动贩卖机，机器透出廉价的光线，刺痛已经习惯黑暗的双眼。实在太刺眼了，久美子眯起眼，站在自动贩卖机前。机器里陈列着大量纸盒装饮料，要喝什么呢？喝草莓牛奶好了。久美子自顾自地点点头，冷不防肩膀上掠过异样的触感。

「呀!」

久美子忍不住惊声尖叫，反射动作回头看。

「……有必要吓成这样吗？」

久美子定睛一看，震手里拿着掌上型游戏机，面无表情地看着她。以为撞到鬼的久美子发现自己脚都软了，连忙摘下耳机说：「学姐，你这么晚在这里做什么？」

「我睡不着，出来打游戏。」

「什么游戏？」

「节拍游戏。」

震给她看游戏机。久美子瞥了萤幕一眼，游戏角色正以飞快的速度由右往左移动。

「学姐，你喜欢玩游戏啊？」

「还好。」

震关掉游戏，变得漆黑的萤幕倒映出她的脸庞。震眉头微蹙，指着久美子的随身听。

「换一首。」

「咦？」

「我讨厌〈达夫尼与克罗埃〉。」

「啊，对不起。」

久美子连忙关掉随身听。话说回来，音量明明不大，她居然能听见耳机里的音乐，听力也太好了吧！久美子心不在焉地想。震坐在设置于自动贩卖机旁的长椅上，轻轻拍了拍身旁空位。

「请。」

是要她也坐的意思吗？久美子将随身听塞进运动裤口袋，连忙在她旁边坐下。木制长椅的表面冷冰冰，充满热气的夏夜空气在两人之间流动。一旁的学姐始终没有要开口的意思，只是怔怔地望着半空。沉默令人难以忍受，久美子无可奈何地说：「学姐为何会加入管乐社？」

「因为朋友找我加入。」

「朋友是指希美学姐吗？」

久美子的问题让震的眼球骨碌碌转动。「嗯。」震点点头。

「学姐去年怎么没有退出社团？其他南中的人全都退社了不是吗？」

「……你希望我退出社团吗？」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久美子见对方蒙上一层阴影的表情，忙不迭否认。震微微一笑，静静叹息。从她剪短的头发间，可以看到小巧的耳朵。

「我问你喔……」

「请、请说。」

「你喜欢比赛吗？」

「什么？」

莫名其妙的问题让久美子不自觉反问。霰依旧面无表情，百无聊赖地把玩着自己的掌心，白皙皮肤刻划着好几道纹路，她的视线落在短促的生命线上。

「我讨厌比赛。」

「为什么？」

「因为不公平。」

她耸肩回答。指尖对准了久美子收进口袋的随身听。

「要对音乐做出公平的评价，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怎么会这么想？」

「因为说穿了，还是取决于评审委员的喜好。」

霰言尽于此，再次闭上嘴巴，按下游戏机的电源键。原本默不作声的游戏机慢条斯理地发出声音，启动游戏的声音回荡在空间里。

「要为艺术评分的确很困难，像是舞蹈就很难评分。」

「所以技术很重要。」她凝视着萤幕说。

简单、普通、困难、高难度。她在选择曲子的画面跳来跳去，淡淡地往下说：「每次全国大赛都是些高难度的自选曲。因为技术面比较容易评分，比较不容易受评审喜好影响。可是，」她接着说，「尽管如此，最后还是取决于人的喜好，所以我经常对评审的结果感到不满。」

「嗯，可是这也没办法不是吗？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评价方式了。」

「没办法？」

霰的语气混入几不可闻的焦躁，原本操作十字键的手指顿时静止不动。画面上是一首又一首的曲名，曲名旁边浮现出一整排满分过关的文字。

「『没办法』这种说词无法说服我。比赛很痛苦，要是没有比赛就好了。」

她从咬得死紧的牙关挤出声音。平常总是面无表情的她居然会如此情绪化，实在非常稀奇。久美子大为傻眼的反应让霰回过神来，原本打了死结的眉头终于松开。

「抱歉。」

霰把游戏机放在膝上。

「不会。」久美子摇摇头。「学姐不喜欢比赛啊，真意外。」

「嗯，不喜欢。」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继续待在社团里呢？如果只是想吹双簧管，不用加入社团也能演奏。」

久美子想起去年退出社团的人。只要学她们加入轻音社，就不用烦恼比赛了。霰轻声叹息，身形看起来比平常更加削瘦。

「我也不知道。」

霰静静垂下眉睫。

「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与霰聊天完，久美子什么也没买就回房了。深夜的走廊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听得见，令人毛骨悚然，为了给自己壮胆，久美子慢慢吐出一口气。

要是没有比赛，自己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久美子心不在焉盯着天花板上的木头纹路，徜徉在思考的汪洋。至少就不用与学长姐争夺 A 部门的席位，也不必因为要由谁独奏而起争执，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在演奏会上表演，再也不用为金奖还是银奖烦恼，也不会留下不甘心的回忆，生活肯定很美好吧！

可是……久美子闭上双眼。光的粒子飘浮在薄薄的眼皮底下。

要是没有比赛，就体会不到确定可以参加关西大赛的喜悦，也体会不到比赛前的紧张、演奏时的兴奋，那种生活肯定很无聊。

霰为什么不喜欢比赛呢？霰国中时期的最后一场比赛，南中拿下银奖。难道是害她讨厌比赛的原因吗？难道是努力得不到回报的残酷事实伤透了她的心？如果是那样，真是太悲伤了。

「一总而言之，问题就出在这里，单簧管请在开始合奏前改善这里的问题。」

突然传入耳中的声音令久美子蓦地停下脚步，餐厅的门缝间透出微弱的光线，久美子瞥了往地上延伸的光线一眼，悄悄竖起耳朵。

「小号和长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二年级吹得还不是很好，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合一下吧！」

「啊，这么说来，萨克斯风的音准……」

三年级的讨论声在餐厅此起彼落。都已经这个时间了，还在开组长会议，这在春天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久美子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离开门边，走向房间。不知怎地，脚步比来时路轻盈多了。

第二天一早，久美子拼命打哈欠，努力抵御睡意的侵袭，原因主要还是出在没能睡熟吧，脑浆全都黏呼呼地搅在一起。

「昨天去指导别的学校，赶不过来，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会卯足全力指导，包在我身上。」

刚开始练习，桥本穿着色彩浮夸的马球衫，气喘吁吁地赶来。他的穿衣品味真的很糟耶！久美子在内心深处偷偷批评。

泷和新山站在稍远处看他表演。

「桥本学长还是老样子，充满活力呢！」

「毕竟他也只有这个优点了。」

从泷和新山的对话听来，三个人以前就认识了。桥本在高中女生的包围下，显得神采奕奕，一脸乐不可支的模样。泷对大家做出指示。

「今天上午，打击乐器、铜管、木管分开来练习，下午再合奏。」

「是！」

众人遵照他的指示，分头行动。久美子抱着上低音号，偷偷瞥了霰一眼。霰手里拿着双簧管，始终面无表情，久美子心里不禁闪过昨晚的对话该不会只是一场梦的疑问。

「你很在意霰吗？」一旁的明日香语带揶揄地眯着眼说。久美子连忙摇头。

「啊，不是，并没有。」

「嗯哼，这样啊！算了，你好好加油。」

明日香轻拍久美子的肩。加什么油？久美子实在问不出口，只能乖乖点头。

泷用指挥棒「叩！叩！」地敲打指挥台。

「〈东海岸风情画〉第三乐章的节奏非常快。」

木管在别的地方练习，音乐厅等于是由铜管的成员包下。久美子翻开自选曲的乐谱，望向泷。

「各位必须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不只是铜管，其实大家的技术都还有进步的空间。节奏太快的话，会一心只想赶上乐谱的速度，吹得乱七八糟，恕我直言，根本称不上演奏。请务必细致处理每一个音符。」

「是！」

「那么先以比较慢的节奏吹一遍，吹的时候请配合节拍器的速度。」

「是！」

久美子拿好上低音号。喀嚓、喀嚓、喀嚓，节拍器刻划出缓慢的节拍。音乐以慢动作的方式拉长，一旦放慢节奏，就会浮现出原本靠气势蒙混过去的缺点。

「小号的首席，这里的节奏跑掉了。」

「上低音号只有两个人，所以请确实统一开始吹奏的时间点。黄前同学，请专心听田中同学的演奏。」

「长号的声音太杂了！我是说音色要饱满，但是杂成这样也太不像话了。请发出干净又饱满的音色。」

「低音号。后藤同学的音色依旧饱满又响亮，但是要再大声一点。请用两人的力量发出三人份—不对，四人份的音量！」

「法国号的次席，你分心喽，有在看指挥吗？」

「指法跟得上节奏，嘴巴来不及！速度一快就成了这副德性吗？」

众人拼命消化如雪片般飞来的指示。因为要是不赶快改过来，就得没完没了地反复练习相同的部分。一旦松懈，马上会被揪出来，泷的指导就是这么可怕。但只要修正泷揪出来的部分，一定能演奏得更好。正因为知道这点，大家才会对泷言听计从。大家都相信泷身为顾问的力量，只要照他说的话做，就能去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大家真的如此相信。

久美子吸气，将空气送入吹嘴中。绝不能输给其他人。一股清楚明朗的感觉顿时闪过内心深处。

分组练习结束后，可以开始合奏的时间已经是三点过后了。被泷操到累得像条狗的铜管组走向大音乐厅，迎面而来的木管乐器成员也都是一脸筋疲力竭的表情。

「接下来先合奏一次看看。」

泷一声令下，社员脚步蹒跚地就定位。新山与桥本站在指挥台旁边，静静看大家的表现。同一时间，B部门的成员还在小音乐厅与美知惠副顾问一起练习吧！久美子看着空空如也的观众席，心不在焉地想着。

「呃……稍等一下。」

完成从头到尾的练习后，桥本不太满意地看着泷，双手紧紧交叉在胸前。泷则是一脸诧异地反问：「怎么了么？」

「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指定曲的双簧管独奏是怎么回事？」

指定曲〈娥眉月之舞〉是堀川奈美惠做的曲子，中间有一段不算短的双簧管独奏，将成为比赛中至关重要的评分重点。

桥本的台词令新山露出困惑的表情。

「铠冢同学的演奏有什么问题吗？」

「呃，要说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音色很干净，音准也很稳定，以高中生来说算是表现得很好了。可是，该怎么说呢……嗯。」

桥本一时打住，走到霏面前。霏依旧面无表情。桥本看了她手中的乐谱一眼，不留情面地说：「恕我直言，你的独奏很无聊，好像机器人在演奏。」

「机器人？」

霏侧着头反问，语气不带一丝感情。「没错！」桥本用力点头。

「如果只是照乐谱吹奏，交给机器就行了，根本不用由人类来演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玩音乐呢？无非是因为有什么是机械无法表现的细节。你打算如何呈现这段独奏？吹奏时在想什么？演奏时又感受到什么呢？」

霏微微皱眉，静静地陷入沉思。粉红色的唇瓣吐出简短的三个字。

「……娥眉月。」

她的回答引来众人窃窃私语。感受到「娥眉月」是什么感觉？久美子大惑不解。桥本的头摇成波浪鼓，握紧拳头。

「才怪，你的演奏才不是娥眉月。不能表现出更像娥眉月的感觉吗？该怎么说呢……要更有感情、更热切一点。双簧管明明是有很多表现手法的乐器。」

「……我会尽力而为。」

「光是尽力而为的说法就已经不及格了。你就不能表现出更激烈的情绪吗？不是要你变成热血笨蛋，只是现在的你有点太过冷静了。」

「对不起。」

「呃，你不需要道歉啦，冷静的女孩子也很有魅力。可是，独奏的部分不能太冷静，要以『请听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美妙演奏！』的感觉来呈现。对了，就像自选曲负责短号独奏的同学那样。」

「欸！」

冷不防被点到名，丽奈反应不及地惊呼一声，双颊比平常红润了几分。前后左右的人也都噗哧一笑。这不是欲盖弥彰吗？久美子在嘴里自言自语。

桥本自豪地说：「我认为各位的演奏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了。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吸收力跟海绵没两样，再经过泷和新山，还有我这么优秀的指导老师加持，转眼就能显著成长。守护你们的成长非常快乐，若成长能带来成果就更开心了。以技术面来说，我认为北宇治的演奏已经足以跟其他实力坚强的学校分庭抗礼了。可是……」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你们的表现能力还不够，与明工、秀大附中或大阪东照等超级强校的差别就在此。或许有人会觉得我对高中生太苛求，但既然要玩音乐，我希望大家能好好思考以下的问题：北宇治想表现出什么样的音乐？各位是否真的确实理解泷老师在合奏时说的每句话？老师给各位的指示绝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老师的脑内已经有想呈现某种音乐的概念，各位必须同心协力地表现出来。因此，技术固然不可或缺，但还需要为技术锦上添花的表现能力。假设你们过去的目标是吹得跟乐谱一模一样，那么从今天起，希望大家能开始思考要如何呈现。」

「是！」

桥本难得严肃地绷着脸说教，于是众人大声回答。大概很满意大家的反应，桥本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只剩细细的皱纹堆满在眼角。泷一脸佩服地说：「桥本老师，你偶尔也会说点人话呢！」

「慢着，『偶尔』两个字是多余的，我可是会走路的名言集。」

他的反驳让众人哄堂大笑。或许是个性使然，桥本非常善于缓和气氛，这是泷所欠缺的能力。

泷看了自己的手表一眼，再度拿起指挥棒。

「从头合奏一次指定曲吧！然后再由新山老师对双簧管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好的。」

「各就各位。」

久美子拿起放在膝上的上低音号，手指放在活塞阀上，先不进气，活动一下。确定每个活塞阀都能顺畅按压后，久美子对乐器吹气。待在冷气太强的地方，若不定期进气，乐器的温度就会下降，温度与音程的关系十分密切。呼——确定自己的气息在铜管内回旋前进后，久美子望着泷的方向。

合奏结束后，第二天的练习也告一段落。霏一直在接受新山的独奏特训，当她再与众人会合时，已经是最后一次从头到尾练习的时候了。

练习结束，大家都去吃晚饭了，久美子独自留在音乐厅继续练习，反复吹奏〈东海岸风情画〉第三乐章被泷指出问题的部分。比赛是由五十五个人完成一件作品的团体战，任何一个人犯错，都会影响到其他五十四个人。正因为如此，绝不能犯错。因为只要一犯错，就会影响所有人的命运。

久美子放开吹嘴，将上低音号立在地上，手指轻抚上低音号表面多不胜数的凹陷伤痕，冷不防听见细微的说话声。

「……对不起。」

「霏不用放在心上。」

「可是再这样下去，会害明日香学姐变成坏人。」

「但你还是很害怕吧？要是影响到比赛，我反而更伤脑筋。」

明日香和霏正在讨论什么事情。从发出声音的方向听来，大概是在布幕后面。刚才太专心练习所以没注意到。久美子提心吊胆地吞了吞口水，明知偷听是不对的行为，身体却动弹不得，受到压抑的好奇心不听使唤探出头来。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明明不是她的错。」

「的确不是她的错。不过，也不是你的错喔！」

「……对不起。」

「傻孩子，犯不着跟我道歉啦！」

两人的声音渐行渐远。好想再多听一点。不可以偷听。背道而驰的两种情绪在久美子心里拔河，为了摆脱两股相反的情绪，她从肺部吐出所剩无几的空气。

久美子始终站在原地，直到再也听不见她们的声音为止。

久美子嘴里咀嚼着晚餐的炸虾，叹了一口气。刚才霏和明日香的对话一直萦绕耳边，挥之不去。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她们口中的她到底是谁？最有可能的还是希美吧！

「辛苦了。」

独自在桌子的角落用餐时，明日香突然在她旁边坐下。时机太巧了，久美子顿时全身僵硬。明日香推推眼镜，侧着头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吃饭，小绿她们呢？」

「我请她们先去洗澡了。因为我想再练习一下……学姐才要吃饭吗？」

「对呀，我快饿死了。」

明日香哈哈大笑，大口咬下炸虾的尾巴，茶色的面衣发出清脆的声响。

久美子下意识看了一下餐厅，大部分的社员都已经吃饱，餐厅只剩几个人还在有说有笑地聊天，大概没有人会注意到她们吧！久美子一口气喝光咸得要命的味噌汤，鼓起勇气转身面向明日香。

「那个，明日香学姐。」

「嗯？」

「有件事想请教学姐。」

「什么事？」

明日香纤长的睫毛隔着镜片上下掀动，以红色的筷子前端夹起腌萝卜。耳边传来酱菜咬得卡滋作响的声音。

「关于希美学姐的事。」

「哦，你要问希美的事啊，请说请说。」

「学姐为什么不让希美学姐回社团？」

明日香的反应还是很镇定，平静地夹起切成细丝的高丽菜，送入口中。绿色的美乃滋还保持原来盛装的形状，摆放在盘子上。

「嗯，这个嘛……你觉得是为什么？」

久美子被将了一军，答不上来，视线在空中左右游移后，望向明日香的脸。她脸上贴着皮笑肉不笑的笑容，下巴撑在交叠的双手上。过了好一会儿，久美子才挤出答案。

「我猜是不是因为希美学姐吹得太好了。之前也发生过香织学姐和丽奈的事，我猜学姐可能是不希望学长姐和学弟妹之间再产生对立吧！」

「哦，也对、也对。原来如此。」

明日香以不置可否的语气随口附和。她的反应实在太过敷衍，久美子有些火大。

「请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她的抗议让明日香哈哈地朗声大笑。

「抱歉、抱歉。倒也并非不能告诉你，但是在告诉你之前，换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问这个做什么？打算告诉希美吗？」

企图被看穿，久美子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明日香脸上依旧挂着笑容，但是眼神半点笑意也没有。

「不、不行……吗？」

「倒也不是不行，只是，知道了可能会让你进退两难。」

「进退两难？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如果你无论如何都想知道，告诉你也无妨。」

明日香说完，又咬了一块腌萝卜。卡滋、卡滋、卡滋、卡滋。在久美子思考的空档，旁边传来没有灵魂的背景音乐。希美那天的表情浮现在久美子的脑海中，旋即消失。久美子咽了一口口水，看着明日香，后者的双眼顿时愉快地眯了起来。

「请告诉我。」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明日香耸耸肩说。食指无意识地轻抠桌面，指甲与塑胶表面互相撞击，发出刺耳的高音。

「霏没办法面对希美。」

「什么意思？」

久美子歪着脖子反问，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明日香压低声线说：「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字面上的意思。霏好像对希美有什么心结，光看到她的脸就不舒服。所以我不能让希美在比赛前回来，要是影响到我们宝贝的双簧管吹奏者就糟了。」

久美子听得目瞪口呆，紧握的左手狂冒汗。

「心结是怎么回事？希美学姐和霏学姐是同一所国中毕业的好朋友不是吗？我听说霏学姐之所以加入管乐社，是因为希美学姐找她加入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

「咦？」

久美子话说到一半，被明日香硬生生打断。明日香伸出手指，点着久美子的鼻尖。

「希美大概做梦也没想到霏会避着自己吧！大概还以为她们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既然如此，你能告诉她『你的存在令霏无法忍受』吗？就连我也说不出口。」

「……这就是学姐反对希美学姐回社团的原因吗？」

「正是。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双簧管。当她和希美站在天秤两端，要选哪一边不是显而易见吗？」

简直像是对小朋友循循善诱的大人。久美子找不到话反驳，吞了一口白饭。或许是不忍心看学妹钻进牛角尖，明日香拍拍久美子的肩膀。

「好了好了，别那么沮丧。这是当事人之间的问题，或许会因为某个契机而误会冰释也说不定。虽然对希美很不好意思，但也只能请她再等一等。」

「……好。」

久美子回答的声音宛若呻吟，她食不知味地咬碎了白饭，万般不情愿地点头。明日香突然粗鲁地摸摸久美子的头。又怎么了？从自己的头发被她揉得乱七八糟的动作可以感受到，她该不会当我是条狗吧？久美子默不作声地想。

「学姐……」

久美子戒慎恐惧地喊住笑得乐不可支的明日香。明日香停手，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什么？」久美子放下筷子。

「希美学姐说要退社的时候，你为何要阻止她？」

「因为心爱的学妹说要退出社团，阻止她不是人之常情吗？」

「这种骗三岁小孩的话就免了，我很清楚学姐的为人。」

「唉呀，你还真不留情啊！」

明日香放开久美子。她对女生有时会采取过多的肢体接触，久美子可不认为是基于善意。明日香非常聪明，非常清楚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容貌、能力。对她而言，打打闹闹的动作只是为了让事情照自己的剧本发展的手段。

冷不防，明日香嘴角绽放笑意。久美子视线一端捕捉到明日香原本塞在耳后的黑发滑落到肩膀上的模样。

明日香笑着说：「还用说吗，当然是因为希美吹得好啊！技巧纯熟的人，或许可以派上用场不是吗？」

「哇！仙女棒、仙女棒！」

绿辉双手拿着点燃的仙女棒，眉开眼笑跑过来。集训所的广场比想象宽敞，大家各怀心事享受新山带来的仙女棒。久美子的视线掠过设置在各个角落的水桶，移动到比较没有风的地方。仙女棒前端冒出的白烟消散在夏天的夜空中，刺激鼻腔的火药味令久美子皱眉。远处传来叶月的尖叫声。

「喂！小绿你站住，不要拿着仙女棒跑来跑去。」

「欸—那我们来玩魔法精灵的游戏。你看，很漂亮吧！」

「笨蛋！不要甩来甩去啦！」

「真是的，叶月开口闭口就只会抱怨。」

「是谁害我开口闭口只能抱怨的！」

叶月边说边冲向绿辉，后者手里拿着好几根仙女棒。往空中飞散的雪白光束纷纷坠落在柏油地面上。

「好久没玩仙女棒了。」

一旁的丽奈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柔软的轮廓笼罩在光线烘托出来的暗影中。到处都是散乱的光源，明明是晚上，周围却亮如白昼。久美子低头看着丽奈手中的仙女棒，双眼微眯，感觉仙女棒的光线简直是为了驱散夜色。

「啊，熄灭了。」

丽奈低头看着仙女棒前端，喃喃自语，视线缓缓地转向水桶。负责灭火的泷形单影只地站在水桶旁。平常总是穿得很正式的他，这时也换上一身轻便的黑色运动服。

「不拿仙女棒去丢吗？」久美子问。

数不清已经是第几次提出同样的问题，丽奈有如惊弓之鸟般轻颤，弯腰驼背，「唔……」地发出一声没出息的叹息。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可是再拖下去，玩仙女棒的时间就要结束喽！快点去问啦！」

「可是……万一他说『对呀，有什么问题吗？』我就真的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一向冷静的她消失到哪里去了。丽奈捧着自己的脸，夸张地叹了一口气。久美子模棱两可地微笑，拍拍她的背。

「你不是说过吗，今天一定要向泷老师问清楚，问他和新山老师是不是男女朋友。」

「我是说过。」

「现在不问，你会后悔喔！」

「我知道。」

丽奈的脸埋在双膝之间。久美子闭上嘴，心不在焉地看着四周的样子。袅袅白烟曲折盘旋于夜空中。久美子吞下一个哈欠，偷眼观察蜷缩在身旁的少女。

「新山老师正在和美知惠老师说话，看样子聊得很开心。」

「你跟我说这个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要问只能趁现在，再耗下去，新山老师就会去找泷老师喽！万一他们一起回集训所怎么办？你一样再也振作不起来吧！」

「……」

「听我的准没错，去丢仙女棒吧！」

或许是这句话推了她一把，丽奈一骨碌站起来，短裤底下的双腿伸得笔直。丽奈握紧熄灭的仙女棒，从声带挤

出她的决心：「……我过去一下。」

「慢走。」

久美子朝她挥挥手，留在原地，望着友人走开的背影。丽奈不知对泷说了些什么的模样映入眼帘，直到刚才都还仿佛世界末日的表情似乎没那么沮丧了。

「她喜欢泷吧？」

「哇！」

突然从背后传来的声音，久美子吓得惊跳起来。回头一看，桥本满脸喜色，正对她咧嘴大笑。尽管觉得莫名其妙，久美子也以笑容回应。或许是视她的笑容为默许，桥本「嘿咻！」一声在她身边坐下。

「泷也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啊，居然连高中女生都不放过。」

桥本笑开怀地出言调侃，久美子有点慌张。

「你怎么知道？」

「嗯？知道什么？」

「知道丽奈喜欢泷老师。」

桥本咯咯咯大笑，一副没想到久美子会问这种蠢问题的模样，笑得合不拢嘴。久美子不免有些不是滋味。

「因为我也是大人，这种事一看就知道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

是这样吗？久美子在心里嘀咕。桥本抓着衬衫下摆搥风，就连看的人都觉得好热。

「告诉你也无妨，新山和泷并不是男女朋友。新山有老公了。」

「咦，新山老师结婚了？」

久美子不由得凝视桥本的脸。后者发出了乐不可支的笑声，以轻佻的态度点点头说：「对呀！」

「那、那么，你们是什么关系？桥本老师看起来跟泷老师很要好的样子。」

「嗯？我们是大学同学，新山是我们学妹。我们三个都是音大毕业的。」

桥本的瞳孔微微收缩，仿佛很怀念过去，朝泷的方向投过去一瞥，喟然长叹。

「泷自从妻子去世后，就一直郁郁寡欢，能看到他又展露笑容，我也松了一口气。」

「什么！」

等一下，他刚才是不是若无其事地透露出什么爆炸性十足的秘密。见久美子呆若木鸡地当场愣住，桥本为时已晚地「啊！」了一声。

「完蛋了。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泷老师结婚了？」

泷以前说过的话在久美子脑中苏醒。

反正我又没有老婆小孩，除了工作也没别的事可做。

没错，他确实说过这句话。见桥本以点头代替回答，久美子下意识望向丽奈。他们在聊些什么，丽奈还在跟泷说话，样子有些眉飞色舞。

桥本自我解嘲地提起嘴角，眼神闪烁着忧伤。

「他太太」

「五年前去世了。」

其他人天真无邪的笑声听起来好远好远。久美子屏住呼吸，看着桥本。「泷伤心欲绝。」桥本柔和的嗓音逐渐融化在夏夜温热的空气中。寂静包围着两人，他们与世界之间隔着一层薄膜，肉眼看不见的透明障壁隔开他们与日常。久美子紧紧抓住自己的衬衫下摆，桥本则垂下双眼。

「来北宇治任教前，泷并没有担任管乐社顾问的经验，如果是助教或副顾问倒是经验丰富。可是自从妻子去世后，他就一直处于魂不附体的状态，连音乐都不碰了。我们都很担心，不知道他撑不撑得过去，但我和新山终究无法代替他太太的地位，只能远远表示关心。因此，不知是基于什么前因后果，当我听说泷要去北宇治当顾问时，真的松了一口气。当他拜托我来指导你们时，不夸张，我差点喜极而泣。」

久美子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只能保持沉默，桥本恐怕也不指望她说出什么机伶的话。他是个大人，活的岁数将近久美子的两倍。理所当然的事实对现在的久美子来说，不免有些感伤，像是在提醒她的无能为力。

「……我……」

「嗯？」

「我很庆幸泷老师是我们的顾问。」

桥本听了，咧嘴一笑。

「我也这么觉得。」

这肯定是他的真心话。

当天晚上，久美子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明日香说的话、桥本说的话，过多的情报在久美子脑中转来转去、纷飞旋舞。

「泷老师和新山老师并没有在交往，他说他没有女朋友。」

她想起丽奈笑得灿烂如花的样子。丽奈的父亲与泷的父亲是好朋友，既然如此，丽奈应该知道泷有个死去的妻子。可是……久美子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丽奈表白自己喜欢泷的表情实在是太纯洁无瑕了，所以大概不知道吧！一思及此，不晓得为什么，感觉心脏几乎要被揉碎了，久美子紧紧闭上双眼。

还有霁的事。明日香说希美是她的心结，但希美并不知情。

自己能告诉希美「你的存在令霁无法忍受」吗？

这是明日香给久美子的课题。怎么可能说得出口！这个事实一定会让希美很受伤。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自己能做的呢？什么都没有吧！久美子抓住被单，发出布料摩擦的声音，或许是吵到一旁的叶月，她大大翻了个身。

久美子认为希美没错。可是，霁也没错。大概，必定，大家都没错。所以才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霁学姐又是怎么想的？」

烟火晚会那天练习的时候，霁的样子很不对劲，蹲在楼梯上，显然很不舒服。说不定霁当时其实是要去见希美，所以才会出现在那种地方。霁肯定也想跟希美打好关系，否则没理由出现在那里。

「……决定了。」

久美子一股作气掀开棉被，慢慢站起来。冷气开得很强的室内有点冷，她跨过嘀嘀咕咕不知在说什么梦话的绿辉，蹑手蹑脚走出房间。事到如今，只能直接去问霁。久美子的直觉告诉自己，霁今天大概也在同一个地方打电动。

「……啊！」

「……切！」

走到自动贩卖机前，遇到的不是霁，而是优子。明明已经三更半夜了，优子手里还拿着甜滋滋的碳酸饮料。一看到久美子，就表现出极为露骨的嫌弃表情。

「都这个时间了，你怎么还不睡？」

「优子学姐才是，在这里做什么？」

「我吗？我睡不着。」

优子转开宝特瓶的瓶盖，走廊上响起气体发出的「咻！」一声。她坐在长椅上，一口气灌下一大口。久美子看到她咕嘟咕嘟上下移动的喉咙，觉得自己也渴了。

「请问，霁学姐睡了吗？」

「怎么，你找霁有事吗？她已经在被窝睡死喽！昨天没什么睡，累坏了吧！」

「哦……原来如此。」

霁不在的话就没意义了。久美子行个礼，正准备走人时，优子却叫住她。

「等一下。」

「啊，是，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倒也没什么特别的事。」

优子站起来，朝自动贩卖机投入几枚硬币，红色电子数字随着硬币掉落的声音闪烁变化。

「你要喝什么？」

久美子经她这么一问，紧张得乱七八糟，没细看有什么饮料，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啊，柳橙汁好了。」

「OK！」

优子从取物口拿出柳橙汁，递给久美子。久美子接过，惊讶于冰凉的触感。「谢谢。」坦率道谢后，优子以似笑非笑的口吻笑着回答：「不客气。」第一次接受优子的好意，久美子有些受宠若惊。但她也不好只拿着不喝，拉开拉环，喝了一口柳橙汁，柳橙的甘甜香气撩拨着鼻腔。

「你和霏的关系好吗？」

「咦，呃……我也不知道。」

「这算什么答案。」

「因为霏学姐不太会表现出感情，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看我的。」

「嗯哼。」

优子不置可否地咕哝，重新坐回长椅上。「不坐下吗？」她都这么说了，久美子只好以僵硬的动作在她旁边坐下。她很怕优子，不知该如何与她相处。优子撑着下巴，一脸不满。

「你很讨厌我吗？」

「啊，没有，该说是讨厌，还是害怕呢……」

「你该不会还对府大赛的事记恨在心吧？不怕告诉你，府大赛的事我一点错也没有。直到现在，我依旧认为应该由香织学姐独奏。」

优子不甘示弱地说。久美子老实地提出很早以前就有的疑问：「学姐为何会那么喜欢香织学姐呢？」

「这还用说，当然因为学姐是天使啊，既可爱，又温柔，简直太完美了。」

「是、是噢！」

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久美子模棱两可地附和。或许是不满意她的反应，优子傻眼叹息，毛茸茸的连帽上衣随着她的呼吸一下子膨起、一下子消气。

「你那是什么反应，现在轮到你吐槽耶！」

「啊，学姐是开玩笑的吗？」

怎么想她都是认真的吧！但是照实说一定会惹怒她，久美子决定保持沉默。优子自嘲地微微一笑，突然压低声音说：「一年级可能不清楚，我们二年级去年发生了很多事。我也曾经非常烦恼，是否要学希美退出社团，当时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香织学姐。从此以后，我就成了香织学姐的信徒。」

原来她还有自觉，知道自己是信徒啊！久美子边喝果汁，只敢在心里嘀咕。还以为她毫无自觉。

「学姐也曾经烦恼过啊！」

「当然，管乐社又不是只有开心的事。国中时，光是要重新振作起来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不愿再想起那天的事，曾经有一段时期连自选曲都不想再听到，一听到〈达夫尼与克罗埃〉的旋律就立刻转台。」

「霏学姐也说她讨厌比赛。」

「因为她不喜欢被品头论足嘛！要是能像节拍游戏，有明确的判断标准，还比较能心服口服，但演奏的评价不是这么回事。」

「……学姐也讨厌比赛吗？」

优子微微笑眯了眼。晒得有点黑的手指轻抚着宝特瓶的表面。液体无声流动，冒出气泡，转瞬又消失。从唇畔流泄而出的空气与笑声无异。

「该怎么说呢？不满肯定是有的，就像南中最后一年的比赛，我到现在都还无法释怀。」优子耸耸肩说道。

「对于音乐的评价，我其实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会觉得无法接受或无法释怀也无可厚非。」

她的话让久美子无言以对，昨晚霏说过的话在脑海中响起。「没办法这种说词无法说服我。」霏咬牙切齿的表情，让久美子觉得好苦涩。优子自我解嘲地勾起嘴角。

「说穿了，成绩好就喜欢，成绩不如人意就讨厌。全力以赴却得不到好成绩，固然是最痛苦的结果。要是一开始就没使出全力，管他是银奖还是铜奖，都不会太沮丧。」

「有道理，学姐说的没错。」

「你对成绩不好的学校有什么感想？会觉得是他们不够努力吧？这也难怪，因为强校与弱校的实力天差地别，问题是，没有人是抱着玩玩的心态去参加比赛。」

优子说得慷慨激昂。久美子找不到插嘴的时机，默不作声地听她发表高见。优子的脸忿忿不平地扭曲。

「我们也很努力啊，拼了命练习，还不是只拿到银奖或铜奖的评价。大概是努力的方向错了，才会在比赛时滑铁卢，结果就是评审不当一回事地在评分表上写下『光是自选曲选这首歌就错了』。我们也知道演奏会和比赛是两回事，知道必须针对比赛演奏出不同的曲风才行，可惜南中没能做到。问题是，我们的努力毫无虚假，难道只因为没有得到好成绩，就对我们的努力视若无睹吗？当时我们的演奏真的比不上其他拿下金奖的学校吗？」

「这个嘛……」

暴露在夏夜的室外，握紧在手中的铁罐已冒出薄薄一层汗水。久美子瞥了手中的柳橙汁一眼，轻声叹息，总觉

得肺部像是灌了铅般沉重，心烦意乱的情感占据了她的思绪。

优子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令入心疼的表情让久美子下意识撇开视线。

「老实说，我也知道比赛只不过是演奏的场合之一，不需如此在意成绩是金奖还是银奖。但只要有成绩，就一定会在意，就会觉得还是金奖比较好。」优子耸耸肩说道。

「去年的顾问不怎么在意成绩，跟美知惠老师的感情好像也不太好，所以当时美知惠老师不太来看我们练习，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位老师的方针是成绩好不好不重要，只要大家一起快乐演奏即可。A 部门的成员以三年级为主，人数太多的声部，就算是二年级，也会下放到 B 部门。香织学姐和小笠原社长因此只能一直待在 B 部门。」

「原来如此。」

「没错。所以我能理解今年的三年级为什么会杠上泷老师。他们还以为好不容易轮到自己，却突然变成实力至上主义。过去一直忍受学长姐的打压，觉得自己的忍耐得不到回报也是人之常情。就拿香织学姐来说，今年是她第一次以 A 部门的身份参加比赛。明明那么努力，只因为是学妹，就得眼睁睁看着吹得比自己烂的学长姐取代自己成为 A 部门的成员。好不容易升上三年级，结果又被一年级抢走独奏的宝座，不觉得很过分吗？」优子说道，朝自己射过来一瞥。

久美子不自觉点头。怎么办？越听越想支持香织了。不知优子看到表情蒙上一层阴影的久美子有什么感想，她避开久美子的视线接着说：「不过，就算再不情愿，我也觉得论实力，由高坂同学独奏并无不妥。唯独这点，不是我想怎样就能怎样。如果是真心想进军全国，就该由吹得比较好的人来演奏。」

「学姐……」

久美子很惊讶，凝视优子的脸。久美子情感上觉得她很可怕，说不定她其实是个好人。优子灌下一大口饮料，滔滔不绝往下说，仿佛在向谁解释似地。

「别误会，我也是万不得已才认同她的！」

见她连耳根都红了，久美子忍不住含笑回答：「我知道啦！」

优子不服气地冷哼一声。这个学姐还真令人讨厌不起来呀！

后来跟优子聊得太投入，久美子打着哈欠迎来早晨。她看看时钟，已经五点了，再来也很难入睡。既然如此，久美子为转换心情，决定去集训所外面走走。她喜欢清晨的空气，冰冰凉凉很舒服。久美子用力深呼吸，让干净的空气盈满肺部。

她漫无目的散步了一会，广场上传来乐器的音色。稳重的低音，单纯中又不失情怀的旋律，光灿耀眼的音符高高低低上下滑动。实在太美了，久美子不禁停下脚步。银色的上低音号沐浴在旭日下，散发着璀璨生辉的光芒。

「明日香学姐。」

久美子呼唤，明日香放开吹嘴，乐器刹那间静默不语。久美子跑到她身边，对着号口探头探脑，扬音管内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明日香笑得甚是开怀。

「原来是久美子，你起得真早。」

「其实是根本没睡……学姐怎么这么早？」

「我平常四点就起床了，集训时反而闲得发慌。」

「欸，学姐这么早起啊！」

「还好吧，不早点起床的话，时间会不够用。」

明日香耸耸肩，丝缎般的黑发顺着她的动作倾泻而下。从 T 恤袖口露出来的手臂十分纤细。

「学姐，刚才的曲子叫什么曲名？没听过这曲子。」

「嗯？哦，刚才的曲子啊……」

明日香推了推眼镜，看着久美子，唇畔微微勾勒出弧度，食指以妖艳的姿势抵在鲜红唇瓣上，呵呵轻笑。

「不告诉你。」

她的模样实在太迷人，久美子感觉自己的脸热得快要喷出火来。为了掩饰泛红的双颊，久美子用双手的掌心捧住脸颊，感觉血管隔着薄薄皮肤突突跳动。怎么这么热。

「那、那曲名就算了，请学姐再吹一次给我听。」

「再吹一次是无妨……但这首曲子很普通吧？」

「不，我觉得是一首很棒的曲子。」

「是吗？那就好。」

明日香的嘴角挂着复杂的情绪，她很少露出这种表情，纤长的睫毛隔着红框眼镜眨了眨。明日香深深吸进一口

气，将气息吹入上低音号，号口微微震动，慢慢发出温润饱满的音色。明明是同一种乐器，她吹出来的声音与久美子吹出来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她怎么能吹出如此美妙的音色呢？久美子把自己交给缓缓流淌的音乐，静静闭上双眼。

「今天的练习就到此为止。」

泷一声令下，众人同时放下手中的乐器。结束早上在音乐厅的练习，北宇治高中的集训至此告一段落。久美子看着泷，靠意志力死命撑住不停往下掉的眼皮。

「我相信各位三天来想必都学到很多东西。当然，明天也要继续练习。今天回家后，请先好好休息一下，彻底恢复精神以后，再迎接明天开始的练习。」

「是!」

久美子收拾设置于音乐厅的谱架和椅子，看到霁正与新山在后台说话。相较于霁依旧面无表情，新山则是以温柔的眼神注视着眼前的少女。

「铠冢同学，我必须向你道歉。」

「老师要向我道歉？」

霁面无表情地微侧臻首，新山静静垂下眼睑。

「听到你的独奏时，我也跟桥本老师一样，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可是我下意识以为，你还是高中生，能吹成这样已经很好了，自以为是地否决了你的可能性。」

「……」

「当桥本老师指出你的不足，我才恍然大悟。在他眼中，你们并不是学生，而是一个个演奏者。想通这点以后，我觉得自己好可耻。我在聆听你的独奏时，也应该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因为你的话，一定能达到。真对不起。」新山低头道歉。霁有些困惑，一再眨眼。

「请老师别放在心上。」霁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

新山慢条斯理仰起脸，霁则始终坐立不安地低着头。新山温柔微笑，轻轻伸出保养得很好的手，放在霁肩上。

「我这么说或许只会造成你的困扰，但我还是要说。吹奏乐器并不是义务。你的技术非常纯熟，但你的音乐让人开心不起来。最好能再乐在其中一点，再喜欢双簧管一点。如此一来，你的独奏一定能吹得更好。」

「……好。」

霁默默点头。久美子完全没留意到，她的声线伴随着微微的颤抖。

第三章双簧管的觉醒

为了发出美妙的音色，练习时可以想象自己视为学习范本的人是怎么演奏的。不管是国中时期还是高中时期，久美子都受到这样的教育。自己想吹出什么样的音色，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让自己实际的演奏与脑海中的学习范本相重叠，再一点一滴缩小两者间的差距，建构出理想的音色。

久美子在思考自己想吹出什么样的声音时，最先闪过脑海的，就是明日香的演奏。她的演奏十分动人，温润饱满的音色，简直就是上低音号登峰造极的杰作。如何才能接近她的音色呢？久美子边在脑海中描绘集训那天她吹给自己听的音乐，边慢慢地吹出长音。在意识到腹肌的前提下吸气，感觉肚子一寸寸隆起。注意嘴形，一面摸索音量放到最大的方式，将吸饱在肺部的空气一口气吹入上低音号。在脑中打拍子，拉长音，从低音慢慢爬升音阶，吹到最高的一个音，再缓缓降低音阶。

「……你的同伴呢？」

一大早的自主练习时，一如往常，第一个出现在音乐教室的霁面无表情地问久美子。久美子暂停吹奏，缩了缩肩膀。

「丽奈家里好像有点事，今天会晚一点。」

「……是嘛!」

霁瞥了小号组的空位一眼。时间才六点半，教室里没有其他人，沉默横亘在两人之间。清晨的空气凉飕飕的，令人心旷神怡。窗外的天色已然大亮，一步步往上爬的阳光蹑手蹑脚探进屋内。

「学姐……」

「嗯？」

霁不明就里地侧着头，双眸澄净通透，夏日如果过筛，就能筛出这种颜色吗？久美子心想。

「啊，呃，请问……」

你跟希美学姐发生过什么事？冲到喉头的好奇心突然胆怯起来，又逃回脑内。久美子无意义地按住活塞阀，改问一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独奏准备得如何？还顺利吗？」

「不太顺利。我不习惯情感外露。」

「这样啊!」

「嗯。」

霁的视线静静落在自己手边，细致手指轻柔抚摸双簧管光滑的表面。

「音乐好难。」

久美子也望向自己怀中的金色上低音号。号口勾勒出圆润形状，手指抚过号口边缘，感受到边缘凹凸不平的触感。这也难怪，毕竟每天都立在地上。她从倒映着扭曲世界的上低音号拔出号管，涂上手边的润滑油，薄薄地推开，再插回原位，带点绿色的白色油脂挤压成一块一块的，隆起成小丘，久美子用布擦掉，检查号管能否顺畅地推进推出。

乐器保养起来很花时间，要是动作太粗鲁，很容易伤到乐器，也有很多无法自行处理的地方。万一脆弱的乐器落入粗枝大叶的演奏者手中，乐器会丝毫没有商量余地的闭上嘴。问题是，乐器无法选择主人，因此久美子期许自己能尽可能珍惜地善待自己的乐器。她偶尔也会感到不安，担心自己是否能让上低音号的能力发挥到淋漓尽致。

「真的很难。」

久美子附和，霁依旧面无表情地频频点头。久美子只能怔怔地盯着轻柔摇曳的刘海遮住她的视线。

时间过得飞快，集训结束后，距离即将在八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关西大赛只剩不到一个礼拜。话说回来，府大赛和关西大赛之间本来就相隔不久，明明前阵子才在准备京都府管乐大赛的练习，没想到已经这个时候了。久美子凝视着写在行事历上已经变成过去的文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天，社团活动在七点结束，夏纪难得留下来继续练习。开学在即，她最近应该忙着补习，几乎没留下来练习过。

「这种时候，总觉得不是 A 部门的成员真是太好了，不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

夏纪自嘲，久美子不知该做何反应才好，觉得不管点头还是摇头都很失礼。

久美子坐在分组练习的教室角落，翻开乐谱。时间已经过了九点，教室会在九点半完全关闭，差不多该准备回家了。

「要回去了吗？」

夏纪正在练习文化祭的表演曲子，看了她一眼。久美子阖上乐谱，老实承认：「对。」

「我也回家吧!」

夏纪说道，她伸了个懒腰，耳边传来关节啪叽啪叽的拉扯声。大概是运动不足的关系吧!

「你是搭京阪线吗？」

「啊，是的。」

「一起走到车站吧，一个人太危险了。」

夏纪微微牵动嘴角。这么说来，她还是第一次与夏纪一起回家。

「今年的社团活动真的好辛苦。三年级的人还要准备考试呢!」

「这么说倒也是。」

吧!再不然就是专科学校。」

两人穿过校门，走在夜路上。孤零零挂在天上的月亮已经是完整的圆形了。今天是满月啊! 久美子边想，边仰望昏暗的夜空。

「明日香学姐好像要去考很好的大学，毕竟她是全校最聪明的人。」

「还要忙社团活动，学姐到底都什么时候念书啊!」

「只是因为头脑的构造不同吧! 我们花三小时才能消化的内容，她大概只要五到十分钟。」

「欸，果然不是普通人。」

「明日香学姐是特别的嘛!」

夏纪一脸平静地说道，喝着保温瓶里的茶。不锈钢保温瓶反射着路灯的光线，有些刺眼。保温瓶似乎已经很旧了，表面凹凸不平。

「学姐为何会加入管乐社？」

「嗯？问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只是突然想到。」

明明还没到车站，久美子却无意识地从背在肩膀上的书包拿出月票来看。

夏纪耸耸肩。

「我国中没有参加社团活动，整个三年都过得很无聊。所以上了高中以后，想加入轻松的社团。」

「所以选了管乐社？」

「没错。因为管乐社是有名的人数很多却很轻松。」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从她喃喃自语的语气可以听出这是她的真心话。夏纪每走一步，藏青色裙子就迎风飘扬。久美子的视线不由自主落在她裙子底下的肌肤，用力握紧书包的提把。书包里的东西太重了，书包发出挤压的呻吟声。

「学姐为何要给希美学姐比赛的乐谱？」

「咦，怎么突然问这个？」

夏纪笑着，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令久美子不禁皱眉。平底鞋踩在地上的声音在夜路上听起来格外响亮。

「还有，为何想当希美学姐和霁学姐的和事佬？」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她既然想回社团，就居中帮忙斡旋一下。」

「这种话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

久美子自己大概也激动了起来，一时半刻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或许是没想到久美子会打断她说的话，夏纪顿时睁大了双眼，嘴角贴着莫测高深的笑容。

「你知道了又能怎样？」

久美子握紧拳头，掌心握着一把黏腻的汗水。

「我跟二年级的学长姐聊了很多，希望能帮上一点忙。我也和夏纪学姐一样，想让希美学姐回社团。可是，听了太多人的说词，反而搞不清楚谁说的才是对的。」

「……所以你也想听听我的说词吗？」

「是的。」

夏纪的身高比久美子还要矮一截，比自己的视线高度稍微低一点的细长双眼正盯着自己看。久美子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冷不防，夏纪停下脚步，久美子也跟着停下脚步。夏纪背后空旷的停车场自然而然地映入眼帘，地上有着白线、「临停」的文字。夏纪轻声叹息，接着说：「因为我很崇拜希美。」

「崇拜？」

「没错，崇拜。」

从夏纪口中娓娓道来的台词，轻盈得令人匪夷所思。铿锵有力的字眼听起来很舒服，很难想象是从夏纪口中说出来的。眼前的学姐腼腆地笑了。

「我啊，最讨厌麻烦了，所以一直逃避社团活动。当然，那也很快乐。只是国中毕业的时候突然有个感觉，我三年来到底在做什么？」

停车场一辆车也没有，只有白线等距画在空无一物的地面上。投币式停车场。小型的电子告示牌散发出廉价的光芒，即使没人在看，依旧敬业地明明灭灭。

「希美是管乐社社长，和我正好相反，感觉非常热血。还在毕业典礼上与其他管乐社的人抱头痛哭，光是想到要和她上同一所高中，就觉得饶了我吧！可是，」夏纪继续说：「还是有点羡慕。因为我不曾有过大哭大笑的执着。所以就想上了高中要和她一起加入管乐社，等我回过神来，已经吹起上低音号这种意味不明的乐器了。」

「学姐很喜欢希美学姐呢！」

夏纪没回答久美子的问题，只是咯咯咯地朗声大笑。她开始往前走，久美子连忙跟上去与她并肩同行。

「北宇治的管乐社虽然腐败，不过我就喜欢这种气氛。不太需要练习，很轻松。但希美似乎不这么想，总是跟一堆学长姐硬碰硬。看到她的样子，我其实很傻眼。对方连听都不想听，却还努力想说服对方，不是浪费时间是什么？但她还是傻傻地一头撞上去，明明只要别惹麻烦，忍耐到自己升入三年级就好了。」

「大概是等不及吧！」

久美子想起希美说过的话。这种事根本不用她再强调。「我想也是。」夏纪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另一方面，身边的人开始出现要不要退出社团的意见，我认为那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毕竟学长姐的态度很

露骨，我们几乎被当成空气。既然如此，正常人都不想继续待在这种社团吧！所以就算他们退出社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啊，不过……夏纪似乎想到什么，脸上绽放笑意。

「我到底是沉不住气，忍不住数落了三年级了一番。」

「你说了什么？」

「嗯？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就是『你们的性格真的很恶劣耶』之类的。」

「什么！」

久美子吓得目瞪口呆。再怎么想，这都不是一年级敢对三年级说的话。夏纪缩了缩肩膀。

「当时真是捅了马蜂窝。因为不经大脑的举动，害低音组的人被三年级当成眼中钉，真的给梨子和后藤添了很多麻烦。尤其后藤还曾经因为梨子受到伤害而暴怒，至今仍不愿提起去年的事。多亏明日香学姐帮忙缓颊，事情才能圆满收场。」

「原来这就是卓也学长不愿提起去年发生什么事的原因啊！」

「没错。或许也是不想让一年级知道以前狗屁倒灶的事。那家伙其实人很好，就是个性阴沉了点。」

最后那句显然是多余的，或许是她用来掩饰难为情的手段。夏纪一脸嫌烦地把头发塞到耳后，不看久美子，继续往下说。

「总之，因为发生过这样的事，希美退出社团，我也觉得心里空空的，好像少了什么，或者该说是难以释怀，当她说想回社团时，我松了一口气。」

「因为又可以一起参加社团活动吗？」

「不是，当然那也是原因之一。」

电车自眼前疾驶而过。当当当当。平交道的警示音刺痛久美子的耳膜，一闪一闪的红光染红了夏纪的脸颊。

「因为我想赎罪。」

风压吹动了她的刘海。电车转瞬间便从视线范围内消失，久美子才一眨眼，平交道的栅栏就升起了，对向来车迫不及待加速前进。为了避开迎面而来的车，只能前后走成一排。久美子凝视夏纪的背影问道：「赎罪是什么意思？夏纪学姐又没错。」

夏纪没回头，死活不看久美子一眼。

「在她受尽折磨时，我没有为她做任何事，只是远远地冷眼旁观。所以我想为她做点什么。希美真的很喜欢管乐社，也真的很拼命，是我憧憬的目标。我实在不忍心看她再继续痛苦下去。」

「所以你才帮助希美学姐？」

「没错。」

很愚蠢的理由吧？夏纪问久美子。她的语气十分开朗，也很令人心疼。久美子默不作声地摇头。她大概看不见，那也无妨。为了隐藏蒙上一层雾气的视线，久美子悄悄按住额头，不知怎地，喉头好热。

「一点也不愚蠢。」

久美子回过神来，声音不受控制地颤抖。夏纪或许是察觉到久美子的异状，转过身来，看到她的脸，愕然瞪大双眼，指尖温柔地轻抚久美子的头发。

「抱歉，让你费心了。」

明明不需要道歉的。明明不是学姐的错。有太多想说的话，但久美子的舌头仿佛麻痹了转不过来。夏纪怎么这么笨拙啊？假装漠不关心，总是摆出置身事外的模样，其实心里怀着过去的伤痛，跌跌撞撞一路走来。久美子觉得好心疼，眼眶里水气氤氲。夏纪露出与平常无异的笑容。

「久美子真是个好孩子。」

「才没有这回事呢！」好不容易才挤出来的声音，比平常窝囊好几倍。

久美子第二天练习时不太能集中精神，手指在写得密密麻麻的乐谱上游移，悄然叹息。「这里要看指挥！」「要听旋律！」「渐强音节的时机！」「这里，音程很容易变低！」用笔写在乐谱上的文字经过整个夏天似乎有些褪色。

「久美子，一起吃饭吧！」

「啊，嗯。」

丽奈抱着便当跑过来，久美子连忙从书包拿出面包店的塑胶袋。

「跟平常一样，在教室吃好吗？」

丽奈提议，久美子点点头。她们平常都在低音组的分组练习教室共进午餐。也可以在音乐教室用餐，但是自从

看过一次蟑螂出没后，就不敢在那里吃东西了。

「丽奈对比赛有什么想法？」

久美子看着丽奈吃便当，提出不期然浮现在脑海中的疑问。或许是天气太热，在学校前面包店买的三明治已经变得软趴趴，融化的起司从面包缝隙悄悄探出头来。

「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只是最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哼。」

丽奈的黄色筷子狠狠刺穿娇艳水嫩的红色小番茄，她一脸疑惑地盯着久美子，将小番茄送入口中。

「不是有人会说『音乐不能评价，别把比赛放在心上』吗？我认为那是赢家才有资格说的话，没有实力的人说出这种话，只是死不认输而已。」

「有道理。」

「一旦具有压过其他人的实力，就能在比赛中得到好成绩。评审的喜好确实有很大的影响，称不上百分之百公平，但还是有些学校的演奏是不管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吹得很好，会觉得他们是专业的演奏者。只要到达那个水准，就能得到所有人的肯定。所以我认为如果要抱怨，至少得达到那个水准再来抱怨。」

这番话果然很有丽奈的风格，这是严以律己的丽奈才会有的想法。要是每个人都能像她这样勇往直前，该有多么轻松。丽奈非常努力，而且能冷静地接受自己还不够成熟的现实，一股脑儿地埋头前进。

「我还满喜欢比赛的。能同时让那么多人欣赏自己的演奏，其实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不想思考得太负面，既然要演奏就全力以赴。」

丽奈真诚纯粹的视线看穿了久美子，她令人联想到黑曜石的双眸沐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夏蝉在窗外唧唧鸣叫。阳光透过窗玻璃，照亮丽奈的侧脸。「说的也是。」久美子垂下眼睑。

「我也有同感。」

夜晚的宇治川阴森森的。水面一片黝黑，看不见水底。手放在木制栏干上，久美子深深叹了一口气。

「练习辛苦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令久美子猛然回头。穿着制服的秀一正笑意盈然地看着她。久美子想想已经很久没跟他说话了，仰望比自己高一个头的脸，她也展颜而笑。

「辛苦了。现在才要回家吗？」

「对呀！」

秀一摘下耳机回答。耳机里的音乐随着他的动作隐约传来，是指定曲的一个小节。或许是察觉到久美子的视线，秀一有些腼腆地搔搔头。

「因为快比赛了嘛！」

「真的，剩没多少时间了。」

秀一往久美子身边一站，靠在宇治桥的扶手上。看到他的大手，久美子心想秀一果然是男孩子啊！

「明工、大阪东照、秀大附中……唔，这三所学校都好强。」

「要是排在三强前后出场就死定了。」

「不过可能性挺大的。啊，上帝保佑明工因为换了顾问而实力减弱！」

秀一以夸张的动作合掌，半开玩笑地祈祷。久美子瞥了他一眼，也点头附和。

「要是在这一关败下阵来，比赛就到此为止了。」

秀一看了她一眼，探索似的眼神令久美子为之屏息，视线落向脚边，自己的黑色长筒袜映入眼帘，袜子绣着白色商标，再往上的膝盖则有许多擦伤的痕迹。

「会不安吗？」秀一问道。

久美子点头。

「当然不安，怕死了。要是比赛时失败了怎么办？」

「别担心，都已经练习成这样了。」

「可是，即便如此，还是有不祥的预感。我也不会形容，总觉得好像会发生什么事……」

她也说不清楚，思绪的碎片东一块、西一块散落在脑海。久美子伸出手，试图捡拾起碎片，但总是在快碰到的瞬间，碎片又无声无息地从指缝间溜走。

秀一轻捶了久美子的背后一记。大手的掌心隔着衣服，对久美子的身体造成冲击。

「别想太多比较好喔！我们学校本来就没什么实力，现在能进步到这种程度已经很幸运了。」

他以轻快的口吻下了结论。久美子战战兢兢地抬头。秀一正在为自己打气，看着她的眼神柔情似水，总觉得内心深处正小鹿乱撞。背痒痒的，心跳速度比平常快了一拍，热气全往脸上集中，久美子赶紧撇开脸。不知怎地，觉得好害羞。

今年的关西大赛与京都大赛不同，将在兵库县的综合文化中心举行。久美子国中时期去过好几次，不是全然陌生的会场，至少能让心情轻松一点，最少上厕所的时候不会迷路。久美子看着泷发下来的资料，轻声叹息。

「呃，北宇治高中的演奏顺序决定了。」泷说道。

大家交头接耳，面面相觑。千万不要第一个出场，久美子在内心深处念念有词。既然顺序已经决定了，如今再求神拜佛也没用。泷微微一笑，目光在音乐教室转了一圈。

「在二十三所学校的出场顺序中，我们排在第十六个上场，刚好是在大阪明静工业高中后面。」

众人不约而同发出哀号。排在强校后面，马上会被比较，实在不是太理想的顺位。

「各位想必会很在意，所以顺便向各位报告其他强校的出场顺序。大阪东照高中排在前半场的第三个上场，秀大附属高中跟我们一样是后半场，排在第二十个出场。」

关西大赛分成前半场和后半场。前半场的十一所学校演奏完毕，会立刻发表金银铜奖落谁家，只有拿下金奖的高中才能留到后半场。要等到后半场结束后，才会公布进入全国大赛的学校，因此取得金奖的高中必须一直等到那一刻。

泷轮流看了看还在窃窃私语的社员，以与平常无异的柔和音调说：「前后左右的高中的确都是强劲的对手，也有很多学校已经参加过关西大赛好几次了，不像我们是第一次出场。但也不需要为此耿耿于怀，我们只要跟平常一样，演奏出属于北宇治的风格即可。今年夏天从早到晚的练习肯定能成为各位的养分，接下来就在关西大赛万众瞩目的舞台上，尽情展现我们的演奏给观众见识一下。」

「是！」

中气十足的回答让泷露出满意的笑容。

「很好。那就开始今天的合奏。」

泷一声令下，大家全都一如往常地走到平常基础练习的位置就定位。久美子盯着每天翻看、已经变得破破烂烂的乐谱，感觉自己上紧了发条。马上就要比赛，没有时间再自寻烦恼了。

久美子为了给自己加油打气，「啪！」地拍拍脸颊，她身旁的明日香有些惊讶地看过来。

「怎么啦，充满干劲呢！」明日香调侃她。

一丝不苟的笔迹在乐谱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但愿努力能有收获，能换来好成绩。久美子抱起自己的上低音号，金色上低音号反射着日光灯的光线，天真地散发出闪亮亮的光芒。

练习结束后，久美子筋疲力尽地踏上归途。一进家门就扑向自己的床，弹簧承受她的重量，发出「叽一」的尖叫声。她从枕头里抬起脸，月历映入眼帘。比赛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每过一天，久美子就为那天画上斜线。夏天即将接近尾声，一思及此，她就焦虑得坐立难安。

久美子把脸埋进被窝，手机忽然震动起来。她伸出手，好不容易从充电器上拔出手机。定睛一看，是梓打来的。考上立华高中的梓，与久美子毕业自同一所国中。

「喂？」

久美子轻唤，电话的另一头传来梓银铃般的笑声。

「喂，久美子，你现在方便讲话吗？」

「方便，怎么啦？」

「没什么，快要比赛了，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梓的音调隔着话筒听起来比平常还要尖一点，背后还能听见她养的狗的叫声。

「立华第几个出场？」

「前半场，象征幸运的七号选手！北宇治呢？」

「我们是后半场第十六个上场。」

「这样啊。那我们先上了。」

梓说到这里，一时无语。智慧型手机的液晶萤幕沾满了久美子的汗水。耳朵很热，是因为正在通话吗？手机也热呼呼的，活像暖暖包。

「……比赛当天，你就算看到我，也不要跟我说话。」梓打破沉默说。

「为什么？」

「因为我大概无法保持冷静。」

梓的声线绷得死紧，久美子不由自主地点头应允。

「我知道了。」

「谢啦！」

梓的轻笑声乘着电波而来。久美子也能充分感受到缠绕在梓身上的紧张感。啊，比赛的日子真的迫在眉睫。心脏一缩，仿佛被紧紧握住。为了排遣不安，久美子吐出一口大气。一起进军全国吧！如此简单的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不出口。

「快要比赛了呢！」

社团活动结束后的自主练习，希美久违地出现在分组练习教室，站在正清洗吹嘴的久美子身后，直勾勾盯着水龙头的前端看。清水不断向下奔流，在银色的吹嘴上形成一层透明薄膜。久美子旋紧水龙头，用毛巾包起吹嘴。视线下意识四下张望，大部分的社员都已经回家了，几乎没有其他人影。发现霰不在，不知怎地竟让她松一口气。

「学姐，好久不见。」

「我也知道比赛前还来纠缠的话，真的会打扰到练习。现在距离关西大赛只剩下三天了吧？」

希美有些惆怅地双眼微眯。久美子把吹嘴插回乐器，转身面向她。

「今天不去找明日香学姐吗？」

「我去过了，但她已经回家了。」

希美不经意地望向音乐教室，扎成马尾的黑发随之左右摇摆。

「对了，霰最近还好吗？」

「霰、霰学姐吗？」

久美子的音调不由自主地拔尖，为掩饰自己的惊慌失措，她反复眨着双眼。希美似乎没注意到她的异样，露出苦笑。

「呃，听说她最近正为了独奏烦恼，想说或许可以帮她出点主意。」

「啊，嗯，啊……没错，是有这回事，该怎么说呢，老师要求她独奏要吹得更感情一点。」

越想掩饰，越说得吞吞吐吐、支离破碎。希美一脸意外地歪着脖子。

「老师这么说吗？好奇怪啊！」

「哪里奇怪？」

「不是啦！」希美轻轻摇头。「霰的性格虽然冷淡，但是唯有在演奏时会释放出丰沛的感情。她的演奏给人很快乐的感觉。」

「是吗？」

「是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听她这么说，久美子越发说不出口。希美认为霰是她的好朋友，她不知道霰讨厌她。是故，谁也不敢告诉她事实。

明日香之所以不让希美回社团，就是怕霰与希美狭路相逢。她说过，希美是霰的心结。久美子并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虽然不清楚，但至少知道不能让她们见到面。

「我希望能帮上她的忙。」

希美低眉敛眼地说。她的语气极为真挚，逼得久美子不得不正视她的善良。晕开的夕阳为希美的侧脸染上几抹红晕，从音乐教室延伸出来的阴影吞噬了她的影子。久美子手中的上低音号微微颤抖着，仿佛拒绝夜色的入侵。

心里有股不祥的预感。

久美子盯着眼前的学姐，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惶惶不安的感觉窜过背脊，但愿是自己多虑。

事情发生在两天后，同时也是比赛的前一天。

一如往常，当天的练习从调音开始。明日香站在前面，对大家发出指示。修长的手指按住琴键，不带情感的声音在音乐教室响起。长笛组的成员——一起立，A、F、C、G……校准每一个音，其他声部的人则齐声吟唱琴键发出的音阶。所有人反复调节音准，直到拉长音的歌声消失。包括低音号及低音大提琴在内，各组轮番上阵，仔细地进行以上的调音作业。这种调音方法起初非常花时间，但是当夏天落幕时，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短时间就能搞定。

调好音后，泷走进音乐教室。绝不能因为明天就要比赛而疏于基础练习。完成与平常无异的练习后，才开始合

奏比赛的曲目。

「我打算今天上午先指导细节部分，下午再进行最后十次从头到尾的练习。」

「是！」

「无论如何，今天都是最后一次练习了，请务必全神贯注练习，好在明天的比赛使出全力。」

「是！」

大家的士气十分高昂，回答比平常带了更多热情。久美子也握紧拳头，明天只是开始，绝不是结束。她是真的这么想。

为了迎接明天的比赛，今天的练习提早结束。「要是没日没夜练习，弄坏身体可就得得不偿失了，今天请好好睡一觉。要注意饮食，小心别吃坏肚子。」想起泷的交代，久美子轻声叹息。

大家各怀心事地行动，有人回家，有人选择留在学校。久美子将上低音号收进乐器盒，轻轻抚摸盒子表面。漆黑的乐器盒已经很老旧了，到处都有弄脏的痕迹。明天就要比赛了。一思及此，心脏扑通扑通跳得飞快，今晚大概别想睡了。她也知道北宇治高中打进全国大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知道归知道，依旧无法不抱希望。因为大家就是为了打进全国大赛才努力到现在的。

「霰！」

回荡在走廊上的呼唤，紧接着响起啪哒、啪哒的匆忙脚步声，原本陷入沉思的久美子蓦地回过神来。室内鞋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其他人聊天的声音。久美子收起乐器盒，冲出音乐教室。呆站在原地不动的希美，与拔足狂奔的霰小小的背影，映入眼帘。每跑一步，霰的裙子就随风翻飞，白皙的双脚卯足全力往前奔去。

「霰！等一下！」

希美大喊，手伸向没命逃跑的霰，可惜构不到她。发生什么事了？仿佛是要回答困惑的久美子，明日香从音乐教室探出脸，耳边传来她毫不掩饰的啧舌声。明日香的双眼隔着红框眼镜发出有所顾忌的目光，喃喃低语：「糟透了。」

事情肯定非常棘手，才会让明日香说出那种话。久美子还在不知所措时，霰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走廊上了。希美动弹不得，一脸茫然地呆站在原地。大概是听到骚动，少数几个还没走的社员都远远窥探希美的反应。只有一道影子推开众人，窜了出来。

「你给我站住！到底是何居心啊你！」

是优子。她伸手抓住希美胸前的衣襟。附近的社员全都看傻了，阻止的声音此起彼落，但优子完全置若罔闻，眼睛气得快要喷出火来，看得出来她真的气坏了。大概就连希美本人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一脸惊恐地望着眼前的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霰！」

「不是，我什么也……」

「住手！优子，你想做什么！」

夏纪慌不择路地冲上前来，打断希美的辩白。又来了一个难搞的家伙。夏纪瞥了两人一眼，立刻想拨开优子的手。优子毫不隐藏自己的愤怒，用力甩开夏纪的手。力道太猛，希美与夏纪双双跌坐在走廊上。

「你想打架吗？」

夏纪瞪着优子。她的音调也跟平常完全不一样，恐怕是真的动气了。久美子提心吊胆地轮流观察两人的表情。夏纪以呻吟似的口吻说：「你说啊，希美到底做了什么？值得你这样动手动脚。」

「我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才生气，而是气她什么都没做！」

「啥？你到底在说什么？」

优子心浮气躁瞪了眼前的天敌一眼，然后才六神归位望向霰已经跑远的走廊尽头。她紧紧打了个死结的眉头稍微松开了一点，四下张望，游移的视线停在久美子身上。太可怕的压迫感，久美子忍不住后退几步，但优子一口气缩短彼此的距离，用力抓住她的手臂，白皙的手指陷进久美子的皮肤。好痛，优子的力气之大，令久美子差点不能呼吸。

「你可以去找霰吗？」

「什么？」

优子在她耳边低声恳求，久美子瞪大双眼，感受到夏纪从背后投来狐疑视线。优子解释：「霰一旦陷入恐慌，只怕见到不习惯的人会更糟糕，必须快点找到她才行。」

「可是……」

「我去三楼和四楼找，你去一楼和二楼。快点！」

「好、好的！」

久美子还想推辞，但是看到优子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只能乖乖照做。确定久美子答应后，优子放开她的手，左手臂已留下明显的红印。久美子用右手掌心罩住隐隐作痛的左手，看着优子的脸。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可以清楚看见优子眼中还藏着愤怒以外的其他情绪，她的眼神充满不安。

「得快点去找她才行。」

优子脱口而出的台词泛着浓浓的焦躁，转身就跑开了。夏纪还在对她絮叨抱怨，优子全部当作没听见。望着学姐跑远的背影，久美子也赶紧迈开脚步。那一瞬间，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久美子。」是明日香。

久美子回头一看，只见她正对自己双手合十道歉，态度十分轻佻。

「是我判断错误。无论如何，请你先找到霏再说。」

判断错误？什么东西判断错误？话说回来，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堆问号在脑袋里跑来跑去，久美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点头再说。倘若已经搞清楚状况的明日香选择按兵不动，就表示这是只有自己才能完成的任务。久美子轻抚着还热辣辣的左手臂，往霏消失不见的方向狂奔而去。

一楼的教室几乎都找遍了，遍寻不到霏的身影。或许是在优子负责找的上面那层楼。久美子边想边冲上二楼。笼罩着暮色的教室不见半个人影，望向窗外，运动社团的成员也已经开始收拾工具，准备回家。久美子满头大汗地从北校舍找到南校舍，最后找到已废社的电影社社办。杳无人烟的教室微微敞开一条门缝，久美子调匀紊乱的呼吸，悄悄地伸手探进门缝，感觉里头有人倒抽了一口气。就是这里，久美子深信不移，她做好心理准备，踏进狭小的教室。

推开门的瞬间，满是尘埃的空气撩拨着久美子的鼻尖，她不由得咳嗽了起来。霏正缩成一团，蹲在狭小的教室角落，姿势让久美子想起集训前在楼梯上撞见她的模样。霏看见是她，脸埋进掌心。橘色的光线从四方形的窗户照射进来。久美子咽下口水，小心翼翼走向霏。

「学姐，请问出了什么事？」

霏轻轻摇头。因为布满尘埃，地板变得白白的，坐在这种地方会弄脏制服。久美子的视线落在清晰的脚印上，她低头看着霏。

「你讨厌希美学姐吗？」

希美。这个名字让霏慢条斯理抬起头来。原本用来遮住脸的手至此终于缓缓放开。她该不会在哭吧？久美子顿时绷紧神经。霏依旧面无表情，唯有眼神失措地飘来飘去。

「不讨厌。」

霏发出来的声音十分无助。从她的齿缝释放一抹几不可闻、令人心焦的叹息。

「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希美学姐对你说了什么过分的话……」

「不是的！」

霏突然大声起来，久美子吓得噤若寒蝉。霏也吓了一跳，捂住自己的嘴巴，从声带挤出声音。

「不是的，希美没错。一切都是我的错。」

久美子发现霏的指尖颤抖得厉害。从黑色短发的缝隙间，可以看到几近透明的雪白肌肤，与窗外洒落进来的橘红色阳光形成美丽的对比。

「……刚才希美主动找我说话。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逃开了。我害怕面对希美，我不想见到她，所以才躲在这里。」

「为什么怕她？」

「因为我心里很清楚。」

「很清楚什么？」

「现实。」

霏的声音铿锵有力地在地板上弹跳，从她口中说出来的一字一句慢慢沉没在灼热的空气里。远方传来蝉鸣。汗水从额头顺着久美子的轮廓滑落。

「起初，我对管乐没有兴趣，也不打算玩乐器。」

「那你怎么会加入管乐社？」

「因为希美找我加入。」

霏不假思索的回答。她安静看着地上，仿佛在逃避什么。

「我不喜欢与人交谈，性格也很阴沉，国中时期就连朋友也交不到，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希美主动找我说话，问我要不要一起玩乐器。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就改变了。和希美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快乐。」

霏咬紧下唇。黏呼呼的沉默在两人之间筑起一座透明高墙。她的手指用力抓住自己手臂，透着粉红色的指甲在柔软皮肤上留下弯月形伤痕。

「在我心中，希美是特别的，是很重要的朋友。」

发自肺腑的声音低沉暗哑，望向地面的眼皮微微颤抖，纤长的睫毛上下震动。「可是，」她接着说。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如深夜般漆黑的双眸闪着红光。「希美在我心里的分量与我在希美心中的分量完全不一样。对我而言，她是我最重要的朋友。可是对她而言，我只是一个普通朋友。她有很多朋友，我只是其中之一，有没有都没差。」

「才、才没有那回事。就拿前阵子来说，希美学姐也很担心你。还有……」

「可是，她退出社团的时候，什么也没跟我说。」

仿佛要盖过久美子的宽慰，霏咬紧牙关说。

「组乐团的事也是如此，她告诉其他人，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等到我问别人『希美今天请假吗？』才从学长姐口中得知她退出社团了，害我大受打击，非常受伤。因为我这才发现，原来我们之间的交情，没有好到足以让她主动告诉我她要退出社团。」

听霏断断续续地娓娓道来，久美子一时无语。怎么办，必须说点什么才行，可是却想不到该说什么才好。褪色的摄影道具散落在教室角落，对于积在上头的灰尘、流逝的时间，久美子全都不晓得该说什么才好。

「我高中之所以加入管乐社，也是因为希美找我加入。她和我不是同一种人，要是没有社团活动，我们一定会马上形同陌路。结果她还是退社了。如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待在社团，我真的不知道。」

「可、可是！学姐比谁都早来练习不是吗？难道不是基于对管乐的热爱吗？」

「因为我害怕。」

「害怕？」

「害怕如果不吹管乐，就无法成为希美的朋友。管乐是我和希美之间唯一的桥梁，我只有这个筹码，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万一我吹得不好，希美会认为我没有用处了。所以，所以……我只能尽全力吹奏。」

久美子不晓得该怎么安慰霏，她还是第一次遇到以这种理由玩乐器的人。

想在比赛留下好成绩、想在演奏会上演奏动人曲子，浮现在久美子脑海中玩管乐的意义，想必都是非常普通的。社团活动之于久美子的意义与之于霏的意义实在差太多了。

你给我振作一点！都走到这一步了，不要说没骨气的话！我们的目标是全国大赛，现在可不是为朋友分心的时刻！斥责的话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恐怕都能言之成理，但久美子一句大道理也说不出来，因为对她说再多也只是对牛弹琴，她根本不在乎成绩。她在乎的，只是能不能跟最喜欢的朋友在一起。跟久美子的目的完全不一样。

「我很怕见到希美，她大概不觉得这有什么，因为她一点错也没有，应该也不觉得自己退出社团有什么问题。是我不敢面对现实，不想面对我在她心中根本无足轻重的事实。」

霏说完，脸埋进削瘦的掌心。这番撕心裂肺的告白在布满尘埃的地板上弹跳。她的嘴巴仿佛为了寻求氧气而微微开启，唇瓣也痛苦地扭曲。

「对朋友这么执着，真是恶心。」

「没这回事。」

久美子静静摇头。除此之外，她不知该做何反应才好。霏颤抖的声线夹杂着几不可辨的呜咽。她说得断断续续的话，狠狠撞击久美子的耳膜。

「但我觉得恶心，觉得自己很恶心。」

她的脸埋在膝头里，黑发完全遮住了侧脸。

「要是没有比赛就好了。这么一来，希美就不会离我而去，也不用为了无法接受比赛的结果暗自饮泣。大家居然为比赛拼尽全力，简直愚蠢到极点。明明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任何快乐的回忆，也无法留下任何痕迹，只有苦涩的心情。」

她还在絮絮叨叨的同时，教室的门被用力推开。开门的巨响使久美子下意识转过身去，只见汗流浹背的优子正站在门口，她原本梳理得很整齐的黑发都乱了，肩膀随着气喘如牛的紊乱呼吸上下抖动，足以证明她大概跑遍了整

个校园。优子用指尖拨开被汗水濡湿，紧贴在额头上的刘海，大步走向霁。强大的压迫感迫使久美子倒退几步。霁似乎也吓傻了，声带发出近似哀鸣的怪声。

优子毫不迟疑地蹲下，抓住霁的双肩，藏青色的袜子顿时染成灰色。久美子只能用视线追逐沾在她裙子上的灰尘。

「你在搞什么！我担心死了！」
突如其来的叱责，霁吓得发抖了起来。「抱歉。」细如蚊蚋的音量，优子大大叹了一口气。

「希美对你说了什么？」
「没什么。她只是想鼓励我。」霁低眉敛眼地说。「是我自己要害怕的。」
优子放开她的肩膀，握住霁颤抖的指尖。「放松。」优子来来回回地摩挲霁的双手，原本没有一丝血色，几近透明的雪白肌肤终于染上淡淡朱红。

「你还害怕跟希美说话吗？」优子问她。
霁点头默认。

「因为我只有她这个朋友。要是失去她，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很怕她会拒绝我。」
优子顿时停下摩挲的动作，霁心惊胆跳地闭上眼。优子仰天长叹，双手捧着霁的脸颊。耳边传来「啪叽」一声。

「傻瓜。」
霁提心吊胆地慢慢睁开双眼。优子的掌心微微陷入霁柔软的肌肤，晶晶亮亮的感情从霁的眼眶顺着染上红晕的脸颊滑落。

「你真的只有希美这个朋友吗？只有一开始对你伸出援手的家伙才能在你心目中拥有特殊的地位吗？对你而言，其他人都不重要吗？」

「不是这样的……」
「那我呢？对你来说，我算什么？」

霁的喉头微微震动。从窗外泼洒进来的阳光勾勒出她圆润的轮廓。裙子底下露出柔嫩大腿，漆黑如墨的影子在大腿肌肤上一寸一寸扩大。「你只是……」霁轻声叹息，气息里夹杂的热度令久美子脸红心跳。

「你只是看我可怜，才对我那么好吧？因为希美退出社团，我变成一个人，你只是看我可怜，只是同情我，不是吗？」

霁避开优子的视线，一口气说完。久美子觉得她简直是在说给自己听。优子轻轻放开霁的脸，指尖猝不及防地用力揪紧霁的耳朵，在非常近的距离内大叫：「你傻啦！你真是傻到极点耶！连我都要发火了。」

「……好痛。」
霁做梦也没想到优子会如此激动，小声喊痛。无视她的反应，优子厉声教训：「谁会跟不喜欢的家伙一起行动啊！我可没那么八面玲珑喔！什么同情，原来你从没当我是朋友。」

「不是那样的，只是……」
「社团活动也是，你真的只为了希美才继续玩管乐吗？真的没有半点快乐或开心的回忆吗？比赛只有痛苦？前阵子的京都大赛呢？确定可以参加关西大赛时，难道你不开心吗？我可是很开心喔！」优子发自内心地说。

感觉得出来，霁倒抽了一口凉气。久美子也情不自禁地望向优子，后者的双眸充满热情，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霁。霁承受不起似地苦着一张脸。

「我觉得努力坚持下去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真是太好了，终于能相信努力会有收获，终于能摆脱国中的回忆。你不这么想吗？那一刻，你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优子的质问令霁噤若寒蝉。霁从水手服领口探出的喉头毫无防备地微微颤抖，指尖战战兢兢抓住优子的衣服下摆，藏青色布料被抓出皱褶。霁掏心挖肺地说：「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但同时也觉得很对不起退出社团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高兴……」

「当然可以呀！」优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还用说吗，当然可以高兴啊！没有人喜欢看到你意志消沉的样子。至少我就不希望你不开心。所以，笑一笑吧！」

这句话仿佛是对霁的请求。霁一时静默无语，终于放松了唇瓣，咬得死紧的齿缝间发出细细的抽泣声。霁的目光剧烈晃动，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优子目瞪口呆地环抱她的背，霁把脸埋进优子的肩窝，开始嚎啕大哭。她压抑许久的情绪，仿佛一口气暴发出来。

「喂……」霁好不容易止住溃堤的泪水，优子转头对久美子说。

一直在旁边看戏的久美子才恍然回神，自己该不会打扰到她们吧！察觉到自己的立场相当尴尬，久美子内心涌出自责的念头。优子静观学妹鬼鬼祟祟、手足无措的反应说：「霁好像冷静下来了，可以请你去叫等在外面的家伙进来吗？」

「咦？」
久美子下意识往门外一看，只见两位学姐挤在只开了一条缝的门口往室内探头探脑。久美子悄悄开门。

「你们在做什么？」
夏纪与希美不好意思地面面相觑，后者手里抱着霁装有双簧管的乐器盒。

「呃……明日香学姐要我拿这个过来。」
希美说道，一脚踏进教室。夏纪在她身后，一脸茫然地看着久美子。大概还搞不清楚状况吧！

霁一看到希美，手忙脚乱地用力揉眼睛，薄薄的皮肤都揉到红肿了。
「霁，我做错了什么吗？我实在想不出来。」

希美充满歉意地垂下眉尾。霁求救似地抓住优子的手臂，优子叹了一口气，掰开她的手，强迫她站好。
「把话说清楚。」

「欸，可是……」
「别担心，我会陪着你。」

优子霸气地向霁承诺，推她到希美面前。霁狼狈不已，视线四下游移，纤细的手指惊慌失措地抓紧优子的手手腕下摆。希美的目光落在霁抓住优子的手上，失落地眯起双眼。

霁开口：「希、希美为何不找我？」
「什么事不找你？」

「找我一起退出社团。」
霁的手指更用力了。站在久美子背后的夏纪不知所措地缩起身子。优子文风不动地盯着眼前的霁。希美看着地上，然后慢慢松开嘴角，似笑非笑地说：「因为，根本不需要找你啊！」

「……为什么？」霁问道。
希美一脸困惑的侧着头。

「为什么，因为霁一直在管乐社努力呀，就连我自暴自弃的时候也不例外。就算没有人赏识，就算没有人要练习，你也一直努力练习不是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找你退出社团，这对努力练习的霁岂不是太失礼了吗？」

霁的目光微微闪烁，如释重负的叹息从唇畔轻泄，放开紧抓着优子制服的手，再次吸气，问希美：「所以你才什么也没说吗？」

「对呀，有什么不对吗？」
希美恍然大悟地搔搔自己的头，脸上的表情逐渐带了点急切的神色。

「难不成你以为被排挤了？不是的，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一点也不讨厌你喔！对不起啊，害你误会了。」
希美急着解释的声调既轻快又优美。霁和希美看重对方的程度完全不成比例，所以她才能露出如此天真无邪的表情。

「对不起啊，我都没有注意到。」才会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为纠缠不清的过去画下句点。
「没关系，别放在心上。」霁轻声否认。「我没有误会。」

「真的吗？我没有伤害你吗？」
「嗯，别担心。」

霁安慰她，眼神微微闪烁。「太好了！」希美露出腼腆的微笑。久美子静静别开视线。从今往后，希美一定也不会知道霁心里的百转千折吧！一思及此，不禁感觉舌尖有点涩涩的。

希美抱着乐器盒，羞涩地说：「不瞒你说，我去看了京都大赛。」

「是吗？」
「是的。大家看起来都好闪亮，害我忍不住羡慕起来。霁的独奏也很酷。」

「……真的吗？」
霁的动作戛然而止，视线瞥向希美怀中的乐器盒。希美比手画脚地笑着说：「真的，骗你做什么。我从国中就很喜欢你吹的双簧管。该怎么说呢，听的时候会心里一紧，就连听的人也跟着开心起来。」

「你真的这么想吗？」
「我真的这么想，所以我很期待明天的比赛。目前好像有点低潮，但我相信你一定能让我听到动人的演奏。」

「给你。」希美不以为意地递出乐器盒给霏。霏的视线落在希美手中的乐器盒，紧紧地拥入怀中，看着看着，吹弹可破的雪白肌肤逐渐浮现出血色。霏毫不掩饰自己变得红通通的脸颊，目不转睛地盯着希美。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愿意陪我练习吗？我想请你听我的独奏。」

「还用说吗，当然好啊！」

爽快的回答让霏眉开眼笑地笑成一朵花。受到她的带动，久美子也笑开怀。她们肯定已经雨过天晴了。冷不防有人从背后拉扯久美子的手臂，她吓了一跳回头看，曾几何时绕到背后的优子正拉扯着久美子和夏纪的手臂。不知是不喜欢被拉，还是不想离开，夏纪的不满表露无遗。

「那我们先回家了。」优子告别。

霏点头致意。希美大概不觉得有什么，挥挥手说：「再见啦！」担心以挥手道别太失礼，久美子连忙行了个礼。在关上的门内侧，隐约可见霏微笑的表情。

「在那种情况下，正常人都不会察言观色，默默消失吧！你真的很不会看脸色耶！」

「又来了！借机强调自己很机伶的家伙。」

「什么？夏纪，你想吵架吗？」

「我又没有指名道姓，是你自己要对号入座。」

「哇咧，你少指桑骂槐。我从以前就觉得了，你对我的态度真的很恶劣耶！」

「我也不愿意啊，是你太讨人厌了。」

「胡说八道！莫名其妙！」

「哎，够了，别在我耳边大呼小叫，吵死人了。」

望着两位学姐又开始唇枪舌剑的背影，久美子慢条斯理地往前走。夕阳完全沉入地平线，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星星一闪一闪地在笼罩着夜色的天空眨眼睛。

「啊！」

优子毫无预兆地回头，久美子也学她停下脚步。一旦优子与夏纪不再抬杠，走廊上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听得见。耳边响起熟悉的旋律，既温柔又细致的双簧管音色。音色实在太美，久美子不由得为之屏息。余音绕梁的音色无限延伸，十分清澈透明，宛如上帝的叹息。夏日的空气充满悠扬而甜美的音韵。

「这是霏的演奏？」

夏纪微微眯起眼睛问道。唇畔勾勒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真美妙的旋律啊，没想到她能吹出这种音色。」

优子静静望向走廊的另一头。已经过了放学时间，走廊上几乎没有开灯，黑漆漆的，看不见前方。

「说到底，霏终究只为希美演奏。」

优子自嘲地说。指尖无所归依地抓住自己的裙子下摆。

「老实说，我很讨厌希美。」

「为什么？」

夏纪大吃一惊地看着优子。她很少如此直接表现出情绪。

「因为她明明让霏吃了很多苦，却一点自觉也没有。那家伙退出社团时，霏烦恼了好久。刚才也是，朋友跑掉的话，一般人都会追上去吧？哪有人会一动也不动地傻站在走廊上。」

「所以你会突然揪住她的领子吗？你真的很冲动耶！」

「有什么办法，我生来就是这种性格。」

「算了，要是你现在才变成乖乖牌也满恶心的。」

「喂，你胡说什么，我现在就是乖乖牌了。」

「真好意思说。」

夏纪打圆场似地哈哈大笑。优子耸耸肩，转身面向久美子，视线突然抓住一直假装自己不存在的久美子，让她大惊失色。

「说穿了，」优子笑着说。「说穿了，我还是比不上希美。明明已经在一起一年了，但她心里最重要的还是希美。」

半开玩笑的台词一针见血地刺穿久美子的心脏。说的也是。才没有那回事呢！想安慰对方的话浮现在脑海，转瞬又消失不见。

「那也没办法，谁叫希美比你讨人喜欢一百倍呢！」

久美子还没想好该怎么回答时，夏纪已经抢先开口了。优子对她的调侃不以为忤。

「这种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可是啊……」

夏纪避开优子的视线，倒水似地一口气说完。

「幸好有你在霏身边，否则她大概会更早崩溃。」

优子顿时呆若木鸡，随即浮现小恶魔的笑容。吊得老高的嘴角咧出一口雪白牙齿，也不掩饰已经染上淡淡红晕的脸颊，轻轻顶了夏纪的背一下。

「你吃错药啦，该不会是想安慰我吧？」

「什么？才不是。」

「真不老实啊！你说话虽然很难听，但其实很喜欢我吧！」

「哇，你这家伙真是臭美！」

「哎，知道了、知道了，不用害羞啦！」

「吵死了！你真是有够吵的！」

相较于夏纪露骨地表现出嫌弃的表情，优子发出愉快的笑声。两人份的影子筛落在绿色的走廊上。久美子眼看两个影子重叠在一起，噗哧一笑。

回到音乐教室，几乎所有社员都已经回家了，坐在谱架前的明日香留意到她们，站了起来，红框眼镜发出慑人的光芒。

「久美子，辛苦你了。」

「学姐，你在等我们吗？」

「算是吧！」

明日香说道，有些傻眼地看着还在争论不休的夏纪和优子。

「哎，别管她们了。所以呢，怎么样了？霏和希美和好了吗？」

「是的，总算是和好了。」

「这样啊，那就好。」

明日香放下心来。久美子看了夏纪和优子一眼，提出内心的疑问。

「是明日香学姐要希美学姐带双簧管去找霏学姐吧？你这么做有何用意？」

「嗯？就只是觉得唯有这个机会能让她们和好啊！」

「是噢，原来如此。」

「我本来不想让霏和希美在比赛前见面，可是事情闹成这样，已经超出我能控制的范围，所以干脆让她们硬碰硬算了，也就是所谓的冲击疗法。结果好就好。」

明日香所向披靡地嫣然一笑。久美子只能挤出一抹干笑。

「不过优子才是本次最大的功臣。要是没有她，事情恐怕无法圆满落幕。」

久美子也同意她的说法。

「优子学姐一直很担心霏学姐。」

「嗯？这也是一点，因为霏的性格其实挺狡猾的。」

「性格狡猾？什么意思？」

久美子不解地侧着头，明日香笑眯了眼。

「霏之所以认为希美比任何人都重要，其实只是害怕一个人独处。所以只要优子在她身边，她就能好好地面对希美。因为就算希美拒绝她，也还有优子在，不会落得两头空。对霏而言，优子就跟备胎没两样。」

这番话让久美子听得大为傻眼。刚才亲眼见证过优子和霏的友情，虽然不全是无稽之谈，依旧无法完全认同明日香的说法。

「……霏学姐才不是那种人。」

「真的不是吗？我认为人类的一举一动都是经过精密的计算喔，有没有自觉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的想法太穿凿附会了啦！」

久美子不赞同地嘟起嘴巴，引来明日香的朗声大笑。听明日香说话，偶尔会分不清哪句话在开玩笑，哪句话是认真的。她到底看到什么？光是思考这一点，就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明日香的手靠在椅背上，椅背仿佛无法承受她的重量，发出叽嘎的尖叫声。久美子静静开口，转移话题。

「所以呢，希美学姐可以重回社团吗？」

明日香不置可否地点头。

「可以啊，已经没有不让她回来的理由了。」

「太好了。」

久美子笑着说，背后有人喊她的名字。

「久美子，回家了。」

她回头看，丽奈提着装有小号的乐器盒，朝她们跑来。丽奈的长发迎风飘逸。明日香眯起眼，轻拍久美子的肩。

「有人来接你了，再会，我也要回家了。」

「好，再见。」

「明天的比赛要加油喔！」

明日香转身离去，与丽奈擦身而过，丽奈狐疑地看了她一眼，随即失去兴趣，以一如往常的超然态度挽起久美子的手臂。

「已经这个时间了，赶快回家吧！」

「……你该不会是在等我吧？」

久美子问道，丽奈羞怯地垂下眼睑。

「因为你好像卷入了麻烦事。」

「呵呵，谢谢你。」

久美子抓起放在教室角落的书包，对丽奈微微一笑。白色日光灯的廉价光线照亮两人脚下的归途。室内鞋在地板上摩擦，发出类似悲鸣的噪音。丽奈的视线落在久美子脚边，她伸出手，修长的指尖拈起附着在袜子上的灰尘。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搞得这么脏？」

「呃，这个嘛……」

感觉好像惹父母生气的小孩，久美子闪避丽奈的视线。丽奈目瞪口呆地叹了一口气，但也没有再追问下去。久美子出神望着丽奈形状姣好的侧脸问道：「丽奈，你会为了谁演奏吗？」

「为了谁？」

「像是朋友，或者是心仪的对象，或是家人之类的。」

「嗯……」

丽奈沉思了半晌，柳眉微蹙，手顺着轮廓贴在脸上，没好气地回答。

「我从没想过这种事。我吹小号只是因为有所进步会很开心。硬要说的话，我是为了我自己演奏。」

强势的说词果然很有丽奈的风格，久美子不禁莞尔一笑。「什么嘛！」丽奈闹别扭地噘着嘴。久美子用指尖抹了抹带点水气的眼眶，悄然摇头。

「我也这么想。」

＊

关西大赛当天。

大家一早就在音乐教室集合，从头到尾又练习了好几遍。指定曲、自选曲。久美子盯着已经破破烂烂的乐谱，轻轻吐出一口气。肺部明明塞满清新畅快的情绪，却又不时掠过一股刺刺的、类似疼痛的感觉。大概是因为紧张。为压抑紧张的心情，久美子反复深呼吸。正在搬运打击乐器的秀一不动声色地看了她一眼。

「终于要比赛了，小绿昨晚兴奋得睡不着。」

绿辉抱着低音大提琴，眉飞色舞地大声宣布。来帮忙的叶月手里提着 A 部门成员的皮包，傻眼地耸耸肩。

「小绿还是老样子。比起来，我更好奇那位学姐是什么时候回社团的。」

叶月指着有说有笑的希美和霁说道。一旁的优子和夏纪又恢复平常的状态，你一言、我一语吵个没完。久美子提着装有上低音号的乐器盒，满脸笑意看着眼前的光景。

「昨天发生了很多事。」

「是噢！不过能圆满收场就好。」

「欸，小绿可没听说！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绿辉轻轻在走廊上跺脚。「你冷静一点。」叶月安抚气鼓鼓的绿辉。

「这件事等比赛结束再说吧！」

「嗯，就这么办。仔细想想，小绿现在困死了，可能无法认真听久美子说话。」

「因为今天很早集合嘛！」

比赛的会场在兵库县。虽说照顺序是下午才上场，但包含交通时间在内，其实没多少时间。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进行某种程度的练习，无论如何都得七早八早集合。

「久美子看起来倒是很有精神。」

「因为我平常都是这个时间就来练习了。」

「欸！久美子起得好早！真了不起！」

绿辉双眼为之一亮。纯真的眼神令人心痒痒，久美子下意识摇头。

「哪有什么了不起的。」

「很了不起喔！小绿明天也早点来吧！」

「明天比赛不就结束了吗？」

叶月目瞪口呆地提醒她，绿辉不以为然地嘟起嘴。

「你在说什么傻话，北宇治还要参加全国大赛，才不会在今天就结束呢！」

瞧绿辉说得自信满满、不容置疑，久美子也觉得胜券在握，感觉原本淡漠的不安逐渐在心底一点一滴地消融。绿辉留意到她的视线，微微一笑。晶莹灿亮的双眸映照出久美子的脸庞。

「小绿真的相信我们一定能进军全国。」

绿辉的笑容让久美子暂时忘了呼吸。一想到大家都是认真的，不晓得为什么，胸口一阵悸动。久美子赶紧低下头去，咬紧唇瓣，试图藏起嘴角不听使唤的笑意。叶月一脸诧异地看着她。

下了巴士，灿烂的阳光倾泻而下。光线灵巧地穿过阴影缝隙，直射久美子的肌肤。走进会场，已经人山人海，穿着眼熟制服的学生到处跑来跑去。

「哇，那是明工的制服。」

「那是秀大附中吗？看起来充满干劲！」

众人的感想此起彼落地在会场中响起。在电视里看过无数次的学生如今近在眼前，和自己一起为迎接比赛而准备。感觉真是太新鲜了，久美子紧紧抓住制服。他们都穿着浆得笔挺的衬衫，不知怎地，看起来就是比自己成熟。没有一丝污渍的雪白西装外套是大阪东照高中的注册商标。实力高强的学校单从言行举止就能看出与众不同的格调。白色集团散发出震慑人心的压迫感，久美子不由得感动叹息。

「大阪东照还有电视跟拍呢！」

「欸？」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久美子抬起头来。定睛一看，明日香不知不觉已经站到她旁边。「你看那边。」明日香指着白色集团最后面，的确有个电视台的摄影小组亦步亦趋地尾随在后。

「贴身采访吗？实力坚强的学校果然不一样。」

「换作是我，有那么多摄影机包围，反而会更紧张。」

「他们每年都接受采访不是吗？已经习惯了吧！」明日香说。

同一瞬间，近距离内突然发出少女的尖叫声。管乐社员不知吃错什么药，一起鼓噪起来。久美子四下张望，只见西装笔挺的泷正走下巴士。看来是其他高中的女学生看到他，为此兴奋不已。

「那个人长得好帅。」

「欸，该不会是顾问吧？骗人的吧，也太年轻了。」

「好好噢，不知是哪一所高中的顾问。」

「听说是北宇治。」

「北宇治？听都没听过。」

「那是哪里？法隆寺吗？」

「欸，是叫法隆寺吗？我记得好像不是耶！」

周围的学生们口无遮拦地各抒己见。正当久美子分心听他们评论时，泷轻轻拍了一下手，召集成员。久美子也连忙冲上前去。

「各位，终于要正式上场了。」

泷的话让社员全都绷紧脸上的表情，原本轻松的气氛顿时充满张力。

「距离北宇治高中上次参加关西大赛已有十年之久。我想各位已经听过无数次，北宇治高中以前是关西大赛的常胜军，训导主任也经常对我提起这件事……但是凭良心说，那么久以前的事，听再多次也没有真实感。」

有道理，毕竟是十年前的事，久美子一点概念也没有。当时久美子才五岁，就算有人告诉她这是睽违十年的复仇，久美子肯定也只是听听就算了。毕竟已经是十年前的事，相隔太久的时间，对她来说恍如隔世。

「各位不用太在意过去，请以第一次参加关西大赛的心情迎接今天的比赛。」

「好的。」

「四周的确都是一些实力坚强的学校，多的是已经在舞台上征战多年，甚至打进全国大赛的强中手。但我认为不需要在意，我们只管演奏出我们的音乐就行了，今天只要专注于这件事就好了。或许各位会在意评审的给分，但是大可不用只着眼在这一点。万一无法在比赛中留下好成绩，也不表示各位的音乐比其他人逊色，只是评审委员给其他学校的分数更高一点而已；万一侥幸打进决赛，也请当成只是得到在更大的舞台上演奏自己音乐的机会，绝不要骄矜自满地以为自己真的比其他学校优秀。」

「是!」

社员全都精神抖擞地回应顾问的叮咛。不同于京都府管乐大赛时，泷不再只说些让人听了觉得很受用的好听话。这大概就是府大赛与关西大赛间的水准落差。北宇治要在比赛中胜出，着实不太可能。正因为深知这点，泷绝不会空口说白话。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深信不移，相信在泷的指导下，相信截至目前的练习，终将带领他们前往下一个舞台。

「比赛时请全力以赴。」

久美子用力握紧拳头，指甲陷进皮肤，引起一阵锥心刺痛。

从卡车上卸下乐器，大伙儿各自开始准备。负责打击乐器的成员由于卸货的地点不同，与木管及铜管的人分头行动。久美子在分配到的走廊上打开乐器盒，金色的上低音号静静躺在黑色毛茸茸内里的乐器盒中。久美子抱起上低音号，装上吹嘴。

她移开视线，却见有一群穿着熟悉制服的学生聚集在楼梯口的角落抱头痛哭。

「那是立华的学生吧!」

身旁的秀一眉间微微打结。久美子大吃一惊，抬起头来。

「听说立华高中只得了银奖。大阪东照则依旧所向披靡地拿下了金奖。」

「……立华只有银奖啊!」

第十一个出场的学校完成演奏后，就会发表上半场的金、银、铜奖。立华的夏天到此结束了。秀一眯起眼。

「大阪东照为了帮棒球队加油，一直在甲子园演奏，没想到实力还是这么坚强。」

「棒球打得好的学校，为什么连管乐也这么强？」

「会不会是因为有很多机会演奏给观众听？」

「是这样吗？」

梓从交头接耳的两人身边走过，没看他们一眼，久美子也假装没发现她的存在。只见她的眼睛已经哭得又红又肿，久美子紧紧抓住自己的制服。

就快要轮到北宇治高中上场了，他们被安排到可以进行最后一次发出声音练习的排练室，久美子比平常更仔细地调音。

「最后再检查一次开头的部分。」

依照泷的指示，众人复习了好几次开头的部分。指定曲一开始小号的主旋律万一走音会非常明显，为了不在这里马失前蹄，久美子等人不厌其烦地吹奏相同部分。

练习时间结束后，脸色因紧张而变得灰败的小笠原开始东张西望，挂在脖子上的巨大上低音萨克斯风不知怎地，看起来居然有点缩水。

「呃，请大家不要紧张。总之就跟平常一样，保持平常心，全力以赴。」

「说什么呀，就你最紧张了。」

一旁的明日香半开玩笑地说。在她的带动下，其他人全都笑开了。原本令人窒息的沉重气氛瞬间烟消云散。明日香为了鼓舞士气，闭上圆滚滚的大眼睛，走向门口。

「直到去年，关西大赛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就连在府大赛拿下金奖也令人难以置信。我猜各位当时都有千丝万缕的想法。然而，只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走到这一步，都是泷老师牺牲假日陪我们练习的功劳。」

泷无言摇头。「不过，」明日香接着说，双眸闪烁着意志坚强的光芒。「我不想因为这样就满足，我不要只是笑着回忆能打进关西大赛真是太好了。既然来到这里，就要拿出看家本领。就算结果无法尽如人意也没关系，至少能抬头挺胸地说自己已经尽全力了。尤其对三年级来说，这是最后一场比赛，绝对不要留下遗憾。」

「是!」

明日香对异口同声的回答露出满意的笑容，伸手揽住小笠原社长的肩膀说：「那么，晴香，最后就交给你收尾了。」

「欸，你来就好了。」

「不不不，那可是社长的任务。」

明日香对她抛了个媚眼。小笠原不情不愿地点头，大大地吸进一口气。隔着水手服，可以看见她的胸部高高地膨胀起来。

「那么请大家跟我一起。……北宇治，加油!」

「加油!」

社员的吆喝声回荡在排练室。久美子抱着上低音号，盯着自己倒映在上头的脸，心脏扑通扑通地剧烈跳动，喉咙深处感觉痒痒的。是因为紧张？还是兴奋？此时此刻的久美子无法明确分辨。

「北宇治高中的各位同学，轮到你们了。」

女性工作人员推开门来通知。接下来严禁乐器发出声音。

「加油吧!」

「……加油。」

卓也和梨子抱着沉甸甸的低音号，笑着对久美子说。叶月扛着他们的谱架，一声不吭地朝她伸出拳头。一旁的绿辉显然已经等不及了，无论什么情况，她都能乐在其中。

「霰。」

有个压低的声音叫住霰，她转过身去。希美捧着乐谱跑向她，希美今天难得放下平常总是绑成一束的头发，带了点卷度的黑发勾勒出柔美的曲线。

「独奏要加油喔!」

「……嗯。」

霰面无表情地用力点头，手里握着散发黑色光泽的双簧管。她吸了一口气，以几不可闻的音量喃喃低语。

「我会为希美而吹。所以，请聆听我的演奏。」

「我会的。」

希美笑得一脸没心没肺地点点头，轻轻抚摸霰的头发，纤细修长的指尖温柔梳开霰的刘海。

「我很期待。」

「嗯。」

丽奈隔着一段距离静观她们的互动。意识到久美子的视线，一脸云淡风轻地走过来，唇畔微微勾勒出一抹微笑的曲线。

「我也为久美子吹奏吧!」

「比起我，不如为泷老师演奏吧!」

久美子说道。丽奈居然认真地烦恼起来，眉宇间挤出浅浅的皱纹。

「要是在演奏时想着泷老师，可能会变成黏答答的情歌。」

丽奈回答得一本正经，久美子也不得不换上严肃的表情。

「嗯，这可不太妙，曲风会大变。」

「呵呵，所以我还是为久美子吹奏好了。」

丽奈笑着说，娇艳欲滴的唇瓣发出咯咯咯的轻笑声。

「我洗耳恭听。」

久美子也模仿丽奈的口吻说。丽奈挺起胸膛，脸上浮现出睥睨一切的笑容。

「包在我身上，我会让你听到今天所有上场的学校中，最完美的独奏。」

以布幕隔开的后台狭窄又阴暗，舞台上透进来的白光加快了心跳扑通扑通的速度。目前正在演奏的学校是大阪的明静工业高中。北宇治的成员不是低头看着地板，就是抚摸自己的乐器，各怀心事地度过上台前的时光。久美子用力吹气，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反复深呼吸。手里握着一把湿淋淋的汗水，往裙子上抹了抹。可以的话，比赛前真不想听到其他学校的演奏，但音乐依旧不听使唤地钻进耳朵。明静工业高中的演奏已经来到自选曲了。

〈大阪民谣幻想曲〉。这首由大栗裕作曲的曲子是明工的拿手好戏，轻快又欢乐的旋律充斥在音乐厅。明工的演奏还是老样子，具有高低起伏，技巧纯熟。音乐带着雄伟辽阔的回响，逐渐接近尾声。庙会般轻快的音乐越来越快，

定音鼓在一旁敲打出慷慨激昂的音符。木管与铜管的音色水乳交融，融合成一种生物，发出咆哮的巨响。

「……到底是谁说明工的实力会变差的。」

脱口而出的嘟囔大概是所有人的内心话。明工的演奏非但没有因为换了顾问而退步，反而比以前更悦耳动听了。不愧是三强之一。久美子咬紧下唇。

「我啊，认为光是能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是奇迹了。」

不期然飘进耳中的轻声细语，令久美子恍然回神扬起脸，定睛一看，旁边的香织朝她望过来。

「得知独奏由丽奈吹奏时，确实很不甘心，但换成是我，我们肯定无法战到这一步。光是能站在会场上，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曾进军全国。这样就够了。」

她的眼神十分温柔，久美子不禁为之屏息。心里明明想着不要说这种话啦，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明工的演奏越完美，表示北宇治打进全国的可能性越微小。明工的演奏结束后，观众席上传来响彻云霄的掌声，与献给前面学校的掌声截然不同，可见优秀的演奏会让观众也跟着兴奋起来。

香织嫣然一笑。

「对我而言，这次无疑是最后一次比赛，我想全力以赴，不要留下悔恨。」

久美子感觉自己的视线蒙上一层水气，喉咙好热，明明还没有结束。

「以上是大阪府代表、明静工业高中管乐社带来的演奏。」

耳边传来明快的广播声。香织抬起头，以坚毅的视线望向舞台，美得令久美子一时间忘了呼吸。我想全力以赴，不要留下悔恨。她的话言犹在耳。久美子也是同样的心情，绝不想留下悔恨。

北宇治高中的社员一起走向舞台。确定明日香迈步前行后，久美子也尾随在后，准备上台。站在阴暗的舞台深处，明工学生消失在舞台上的身影映入眼帘。

「接下来，由编号第十六号，京都府代表、北宇治高中管乐社的同学为大家演奏。」

久美子就定位坐下，打开乐谱，上低音号就放在膝上，看着站在前面的泷。

「指定曲是第五首曲目，自选曲为尼格尔·赫斯作曲的〈东海岸风情画〉，指挥为泷升。」

聚光灯一口气往舞台上集中，雪白的光线照亮了久美子等人。背光泷穿着黑色西装，脸上挂着一如往常的柔和笑容，轮番看着每个人的脸。怎么搞的，突然好想哭。久美子咬紧下唇，觉得灯光好刺眼，热得发烫。音乐厅明明开着很强的冷气，唯有台上特别热。耳边传来稀稀落落的掌声，观众席上伸出几只手，重复着彩蝶振翅的动作。感觉所有人的视线都往台上集中，喉咙深处火辣辣的，心脏跳得飞快。好紧张，快死了。变得一片空白的脑浆仿佛要融化了，随时都要被热浪吞噬，快要昏倒在台上的感觉深入骨髓，不过久美子并不讨厌这种感觉。比赛特有的锐利紧张感如利刃般锋利。久美子咽了一口唾沫，试图压下紧张感。

泷举起手臂，所有人一起拿好乐器。指挥棒前端微微下沉，吸气的声音穿过号口，产生巨大的共鸣。随着指挥棒往下挥，小号的主旋律破空而起，划破寂静。所有人同一时间从号口吹出整齐画一的音符。不含一丝杂质，是久美子目前听过最美的音色。木管的音色贴着华丽的主旋律加入演奏。低音号与低音大提琴发出连地面都为之震动的低音，确认过明日香的手动了一下，久美子拿起放倒在膝上的上低音号，嘴唇抵住吹嘴，吹出第一个音符。上低音号柔美的副旋律滑进音乐的底层，与众人会合。

音乐渐次增强，加快节奏。铜管勇往直前的主旋律与木管不失细致的副旋律展开竞演，长笛与单簧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连音里自由来去后，逐渐归于寂静，交棒给双簧管的独奏。久美子看着写满休止符的乐谱，静静吐出一口气。至此暂时告一段落，指定曲只剩下一半。久美子觉得好舍不得，好想继续留下来演奏，好想让大家多听一点他们的音乐。这样的欲求挠抓着久美子的咽喉。

泷对霰使了个眼色，霰含住簧片，手指轻柔地在音键上滑动，甜美而惆怅，兼之扣人心弦的音色响彻整座音乐厅。音色实在太美，久美子感觉大脑受到剧烈的震撼。霰的演奏充满热情，不再冷若冰霜。此时此刻，鸦雀无声的音乐厅只有霰用双簧管编织出来的音乐。全世界只剩下完全感觉不到空隙，仿佛可以延伸到天涯海角的音符。霰充满感情地吹出色彩缤纷，光灿耀眼，带着一丝忧伤的悠扬旋律。久美子的视线在乐谱上游移，举起上低音号。独奏最后有个强而有力的延长音。只要轻柔而整齐地完成这个音，音乐便进入下一个篇章。

朝气蓬勃的主旋律响起，取代余音绕梁的独奏。久美子的手指片刻不得闲地在活塞阀上飞舞，同时从吹嘴进气。法国号的主旋律充满存在感，把主角的棒子交到长号和上低音号手里。就是这里。这里是上低音号最大的难关，要迅速地从低音移动到高音，属于马不停蹄的过渡性音节。久美子跟上速度，眼角余光看着乐谱。自己的笔迹占据了写满各种记号、脏兮兮的谱面空白处。

注意看指挥！配合学姐！

久美子猛然回神，望向泷。没错。这里总因为满脑子想着曲子的复杂程度，养成死盯乐谱的坏习惯。没问题，每天都在练习。没错，乐谱已经记在脑海里了。久美子竖起耳朵，仔细倾听明日香的演奏，分毫不差地将每个音符重叠在她吹出来的音符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要集中所有的意识。小号的音色加入逐渐重叠的低音主旋律。庞大的音符从舞台上倾巢而出，融为一体，音量一口气冲到极限，猝不及防地画下句点。

沉浸在音乐的余韵，开始演奏自选曲。

长号吹响和弦，溶解在静谧的空气里。长笛清澈透明的主旋律响起。紧接着，短号开始独奏。丽奈吹出凜然的音符，笔直地射向观众席。她的音色没有一丝杂质，就连与音乐产生共鸣，微微震动的空气，似乎也带了点甜美的味道。不只是技术层面，丽奈真的非常厉害，这就是她的实力。久美子很想向在场的所有人献宝。其他人大概也都是同样的想法，因为丽奈的演奏就是这么厉害。撼动人心的音色填满音乐厅的每一寸空间，上低音号缓慢的音色再叠加上去，音符与音符重叠，细火慢炖般增加音乐的质量。法国号谱出气势磅礴的乐句，铜管的音色发挥加乘效果。璀璨生辉的钹敲打出巨大的音量。木管在主旋律的对侧交织成激烈的连音。音乐一股脑儿迸发开来，然后立刻归于寂静。在震慑住全场的寂静中，曲子进入第三乐章。泷一股作气地挥下指挥棒。

第三乐章由铜管乐器华丽的主旋律揭开序幕，再加上木管的连音。轻快的主旋律让人联想到纽约。瞬息万变的旋律挥洒出闪亮亮的音符，手舞足蹈地在舞台上的各个角落弹跳。虽然是快节奏的曲子，但是每个音符都经过仔细的处理。快节奏的曲子光是要追上乐谱的速度就疲于奔命了，所以很容易照本宣科地演奏。集训时为了纠正这个部分，泷讲到口水都干了。

各位必须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行。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不过，现在的自己与当时的自己完全不一样。每个音符的起始都抓得很整齐，就连容易随便带过的连音也没有任何破绽。

此时此刻的演奏大概就是所谓的奇迹。在十次里有一次，或是一百次有一次的机率下，偶尔会出现特别完美的演奏。没有任何人犯错，完美地发挥超出自己实力的表现。

没想到一百次才会出现一次的演奏如今就出现在关西大赛的舞台上。久美子认为这是个奇迹，就连肌肤也能清楚地感受到大家的专注力。多希望这个瞬间能一直持续下去，多希望演奏、比赛都不要结束。

法国号、单簧管、小号……串接得天衣无缝的主旋律越来越轻快，再加入哨子高亢的声音，音乐一点一滴地提高热度，突然归于寂静。长笛悠扬的旋律响彻整座音乐厅，优美的音色十分协调。冷不防，震天价响的警铃声破空而出，划破原本的静谧，音乐再度展现出慷慨激昂的面貌。演奏充满热力，一口气冲向终点。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激烈。乐曲维持住质量，进入最后一个小节。泷不断剧烈挥舞充满力与美的手臂。当他手中的指挥棒倏地静止的瞬间，演奏来到最高潮。

那一瞬间，所有人都静止不动，音乐厅只剩下百分之百的沉默。隔了一拍，会场内响起震耳欲聋的掌声。观众的反应实在太热烈了，久美子有点吓到。满头大汗的泷背向观众，展颜而笑。他的手微微一动，配合他的手势，社员同时起立。泷面向观众，优雅地行了个礼，观众席再次响起如雷贯耳的掌声。

「以上是京都府代表、北宇治高中管乐社带来的演奏。」

司仪冷静的声音让飘飘然的脑袋回到现实。B部门的成员为协助搬运乐器也上了台。久美子连忙抓住上低音号，另一只手的腋下夹着乐谱。

「久美子。」

耳边传来压得低低的声音，久美子静静地扬起脸。明日香正看着她，或许是因为激动，明日香的脸颊染上一层淡淡的红晕。久美子心想自己大概也是相同的样子吧！明日香笑眯了眼。

「演奏得很好，真有你的。」

明日香轻拍久美子的肩，指尖的热度令久美子差点红了眼眶。为了掩饰视线变得模糊的事实，久美子悄悄闭上双眼。头上传来明日香忍俊不住的窃笑声。

「呀，真是太棒了！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我的指导奏效了？」

演奏结束后，众人正收拾乐器，搬上卡车时，不知何时赶到会场的桥本出现在社员面前，硬生生卷起黄色马球衫的袖子，眉飞色舞地对社员说。

「我其实从一大早就与各位同在喔，只是，因为我同时也要指导别的学校，今天是陪其他高中来的。不好意思啊！但是，就算我不在，你们还是表现得可圈可点，根本不成问题！啊，真是太感动了！害我不小心想起以前的事。」

「以前是指老师高中的时期吗？」

打击乐器的成员之一问桥本。

「对呀!」桥本干脆地点头。「久违地想起泷老师。想起我们也有过那样的青春呢!」

「我爸的事就别再提了。话说回来，桥本老师，你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泷打断他的谈兴，桥本露出不满的表情，可是当视线落在自己的手表上时，他夸张地向后弹开。「真的耶!」他充满歉意地说:「唉呀，快轮到我带的高中演奏了，我得赶快回去才行。先这样，各位，公布成绩的时候再会。」

桥本说完，与来时一样急惊风地消失了。泷傻眼地叹口气。唯有碰上桥本的时候，他才会表现出如此直接的情绪。

为了改变气氛，泷清了清喉咙说:「首先，辛苦各位了。」

众人向他行了一个礼。「辛苦了!」声音在广场上回荡。

「各位的演奏非常精彩，是全力以赴、没有留下悔恨的演奏。从京都府管乐大赛走到这里，各位真的非常努力。」

他的语气十分柔和，充满了慰劳的温情。副顾问美知惠站在有些距离之外，明明还没公布成绩，已经抱着面纸盒哭成泪人儿。她的泪腺还真是发达。

「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各位至今建立起来的东西。今天请抬头挺胸地回家。」

「是!」

社员中气十足地回答。泷对众人的反应露出一如往常的微笑，下一秒又绷紧脸部的肌肉。

「以下是接下来的指示。公布成绩前请先自由活动，可以到处走动。不过，公布成绩时请务必到大音乐厅集合。应该会很混乱，所以请尽可能聚集在北口的门口附近。一年级、二年级明年还有比赛，建议去听其他学校演奏，多吸收一点别人的优点。尤其是秀塔大学附属高中的演奏，肯定能成为今后的参考，请仔细聆赏。」

「好的。」

「还有，别忘了各位代表北宇治高中，只要身上还穿着制服，一眼就能看出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千万别做出有损校誉的事。」

「好的。」

「那么就此解散。」

泷拍了一下手。以此为暗号，社员纷纷展开了行动。B部门的成员原本在听美知惠交代事情，貌似也已经结束，正朝他们走来。叶月边挥手边说:「一起去听演奏吧!」

「嗯。」

「小绿好期待秀大附中的演奏!」

绿辉紧握着不知什么时候拿到的节目表，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秀大附中的自选曲是〈达夫尼与克罗埃〉。小绿最喜欢七年前的演奏，今年会如何呢?真令人期待!」

久美子被绿辉喜上眉梢的反应吓到。叶月则一脸不感兴趣的模样。

「是噢。我不太喜欢听别人演奏，感觉会睡着。」

「怎么可以睡着，太浪费了!」

绿辉抓住叶月的肩膀，使劲摇晃。或许是因为刚演奏完，今天的绿辉特别有精神。丽奈抱着包包，朝她们走来。

「久美子，要不要一起去听演奏?」

「还有小绿和叶月，可以一起去吗?」

「当然可以呀!」

丽奈一口答应，望向还在热切发表高见的绿辉，有些诧异地瞪大了双眼。

「川岛同学是这么热血的人吗?」

「小绿很喜欢研究实力坚强的学校，一旦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了。」

「原来如此。」丽奈佩服地说。久美子耸耸肩。

「话说回来，明工一点也没退步呢!」

绿辉对这句话产生了明显的反应，手里还抓着叶月肩膀，只有脸不由分说地转过来。

「一点也没错!换了顾问还那么厉害，真不愧是明工!」

「你居然能大方赞美其他学校，不会觉得不服气吗?」叶月目瞪口呆地说。

绿辉一脸不可思议地侧着头回答:「厉害就是厉害啊!跟服不服气是两回事。」

「我就没办法像你看得这么开。」

为了阻止还想继续讨论下去的绿辉和叶月，久美子开口:「你们两个，演奏快要开始了，快点进去吧!」

经此提醒，绿辉才想起最重要的事。一旁的叶月露出筋疲力竭的表情。丽奈将黑发塞到耳后。

「快点，后面应该还有空位吧?」

「万一找不到四个人的空位，就拆成两两一组吧!」

绿辉提议，其他人也点头附议。四个人说说笑笑往前走，推开通往音乐厅的厚重大门。现在刚好是两所学校的中间换场时间，会场内充满窃窃私语。前面的位置几乎都已座无虚席，久美子一行人蹑手蹑脚地绕到后面。二楼倒是还有一些零星的空位。「找到了。」耳边传来绿辉的叫声，四个人鱼贯坐下。或许是因为一直站着，坐下来的瞬间，久美子发现自己的双脚带着热气。

「接下来，由编号第十九号，和歌山县代表、月峰高中管乐社的同学为大家演奏。」

广播声响起，灯光集中在舞台上。久美子把皮包置于膝上，缓缓吐出一口气。寂静笼罩整座音乐厅。指挥者手里的指挥棒微微一沉，慢条斯理地往下挥。

其他学校的演奏也都有很高的水准，不论指定曲或自选曲。久美子侧耳倾听熟悉的乐章，默不作声地东张西望，定睛一看，希美和翼、夏纪和优子正并肩坐在前一排。久美子撑着下巴，心想优子和夏纪居然会坐在一起，真是破天荒的组合。

「接下来，由编号第二十号，大阪府代表、秀塔大学附属高中管乐社的同学为大家演奏。」

黑衬衫加黑长裤，一身黑的服装是秀大附中的注册商标。久美子轮番看着秀大附中表情坚毅的成员，倒抽了一口凉气。观众的人数显然也比刚才还要多。

「指定曲是第五首曲目，自选曲为莫里斯·拉威尔作曲的〈达夫尼与克罗埃〉第二组曲的日出、全体舞，指挥为石川义男。」

光线照射在舞台上，演出者一起拿好乐器，黑色的服装与亮晶晶的乐器互相辉映。隔一拍，指挥者挥下指挥棒。演奏开始了。

每次在思考实力坚强的学校与其他学校的差别时，久美子的回答都一样，那就是「稳定度」。有没有稳定度，是实力坚强的学校与其他学校最明显的差别。实力坚强的学校吹再多次都能吹得很好，根本不用仰赖奇迹，就能演奏出稳定又优美的音乐。秀大附中的演奏向久美子等人完美演绎了，什么是由技术与努力堆砌出无人能出其右的完成度。

明明是同一首指定曲，听起来却截然不同。秀大附中的音乐就跟唱片一样，没有丝毫失误，就连难度极高的部分，也能举重若轻地完美诠释，让人感觉如探囊取物般轻松。

尽管很难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演奏，久美子依旧无法不在脑海中比较秀大附中和北宇治的差别。不要紧，北宇治也吹得很棒，就连老师都说我们吹得很棒，绝不会输给秀大附中。久美子不断说服自己，不知不觉抓紧制服下摆，从胃里直冲上来的焦躁就快撕裂自己的心脏。

不行了。心里居然有另一个在祈祷他们犯错的自己。久美子不像绿辉，她无法心无芥蒂地对杰出的演奏给予赞美。即便久美子恨透这样的自己，打从内心深处轻蔑祈祷他们快点犯错的自己，但依旧无法不祈祷。因为二十三所学校中，只有三所学校能晋级全国大赛。

秀大附中开始演奏自选曲。木管的音符闪闪发光地绕着宛如地鸣般的重低音飞舞，长笛的音色如彩蝶振翅，慢慢交织成一层层柔美而壮阔的音浪。钹敲响，音乐渐强。声音的粒子盈满整座音乐厅，如退潮般悠扬婉转地逐渐变弱。双簧管的音色如裂帛般破空而起，单簧管接着加入演奏，各种木管乐器的演奏自此展开。旋律之美妙，久美子忍不住闭上双眼。他们如此轻易地表现在水准之上。久美子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铜管的音色层层相叠，交织出华丽的主旋律。这时，节奏突然加快了脚步。长笛爬升出飞快的过渡性音节，小号锐利的音色一枝独秀地射进听众的心脏。慢条斯理的主旋律与快节奏的音乐交互呈现，直接进入下一个乐章。万马奔腾的主旋律加大音量，木管的旋律降落在节奏鲜明的低音上。每一个点都精准落在节拍上的定音鼓强力撼动音乐厅的空气，揭开高音单簧管的独奏序幕。这里是重头戏，需要高度的技巧。

吹奏高音单簧管的少女以匪夷所思的速度舞动手指，即使是对管乐没什么概念的人，也能立即理解这是多么困难的指法。仿佛为了盖过高音单簧管又快又正确的旋律，整首曲子的主旋律越来越强而有力，然后再立刻降低音量，让高音单簧管的独奏后来居上。

就在这一刻，独奏的音色一瞬间乱了套。

旋律崩坏，手指转不过来，高音单簧管的演奏不自然地戛然而止。音乐厅内的气氛顿时浮躁起来，久美子感觉身边的丽奈屏住呼吸。

尽管如此，秀大附中的演奏依旧出众，所有人一起重新让音乐回到正轨上，仿佛独奏的失误根本不存在。扎实

的音色让如履薄冰的气氛一扫而空。演奏逐渐进入尾声，军容更加盛大。音量不断收缩，热情反而无限扩张。木管的音色慷慨激昂地在音乐厅奔流来去，铜管吹出艳丽无双的音色。指挥者用力挥舞指挥棒，演奏至此画下句点。演奏已经结束了，整座音乐厅依旧沉浸在方才的余韵。演出者一起起立。台下献上如雷的掌声，久美子也拼命拍手。「……秀大附中表现得真好。」

坐在前排的希美以自言自语的音量轻声呢喃。〈达夫尼与克罗埃〉这首曲子对南中毕业的她们来说，是一首渊源深厚的曲子。优子耸耸肩说：「以前明明死都不想听到，今天居然能坦率地觉得他们演奏得很好，到底是为什么？」

霏静静点头附和。从黑发的缝隙可以看到形状姣好的耳朵。「……我也是。」

优子欣慰地眯了眼。久美子的鼻头莫名其妙一酸，赶紧垂下眼帘。厚厚的节目表吸收了久美子手中的汗水，变得软趴趴的。她以指尖轻抚节目表的表面，悄然叹息，总觉得胸口闷闷地，如坐针毡。

「抱歉，我去上厕所。」

久美子向丽奈打了声招呼，丽奈仿佛看穿一切，静静点头。

走出音乐厅，俨然来到另一个世界，不禁让人怀疑刚才的热血澎湃是怎么回事。有人坐在长椅上悠闲聊天，有人仔细端详会场贩售的 DVD。人、人、人……久美子用眼角余光瞥了众人一眼，走进厕所。因为还在比赛，厕所没什么人。从水龙头流出的水冰冰凉凉的很舒服。久美子仔细地搓出泡沫，心无旁骛地洗手。比赛马不停蹄地进行，再一会儿，关西大赛就要结束了。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想到这里，胸口为之一紧，为了假装不在意，久美子吐出一大口气。

就算回到音乐厅，还在演奏也不能进去。久美子无计可施地靠在扶手上打发时间，她漫无目的地四下张望，发现有两个少女坐在楼梯阴影处的长椅上，大概是来参加比赛的人，为何会待在这种地方？久美子在好奇心的趋使下，情不自禁地看过去。

其中一个少女披着黑色夹克，另一个少女穿着整齐的制服，右手臂包着雪白的绷带。前者大概是参赛者，后者则是来帮忙的学生吧！久美子漫不经心地望向印在夹克上的字。SHUTOUNI……看到这里，久美子恍然大悟，她们是秀大附中的学生。

「真的很对不起。」

穿夹克的少女声音沙哑到几乎无法辨识。隔得太远，听不清楚她们在说什么，只见另一个少女摇摇头。

「胡说什么，你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我的独奏失误了……」

「有什么关系，谁都会犯错。更何况，你是比赛前几天才临危受命要独奏，当然会紧张。」

「可是，这是学姐最后一场比赛！都是我的错。」

少女越说越激动，她口中的学姐则轻拍她的肩膀。

「要追究责任的话，比赛前发生车祸的我才是罪魁祸首。居然搞到骨折，给大家添了麻烦。」

「才不是学姐的错！」

学妹反驳的声音回荡在狭小的空间。久美子不由得低头望向少女手上的绷带。伤到脚还好，可是手骨折就无法演奏乐器了。她的运气太差了。只是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无法参加三年级最后一场比赛，不可能因为运气太差一句话就释怀吧！

「当我被委以代替学姐独奏的重任时，心里真的好高兴。自从进入这所学校，我一直很崇拜学姐，所以觉得是自己的努力获得肯定，可是我没有表现好……」

少女的语气闪烁着泪光，捂着脸，呻吟似地说：「我好不甘心，好气自己没有表现好。这样的结果太对不起看重我的学姐了。我好恨自己，简直想以死谢罪。我真是太不中用了。真的对不起，都是我害的。学姐，真的很抱歉。」

学姐轻轻抱紧忙不迭道歉的学妹。学妹一时愣住，脸埋进学姐的肩窝。学姐修长的指尖温柔轻抚学妹的背。

「不要紧，大家都知道你很努力，没有人会怪你。而且也还不确定我们一定无法参加全国大赛。你也很清楚，以我们学校的实力，独奏失误根本不算什么吧？」

学妹以极细微的动作点头。「别再伤心了。」学姐以开朗的语气安慰她：「要哭等结果出来再哭也不迟。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进军全国，你也要有信心地等待。」

「好。」

久美子从两人身上移开视线，静静闭上双眼，暂时不想回音乐厅，脚步蹒跚地往长椅坐下。其他学校的演奏隔着厚厚的门传来，她侧耳倾听，眼皮内侧浮现出刚才那两个少女的身影。

每个高中都有自己的状况，每个学校的练习环境、成员心里的想法也都各自不同。私立与公立、男校与女校、男女同校。有成员破百的团体，也有连五十个人也凑不满的社团。在绝对称不上公平的情况下，管乐社的社员依旧以相同的高度为目标。想更上一层楼，想一路过关斩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只久美子他们，所有学生都抱着同样的理想。可是，能实现理想，能达成目标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所学校。尽管如此，不管现实有多严峻，大家还是继续追逐梦想。

「久美子，你在这里啊！」

突然有人喊她的名字。久美子猛然回神，抬起头来。丽奈手里拿着节目表，正低头看着自己。

「二十三号的演奏刚刚结束了。」

久美子紧紧握住自己的手。比赛已经完全结束，接下来只剩一件事。久美子冷眼看着打道回府的观众人潮，慢慢吞吞地站起来。丽奈的目光落在久美子身上，宛如黑曜石的双眸映照出自己没出息的窝囊模样。

「开始公布结果了。」丽奈说道。

5 AO：透过入学管理局（AdmissionsOffice）以双向撮合的方式入学。

6 公募：由学校主动募集学生，举行甄试。

7 日本的十圆硬币上刻的是位于宇治的平等院凤凰堂，而非下文位于奈良的法隆寺。

尾声

关西大赛宣布结果的方式与京都大赛不同，几乎各学校的相关人员都挤在音乐厅。久美子等人在挤成沙丁鱼罐头的空间里，奋力移动到北宇治高中成员集合的地方。

小笠原和明日香代表学校站在舞台上。与同龄少女站成一排，明日香的身高显得鹤立鸡群。虽然久美子认为她那具有压倒性的存在感，并非只有来自身高的优势。

奖杯和奖状放在舞台左边，光是看到那些东西，心脏就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前十一所学校的成绩已经在上半场发表完了，接下来要公布的是第十二个出场到第二十个出场学校的成绩。

「十二号，滋贺县代表日出泽高中，铜奖。」

司仪宣读的结果令日出泽高中的成员发出失望的叹息。不过久美子已经没有心情关心别人了，比起关心别人的成绩，现在根本自顾不暇。她的心跳声震耳欲袭。久美子瞥了身旁的霏一眼，她依旧面无表情。

「十三号，大阪府代表一之濑高中，银奖。」

一之濑高中的成员听完，黯然地蒙着脸。金奖还没开出来。为了安抚狂乱的心跳，久美子按着胸口。公布成绩时，通常会在金奖前面加上 GOLD 的英文单字，以免与银奖搞混，所以不可能听错。

「十四号，奈良县代表花开女中，银奖。」

站在楼梯附近的花开女中成员一脸莫可奈何的表情，似乎打从一开始就不抱期待能拿到金奖，反应十分冷静。东想西想间，就快轮到久美子的学校了。汗水濡湿她紧握的手心。或许因为人口密度太高，感觉异常闷热。身旁的社员全都捏着一把冷汗，凝视着舞台。

「十五号，大阪府代表明静工业高中，GOLD 金奖！」

不愧是明工，就连夺下金奖也能平静以对，表情从容。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必经的过程吧！久美子悄悄深呼吸，下一个就是自己的学校。胸口好痛，觉得心脏快要 from 嘴巴跳出来了。

负责开奖的男士缓缓开口，透过麦克风宣布：

「十六号，京都府代表北宇治高中，GOLD 金奖！」

听到结果的瞬间，久美子感觉四肢无力，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前后左右响起与尖叫声无异的欢声雷动。久美子望向一旁的丽奈，只见她笑得丽似夏花，对自己比出胜利手势。

那厢司仪还在宣布赛果，大部分的学校都为此狂悲狂喜。

「二十号，大阪府代表秀塔大学附属高中，GOLD 金奖！」

久美子脑海中顿时闪过刚才那两个少女的身影。聚集在南口的黑衣集团抱在一起的模样映入眼帘。

「秀大附中果然还是金奖。」

丽奈一脸凝重地喃喃自语。久美子也点头同意。

后半部最后一所学校的结果也开出来之后，金、银、铜奖的公布告一段落。与金奖失之交臂的学校失望得不得

了，会场简直炸开了锅。然而，对于获得金奖的学校而言，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或许是因为兴奋，音乐厅内的空气更加灼热。后半部夺下金奖的学校为明工、北宇治、秀大附中等三所学校，加上在前半部拿下金奖的三所学校，将从这六所学校选出关西代表。

「接着宣布可以参加全国大赛的学校。」
久美子下意识抓住丽奈的手臂。会场内再度陷入一片死寂。以下将依演奏的出场顺序唱名，换句话说，一旦排在他们后面的学校先被点到名，那一瞬间，北宇治进军全国大赛的梦就碎了。

「第一所学校……三号，大阪府代表，大阪东照高中。」
万岁！会场上响起欢声雷动的尖叫声，大阪东照高中的成员抱成一团，相互推搡，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即使是实力坚强的学校，也会紧张成绩啊！久美子有些意外，还以为他们老神在在呢！

「第二所学校……十五号，大阪府代表，明静工业高中。」
这两所学校真的太强了。就算早有心理准备，可是一头撞上这个现实，还是难以冷静。只有三个名额，已经被其他学校占去了两个。怎么办，好想哭，不想知道结果，只想转身逃跑。仿佛察觉到久美子的心情，丽奈握紧久美子的手。皮肤滑过一股沁凉的触感。通往全国大赛的门票只剩下一张。

「最后是第三所学校，也是最后一个名额。」
所有人都屏息以待，视线集中在舞台上。沉默刺穿鼓膜，搅动久美子的意识。连看都没有勇气看了，久美子悄悄闭上双眼，轻轻柔柔的黑暗在眼皮内侧晕开。丽奈站在一旁的呼吸声清晰地烙印在耳朵。好痛苦。真希望这股煎熬赶快过去，真希望能赶快摆脱这个瞬间。

司仪吸气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
「十六号，京都府代表，北宇治高中！」
待回过神来，声音已脱口而出。就连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尖叫声响彻整座音乐厅。社员纷纷发出喜悦的叫声。司仪还在台上讲话，但欢呼声实在太太，根本听不见他说了什么。

「真不敢相信！」
丽奈大声叫嚷，一把扑向久美子，久美子也环抱着她。真不敢相信。真的，真不敢相信。或许是因为紧张，手心还在颤抖。隔着衣服可以感受到丽奈的体温，久美子静静闭上眼睛。

「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她好不容易挤出声音来，丽奈也点头如捣蒜。三年级甚至有人已经哭了起来。香织按着眼头蹲在地上，她的模样也刺激了久美子的泪腺，视线变得模糊，丽奈的轮廓柔和晕开。

明日香和小笠原在舞台上接下奖杯及奖状，泷满意地向她们献上掌声，两人站在灯光下，看起来耀眼极了，甚至有几分不真实的感觉。久美子一边揉眼睛，怔怔地想。

久美子不经意往旁边一看，霁依旧面无表情，直勾勾地盯着舞台看。圆滚滚的瞳孔闪烁着晶莹的水光，长长的睫毛如蝶翼般颤动。久美子凝望着她始终面无表情的侧脸，内心涌起一股冲动。想问只能趁现在。久美子大脑还来不及细想，嘴巴已经不听使唤动了起来。

「学姐，你还讨厌比赛吗？」
霁大吃一惊地睁大双眼，然后慢慢地眯细了眼睛。平常总是紧抿成一条线的嘴唇静静绽放笑意。没有血色、雪白通透的肌肤淡淡染上一层红晕。她的瞳孔、她的视线笔直地看着久美子。银铃般的声音在毫无防备的喉咙滚动。

霁笑了。
「……就在这一刻喜欢上了。」
久美子第一次看到她满脸的笑容。